

乘风破浪的机器人 / 另一个我 / 90 后生猛新梦想：海钧 / 沈阳艺术生态侧写 / 小心黑暗人格

新生活的引领者

城市画报 CITY ZINE

- 班宇
- 陈楸帆
- 马伯庸
- 远子

拜访 小说家



毛不易
在南方过夏天



2020年7月号
人民币18元

433





写作者的夏天

去年夏天是完美的，因为有《乐队的夏天》。音乐，汗水，理想，几代年轻人围绕一个共同喜爱的主题而凝聚、撕扯、呐喊、狂欢。

今年夏天安静了许多。扎堆霸屏的甜宠剧和一大拨小姐姐乘风破浪的眼泪，似乎都无法同时撬动几代年轻人的内心。

所幸，7月，会有村上春树的最新短篇小说《第一人称单数》出版。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资深陪跑者，依然会制造出写作之外的话题，但他仍在写作。

写作之外，他通过电台的方式，向公众介绍他喜欢的音乐，爵士或者摇滚，对于他的书迷来讲，他的音乐品味早就不是秘密。

音乐是作家隐秘的角落。

《隐秘的角落》也是一部剧，最近口碑超好，改编自紫金陈的小说《坏小孩》。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口碑短剧每一集的片尾都有一首中国独立音乐圈的歌，这些歌不仅是片尾曲，也和剧情相关，藏着剧情的隐秘。

对很多作家来说，音乐从来不是一种孤独的存在，他们总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作家的生活和作品，音乐的类型不重要，而是要贴合写作者的个人认知。

尽管不是每个作者都像村上春树，会专门将自己喜爱的音乐写成书，或者通过电台播放，但音乐作为一种娱乐，或者艺术，它们总是在隐秘的角落成为作家的一个秘密。

在这个备受约束、阴晴不定的热辣盛夏，好音乐、好文字、好剧，拌在一起是最美好的消暑良方。

桂柚

主管、主办单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编辑出版：广东城市画报社有限公司
经营机构：广东南方媒体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主编：杨凡

副主编：桂梅

副总经理：李慧芷 张君会

内容中心

采编总监 / 席郁兰

采编部 / 夏偲婉 卢绍聪 赖琳琳

EMAIL: editors@cityzine.cn

新媒体部 / 杨逸 温钰怡 倪仕轩 潘心怡 区明坚

EMAIL: newmedia@cityzine.cn

设计部

设计总监 / 梁海平

设计 / 钟远超 温秀霞 孔韵彤

EMAIL: design@cityzine.cn

整合营销事业部

广告总监 / 黄钊

刘淑雯 刘文琳

EMAIL: ads@cityzine.cn

品牌拓展事业部

品牌总监 / 薛凯剑

陈卉欣 梁倩茵

EMAIL: branding@cityzine.cn

发行部

贾冠军

电话: (020) 87363016

EMAIL: circu@cityzine.cn

行政部

行政总监 / 连婷

林卫球

电话: (020) 87372926

传真: (020) 87372926

EMAIL: admin@cityzine.cn

社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27楼
(510601)

国内总发行：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信箱

国外代号：M252

国内代号：46-7

发行范围：国内外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44-1472/Z

网上购买请到淘宝店：

<http://shop33415346.taobao.com>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0004000566



NO 433 2020.07

封面摄影 马都尉

2020年第7期出版日期：2020年7月1日

下一期出版日期：2020年8月1日

印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定价：人民币18元

本期所有文字和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刘祥武

如发现本刊印刷或装订质量上有问题请直接
向印刷厂反映。



淘宝商店



订阅号

022

封面专题

拜访 小说家



插画 小保伟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谈到7万年前的人类通过“八卦”，获取信息，巩固部落，又在此基础上虚构故事，有了这之后复杂的人类发展。

这是故事的原始力量。

从2019年年底开始，我们跟踪采访了四位讲故事的人。生活在沈阳的班宇，深圳行程爆满的陈楸帆，在上海出席活动和带孩子玩转迪士尼的马伯庸，还有北漂多年后回到老家湖北黄冈的远子。他们分别被媒体冠上一种故事类型创作者身份，东北作家、科幻作家、网络作家、北漂伤痕文学作家。这些粗暴的分类，可能也在映射当下文字故事的匮乏。

四位作家生活迥然不同，有些和笔下的故事靠得紧，孰真孰假，难以分清；有的离得老远，故事在空中喷涌而出，然后落在地里；还有的联系，只在那一灯如豆里。

夏天阳光猛烈，给人一种时刻过曝的幻觉。我们邀请你来到这些白色的边角处，重新谈论文字的故事，还有这群写字为生的人。

024 班宇 游向东北之外

046 马伯庸 时间与史料的吟游者

036 陈楸帆 科幻作家在现实中的一天

054 远子 一场漫长的自救

084

报道

另一个我

在现实里，我们有真实的姓名、职业、亲人朋友，需要遵循各种规则，塑造那个叫张三的人。而有一些人，跳出了原本固有的坐标，借助化妆、造型技术，变成了另一种身份，模糊了面容、性别及其它真实信息，放出了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

有的人把这一过程视作一种解放，有的人将其作为一种表达态度、一种艺术，有的人则是十分确定内心更认同另一种审美。他们的“另一个我”也许不合时宜，也许古怪，也许反差巨大，但请允许，允许社会“张三”偶尔出逃。

002

刊首语·写作者的夏天

006

心水

010

据点

012

专栏·庆山

幻术

013

我在干嘛

陈伟嘉

014

达人·毛不易

在南方过夏天

066

我爱我家

没有门，这个家敞开着

074

特辑

当人间风味遇见数码基因

——乘风破浪的机器人

090

生活方式

90后“生猛”新梦想：海钓

094

新鲜人·殷越

戳过上万次羊毛后，她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100

艺术

东北粗粝，但让人保持向往

——沈阳艺术生态侧写

106

潮流

时尚“云”浪潮

110

专栏·庄小哥

小心黑暗人格

111

资讯

112

填字游戏 & 数独



纤维艺术家殷越作品《鹿的平和》。

《春潮》：母女三代如潮水般的纠葛

社会新闻记者郭建波，未婚女性，性格压抑，常年流连于不同男人间。郭建波的母亲纪明岚，在外，是热心助人的社区街道办领导；在家，却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老女人。三十年前，她举报自己的丈夫并和他离婚，从此守了三十年活寡。郭婉婷，一个品学兼优的学霸小学生，郭建波未婚生育的女儿、叛逆的产物，一出生就被纪明岚带在身边，不允许郭建波插手她的任何事情。三代女人同居一室，相互扶持，又相互折磨。

《春潮》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又真实，导演杨荔钠早年致力于拍摄纪录片，她的《老头》等作品是中国独立纪录片中的杰作。她还参演过贾樟柯的《站台》，后转向剧情片，《春潮》就是她的最新作品。不喜欢《春潮》的人，觉得它压抑、做作，不停地制造矛盾，却从不解决。但更多的人，却能理解，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家庭矛盾都可以解决，不是所有以爱为名的控制和伤害都能得到原谅，更不是所有的冲突最后都会爆发。

影片中，三位女主演都贡献了不俗的演技，特别是扮演母女的金燕玲和郝蕾。金燕玲，操着台湾腔出演东北居委会大妈，却完全不会让人觉得突兀，她的扭曲和极强的控制欲，是一切不幸的源头，而她又何尝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受害者。郝蕾，这部戏就是专门为她量身定做的，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段独白，全都在向观众诠释，什么叫教科书般的演技，她凭什么成为周冬雨的偶像。虽然因为疫情，这部入围多个电影节的影片暂时无缘大银幕，但它已在网上点映，非常值得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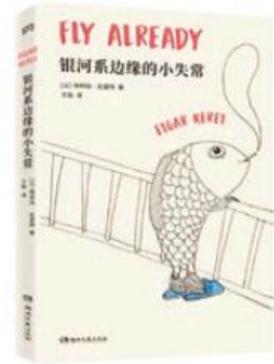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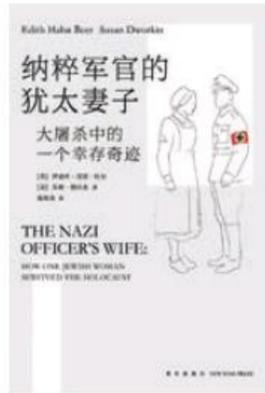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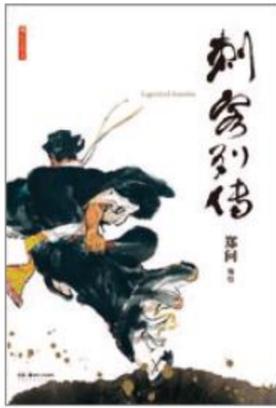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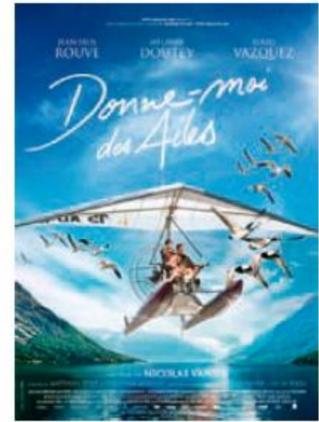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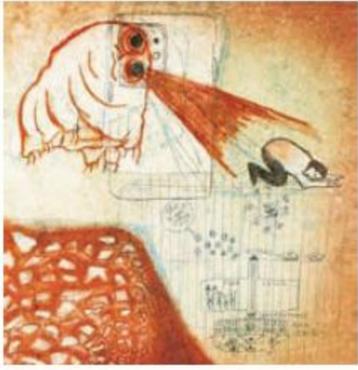
(文 萧涵)



电影海报



电影剧照



01 音乐: Deerhoof 《Future Teenage Cave Artists》 这支26岁高龄的实验乐队保持着1-2年一张专辑的活力,新专辑延续了他们古灵精怪的高超即兴功力,活脱脱玩爵士乐的朋克乐队的典型标本,还是那种永远长不大的顽皮少女范儿。

04 电影:《大饿》阿娟因为庞大的体型备受歧视,直到遇见一个异装癖男孩,在减肥的压力下,她慢慢地与自己和解。

07 书:《刺客列传》国漫宗师郑问将《史记》中五位刺客的英雄史诗改编成漫画,以传统的中国水墨+彩墨技巧入画,大到战争动作场面,小到人物细微的面部神态,在其笔下都富于气势。

02 音乐: Perfume Genius 《Set My Heart On Fire Immediately》 这张唱片融合了1980年代的一些经典流行音乐元素,却被演绎成既庄严又阴郁的室内乐,就像是在寒冷美术馆里聆听的圣歌。

05 电影:《真心半解》一个运动系男孩,一个学霸亚裔女孩,一个忧郁校花,两两的吸引力,并不止发生在男女间。

08 书:《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作者本人亲身经历。梦想成为法官的犹太人伊迪丝,在纳粹入侵时失去了家人。在与纳粹军官结婚后,她必须隐藏聪慧,在周围人的善意中活下来。

03 音乐: AR (刘夫阳)《非流行说唱》去年1月至今,人称“校长”的广州说唱创作人AR一连推出了3张专辑,既有非常绝妙的文字游戏,也有陈词泛滥的自我辩解,再次证明再好的作者也应该控制创作欲。

06 电影:《给我翅膀》改编自一位法国气象学家的真实故事,他坚持了二十几年:帮助候鸟寻找一条新的、安全的迁徙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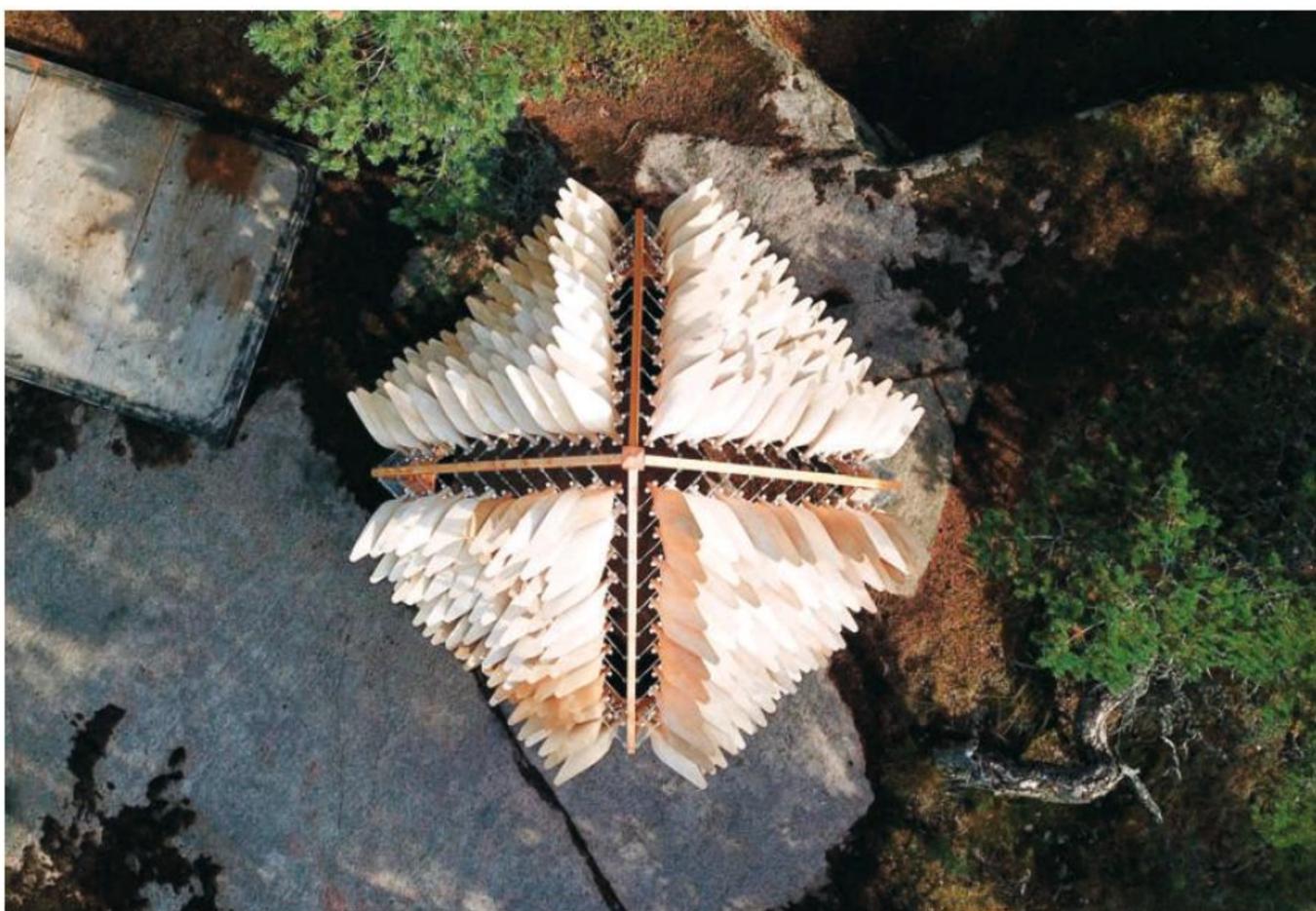
09 书:《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在“短篇鬼才”凯雷特的小说里常出现怪异的人:想要再体验被炮弹轰出去的飞人,执意给儿子买收银机的父亲……这些故事往往朝着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

(文 风子 萧涵 愈夏)

随风而动, 一栋“活着”的房子

英国NEON事务所制作了永久艺术装置Shiver House（颤抖的屋子），放置于芬兰科珀市Barfotastigen展览及海洋爵士音乐节的场地之中。它能让人意识到，原来建筑不一定是静态的、功能性的，也可以如此动感且富有诗意。

Shiver House有着动态的“类动物”结构，装置上的600张平衡瓦片会随着周围环境不断地展开闭合变化。起风了，木瓦会随之摆动；天气晴朗，它会展开连接外界；遭遇风雪，则交叠闭合，形成临时的庇护所。身处其中，人们能更敏感地察觉到自然的变化，与周边环境产生一种特别的联系。



1.俯瞰Shiver House，给人一种对称的自然美感。2.装置上的木质平衡瓦片细节。3.从内部看上去，木质瓦片随风摆动，周围的自然景观若隐若现。（图片来源 © NEON）



01 充气电动车 日本东京大学的团队研发了一款充气电动滑板车Poimo, 由热塑性聚氨酯车身与可拆卸的车轮、马达等部件组成。它用小气泵仅需几分钟就能充满气使用, 把气放掉就能收纳在包内。

04 手势感应器 韩国科技公司CoreDAR设计的Glamos运用了雷达技术, 可以将任何屏幕变成无需触碰的交互屏。将它与设备连接, 通过手势就能隔空操控设备, 尤其适合在演讲等场合使用。

07 琵琶猫抓板 由一拾吾、故宫宫廷文化、北京领养日联合推出。它内置传感发声器, 让猫化身琴师, 在磨爪的同时“弹奏”出悠悠琴声。抓面采用双面设计, 轻松翻转, 耐用持久。

02 环保行李箱 RHITA由中国台湾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学生潘俊宇等人设计。它像一个可拼装的盒子, 使用者可以自行组装行李箱, 无需额外粘合剂或螺丝。损坏了, 只需维修替换单个部件。

05 结构帽 意大利设计师Veronica Toppino设计了Structure hats。她想以此让人们重新关注时尚服饰的功能性。她的设计就像一个大型的结构性配饰, 能够提醒佩戴者与他人保持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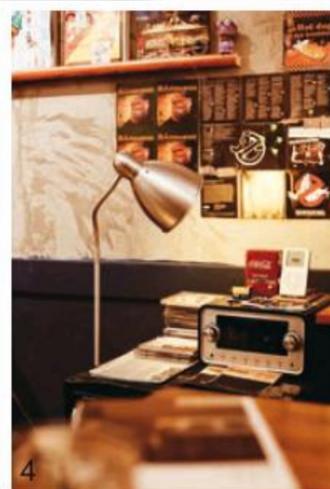
08 折叠长椅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Thomas Gossner设计出一款壁挂式的公共座椅Flair。它由一张塑料片构成, 与墙壁构成一个带靠背的座椅, 无人使用时能折叠靠墙平放, 节省空间。

03 泡泡灯 来自中国台湾的春池玻璃设计出一款会吹泡泡的灯25 Nano。一颗颗气泡在玻璃灯罩中生成消失, 映射着梦幻的光线。这一过程同时与再生玻璃的制作过程呼应, 回收、重塑、成形。

06 伞包 日本设计公司Mondo推出环保品牌PLASTICITY, 以废弃雨伞制作布袋。为了最大发挥出防水耐磨的特性, 他们开发出无需粉碎的加工方法, 将多层伞面加压成具质感的半透明面料。

09 简约钟 中国设计师陈舒捷设计出一系列极简物品, 删减一切多余的元素, 兼顾功能与结构美。切割扭曲金属圆片, 形成时钟的表盘与提手。轻轻摇晃它, 让人感觉安宁, 仿佛时间流逝都变慢了。

(文 卢绍聪 邹露)



广州 GUANGZHOU

下午茶，来一杯“快活啤酒”

Firewood 越秀区文德路仁康里 52 号

一位做咖啡的烘焙师，一位调酒的咖啡师，一位做设计的打杂工，三人在仁康里的小巷子里开了家有酒喝的咖啡馆。

在这里，喝什么并没有任何时间约束。即使在中午，爱酒人士也能点一杯西柚海岸微醺一下。咖啡、酒两者都爱，可以尝试一下“快活啤酒”。这里头一滴啤酒都没放，由威士忌和咖啡营造出带有麦香的苦涩味道，

浓厚的泡沫是气泡水的功劳。若你同时拒绝酒精和咖啡因？那可以尝尝“青瓜的车祸”，伴随着绵滑的苏打气泡，青瓜清新甘甜的味道滋润着味蕾，让人倍感快乐。

不止饮品，Firewood 注重空间中的所有细节，细致到连收款码都经过特别设计，毫不突兀。定制的柚木桌讲究地配上了虎爪桌腿。大门门把是一只小手，每次入内都要握着它拉门，特别有仪式感。（文 佑冬）

1. 冰火耶加，百香果口味的特调咖啡，果实面还覆盖着炙烤过的焦糖。
2. Firewood 木制的门面，外头还放着桌凳供外带客人歇息。
3. 不定时新鲜出炉的面包，每时每刻的款式都不一样。
4. 角落放着店主收藏的 CD、杂志、小物。（图 Jackson Leung）



广州 GUANGZHOU

两位贪玩 Boys，一家汉堡店

435 世散物餐吧 天河区六运三街 35 号

“世散物”是一句潮汕话，意思是“随便搞、随便玩”。两位主理人芙蓉、阿阳同样爱玩，一个玩了 10 多年的涂鸦并经营着潮牌“食钓”，一个钟情死飞滑板爱自由。

店内装修由芙蓉负责，餐吧有张“青少年戒烟失败忏悔长椅”，让人忍俊不禁。大门把手是滑板支架，还没进店就带来了不少乐趣。室内充满了街头元素，一面墙挂满了食钓出品的插画海报，复古霓虹灯下摆放着潮

玩摆件，种种布置让人耳目一新。

菜品研发上，阿阳同样用心，比如镇店之宝——黑松露鹅肝牛肉汉堡，有着满打满实的 5 层食材，鹅肝烤得外焦内嫩，加上黑松露的迷人气息，更是诱人。配上苹果片，巧妙地中和了肉类的腻味，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感觉。这里的汉堡都有着丰富的口感层次，阿阳还会不定期更新菜品，时刻给客人保持新鲜感。（文佑冬）

1.镇店之宝——黑松露鹅肝牛肉汉堡，每一块汉堡肉都是由阿阳用每日新鲜送到的澳洲牛肉制作。2.黑白复古风的餐吧门面。3.墙上的海报都是芙蓉的原创作品。4.餐厅一角摆放着各式潮玩摆件。

幻术



庆山专栏

白瓷罐盛上清水，供养桃花三两枝。唯愿无事常相见。

“刚看了一个电影，烂到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出来连抽两根烟才定神。”看到朋友对某片的评论。

目前世风就是揽钱，大部分艺术工作者已失去信仰或根本就未曾有过任何信仰。利益是唯一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谁都不管传播的是否是有毒垃圾，是否会污染与毒害他人的感觉、心志。一切以揽钱为准。

社会目前泛滥的汹涌洪流，你若没有定力，没有一定的内心与经济依傍，会被推来搡去，摁下头服从，活得狼狈而毫无尊严。你也没有按照自己的人生观去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

重新翻了一下《情人》和《英国病人》，发现《情人》的笔调对我来说已有些退后。翁达杰依旧迷人。再版的翻译没有第一版好，腔调变了。他所有的书也只有这一本最好，虽然后面的书也很努力。我想起一位后来不曾再相见的朋友，曾与我一起兴致勃勃讨论《英国病人》，我们都喜欢这本书。

“廊桥遗梦”是本很好的小说，它畅销一时的時候，我还在学校。一个女孩给我写信，同时寄来这本薄薄的小說。但我当时对它一无所知，并且十年之后才能读懂它。觉得无论意识还是笔法都十分美好。这本书被认为是肤浅流行的畅销书，经常遭受各种讥讽。它的情感层面是建立在灵性基础上的。

而有些作品如果二十岁读，估计还会有些惊艳，现在读，觉得都是荷尔蒙的混沌发作，只想叹口气扔在一边。时间很残酷，不管是对读的人还是写的人。人在什么阶段做什么样的事，是真正的顺其自然。

翻翻书架，大部分书对我来说已没有意义。但我不确定对小姑娘来说是否具备意义。也许可以选择一些出来捐赠出去。文字跟桥梁一样，走过去也许就不再需要身后的这座桥，但其他人仍是需要的。哪里有认认真真在办着的私人图书馆？

平时买书范围广泛，最后发现可长时间留存的大多是自然科学、地理、社会学、人类学、古代类图书、图册等。最容易被淘汰的则是当代小说。大多小说（无论中外）真的一看生厌。钟爱的小说家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

这说明虚构小说的确更需要力度与技巧。也更考验作者的心力。散文杂文反倒轻省而常新。

十几岁时，我对精神世界的认知还很肤浅。高中时和一个班上男生通信，一直持续到彼此大学毕业。算是一种柏拉图式精神恋爱。记得他在手写信中经常谈论贝

多芬、黑格尔、康德，也是他推荐先锋派作家早期作品让我阅读。二十多岁时，对修道一无所知，去另一位同龄朋友家里做客，看见厚厚一叠南怀瑾著作，他都已通读。现在想想，早年认识一些学识、心灵的成熟度比自己丰富的人很重要。可以对比出自己的懵懂、晚熟。这些朋友基本都是男性。

不知为何，女性在这条道路上启动比较慢。有些甚至根本不启动。而我是属于较晚时候启动的。

每个人来到世间有各式任务，重要的是为自己所承担的事竭尽全力。如此，短促一生不枉此行。而目前问题是，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别人如何，自己也应该如何。

这几天处理一些极为现实的问题。见到各行各业一些专业人士，感觉都是磨练。我对现实生活缺乏了解，但了解之后，也只是对这一切更加无感。人的生活不管何种形态，最终都会回到心的问题。这是唯一具备价值的问题。现在却无人去讨论、表达、学习、探索这些生命之重心。在物化社会，人除了关注俗物、实物，再无其他。

写作的人需要很好的记忆力，需要对感情、情绪有比较深入的认知能力，当然他也会很敏感，经常观察到细节。需要凭靠自己的生命，而更多依靠内在。单凭靠经验、技术、知识、理论之类，并不足够。他得是一个具备基本行业特征的人，如果性格真诚，有赤子之心，纯真，真心实意，这就更好。

当然创作者也会有一些其他毛病，性格反复无常，忽略人世规则，有时鲁莽冲动，对现实生活态度过于草率甚至有些幼稚。对人冷热无常。但他不应该是野心勃勃的，热衷表演与投机，这样做创作很难，其他成事或许容易。

文学是个人表达，充满个人特性，没有统一标准。不读书光靠最基本的才情支撑，走的路有限。不管是用头脑写还是用直觉写，能写出人性与心灵活动就是好作品。有些书之所以好看，是精通人性。现在的平庸之作，也不是一些作者读书太滥，而是关注力都被时代与外界拖着走，自己的心都看不见。

创作最后靠的都是心力。心力展示出局限或努力的可能。有些创作者是离神性比较近的，比如诗人鲁米。

正常理性的作品，能看到思维的痕迹，是纵向发展的，并且有逻辑判断。致幻引起境界之后，一颗露珠会被当成一个坛城，所有细微展示出它内部奥秘，所以句子出来的意像，是这个人彻底融化了，与一切联通。这本身就是禅定境界。只不过一些艺术家是通过药物来走捷径。

有些作者是喷涌式的，文字中能体验到勇猛、充沛、自由、颠倒。有些是工笔，仔仔细细描，各种细节与情绪，一些欧洲作者乐于此道。而如果一个人常年读经论，他的文字会趋向简洁节制。

因为一部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粉丝数上涨，“告别薇安”是我的第一本少作，销量提升。这说明什么？这个社会需要外显的煽动信息，而缺少耐心去感受更有深度与未来感的信息。但我从不在意流星一般的流量感，我认为真正具备力量的，仍是踏踏实实的学习，创作有心灵诚意的具备内涵的作品。哪怕会遭受各种误解、排挤，以及长久的孤寂与忍辱。

应该把世间喧嚣、变幻的一切，当作一个游戏，一个去安静而开放地地观察生命的游戏。🔴



陈伟嘉

英文名 Gary，主营 Monster KaR 乐队和感觉好极了音乐厂牌，靠副业好设计士多中古家具店和设计工作养活主营……

1. 你最近在干嘛？
2. 最近让你感到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3. 最近让你有音乐创作动力的事物是什么？
4. 你会以什么方式庆祝夏日的到来？
5. 最近你做的最花费功夫的事情是什么？
6. 分享一首最近让你感触很深的音乐。



1. 乐队直播演唱预热《笠云岛》新专辑。2. 1969 年的古董灵魂电钢琴 Fender Rhodes，花了十年才实现的愿望。3. DIY 黑胶制作新单曲《北野武之夏》，十分有趣。4. 庆祝新专辑发布，专门找人订制怪兽 KaReX 独一无二的 5513 型手表。5. 邀请摄影大师白川为新专辑拍摄特别的宣传照，自己做美术指导。6. 日本创意公司明和电机社长借给我拍摄造型照的工厂服。7. 一直很喜欢陈珊妮的音乐和创作，没想到会成为音乐的伙伴，新专辑邀请她合作了一曲，十分惊艳。8. 和乐队半年没有排练了。

① 完成 Monster KaR 的新专辑《笠云岛》的后期设计及出版事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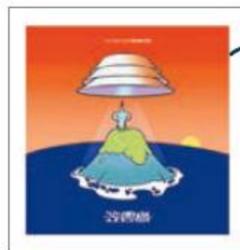
② 在计划下半年的怪兽阿伏巡演及和乐队伙伴准备排练及演出的方案，因为疫情我们大概有半年没相聚了。

③ 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灵魂电钢琴，1969 年制作生产的 Fender Rhodes，它很珍贵，但几乎每个音乐明星都拥有一台，它的音色太梦幻甜美了。

④ 会发表首张专辑一首歌《北野武之夏》，一首非常复古而且很夏天而“北野武”感觉的歌，我想它将作为新专主打吧！

⑤ 新专辑的制作，出版大概是近三年来最折腾的事吧，快乐大多也于此，能创作出特别的音乐和视觉作品留在世上是我活着最大的快乐！

⑥ Kula Shaker 的《Mystical Machine Gun》，一队几乎在脑袋忘记的乐队，1999 年解散，而他们的英国印度迷幻音乐让人起鸡皮，一眨眼二十年过去了……



Monster KaR 乐队新专辑《笠云岛》
插画 X2R 字体设计 林帆

毛不易

在南方过夏天

文愈夏 图马都尉

白色针织衫 ISSEY MIYAKE
灰色哈伦裤 ISSEY MIYAKE
运动鞋 Z ZEGNA 白色TECHMERINO SOCK 2.0



毛不易养了一猫一狗。拍摄时，看着现场沙发上两只猫打架，他露出了羞涩的笑容，许是想起了他家的两只调皮蛋。他说可以为宠物忍受所有的一切。这是本刊连续第四年采访毛不易。他变瘦了，拍摄时偶尔会发发呆，他怕热，夏天的热浪拨动着他的情绪。在他经历的岁月里，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夏天，和小伙伴去野外玩耍，作为歌手出道，当教练，除了温度，他好像也能忍受夏天的一切。身边好朋友陆续有了新的安排，他也慢慢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他承认自己还是那个过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毛不易

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2017年，参加音乐节目《明日之子》，获得全国总决赛冠军；2020年1月，推出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小王》，目前在选秀综艺《创造营2020》担任教练。

在夏天走上舞台

六月的深圳，经过几天暴雨的洗礼，热辣辣的阳光报复性地普照着大地，一阵风吹过，树叶簌簌落在地面，却感觉不到一丝清凉。阳光透过绿荫下的天窗照着屋内沙发上灰白相间的小猫，懒洋洋的，一动也不动。

毛不易穿着一身黑色的披风，从门外走进来，连外卖都没来得及吃，就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他瘦了一些，五官看起来更立体，依然不变的还是他戴着的大框眼镜，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摘下的。

从杭州师范大学毕业后，毛不易第一次在南方的夏天待这么久，他觉得南方的夏天比较潮湿，如果下雨，心情也会受到影响。他在最近住的酒店里，每天清晨都会听见鸟叫声，“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叫声，特别早就开始叫，声音非常响亮。”可每当他推窗，想看看发出叫声的小鸟，却怎么也找不着。

毛不易喜欢在晴朗的夏天和朋友去公园或是开车去郊区，他喜欢身在大自然的感觉。他怀念小时候那个点一杯果汁就能坐一个下午的夏天，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桌游，游戏机，“小伙伴一多就会变得很有意思。”他印象很深的是去朋友郊区房子的院子烧烤，“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吃烧烤，夏天也不会嫌热。”

作为音乐节目出道的歌手，毛不易每到夏天就无比期待，“每一年夏天都会有音乐节目，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也是，在夏天走上舞台，走到大家面前。”

2017年的夏天，毛不易从护理专业毕业后，参加了音乐节目《明日之子》，他在原创的歌里幽默地自我调侃《感觉自己是巨星》；他的歌里有自然的叙述感，歌词里具体的意象“木门框”、“小广场”……让人回忆起往昔的美好，在杭州实习时住过的房间《二零三》，载满童年美好时光的《南一道街》；还在比赛时他便写下了“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的《消愁》，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一周之后播放量破亿。听众都以为他经历了很多苦难才能将这些情绪写成歌，但是在毛不易自己看来，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写下的都是平凡的经历。

2018年的夏天，毛不易与歌手李健和音乐人赵兆合作，发布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平凡的一天》，10月底，《平凡的一天》在数字平台上销量已经突

破1000万张。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他把在平凡生活中捕捉到的美好，都放进了歌里，像是清晨起床，轻轻旋出收音机里的声音，度过慵懒的一天，岁月就这样缓缓地流淌。

每个人都是“小王”

毛不易说：“平凡是我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既定事实。”所以，接受平凡的自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都能从他的歌里感受到平凡生活的美好与自在。

毛不易觉得自己到现在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除了出差比较多，生活还是跟很多人一样。我常常出去吃饭，没觉得现在的生活跟以前有多大区别。”拍摄当晚，毛不易还在准备他的新专辑“‘小王’的深夜一角”线上首唱会，在这个如围炉夜谈般的首唱会上，他随心所欲地一边唱歌一边聊天。

今年2月，毛不易发布了他的第二张专辑《小王》里最后一首歌——《小王日记》，当天刚过零点，毛不易发了一条微博，“用43分钟把《小王》整张专辑串联在了一起，不间断、连续、平静地呈现这些对我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

新专辑的名字源于专辑里同名歌曲《小王》。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某个时刻的自己，也是写给所有曾经的小王，或者现在依旧的小王。毛不易，本姓王，而“小王”这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小王可以是任何一个跟他一样，心中怀揣着真诚和热爱的年轻人。在毛不易看来这张专辑记录了他从前生活的片段，“这些歌对我的创作历程来说，都很有纪念意义。”

然而，毛不易并不喜欢别人过度解读他的歌曲，“其实这些歌表达的只是一种情绪，我喜欢写歌，把情绪放在歌里面，并没有想到以后会当歌手发表这些歌，它有什么意义。这些情绪一旦变成音乐，它就和你写歌的人关系不是特别大，你要传递的就是音乐本身，而不是你背后所有的故事。”他想通过音乐记录生活，那是属于小王的故事，并不是要通过音乐来实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希望每个人都能从音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

前段时间，毛不易还在自己的直播里透露了准备做第三张专辑的计划，是这段时间他创作的全新歌曲，“也不一定完全跟生活相关，其实很多歌是不跟任何人的生活相关，也有想象的，跟以前的歌不太一样。”每当问到关于歌曲的创作，他都会快速地扯开话题，“创作的过程其实是比较枯燥的，没什么好讲的。”也许正如他所说，“过于了解歌手本身是不利于创作的”。

选秀“局内人”

毛不易发现自己一直都处在选秀的环境中，因此在得知自己要做《明日之子》第三季的星推官，以及《创造营2020》的教练时，并没有很惊讶，“我从经验和心理上更贴近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心态的调整，舞台的准备等方面我能够跟选手分享一些经验。”

毛不易渐渐在选秀这个圈子里找到了很多乐趣，“有意思的是你能看到很多

新人，他们有了新的魅力在舞台上，在生活中。《明日之子》第二季像蔡维泽他们乐队，还有第三季的张钰琪，音乐很有个人的风格，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在毛不易看来，女团的风格有无限可能，“她们都是观众选择出来的女团，可以是任何的面貌，像火箭少女一样，她们每个人的风格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她们会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这可能是在未来的舞台上慢慢形成的。”他希望这些学员能够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保持对音乐，对舞台的热爱和敬畏，不受外界影响。就像他的艺名“毛不易”，“不易”是“不改变”的意思，这是他对音乐坚守的信念。

毛不易对自己的定位有着清醒的认知，学员们调侃他在节目里不爱点评，镜头很少，他会说，“学员不要考虑这么多真人秀播的事情，你把自己平时的舞台练习练好了，这些是节目组考虑的事。”听到学员的吐槽他也会跟着她们一起笑作一团，“吐槽是很奇妙的体验，能让一些不动听的话，产生真实的愉悦。”

毛不易认为自己在综艺里的表现和生活中是有区别的，“参加综艺也不会曝光自己的生活，生活中我们也会聊天，但是不会把每个人都请到家里。”他私下里欢脱的性格藏在朋友的镜头里，若不是看到他在微博上发的《巨星去迪士尼的一天》和《巨星去沼泽地的一天》“做作”的视频，很难把他和搞怪联系在一起。

毛不易对自己的能力以及喜爱的事物有着明确的判断力，哪些可以将就，哪些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他都有明确的分界线。实习时买不起厚被子，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他就这样冷着过了一个冬天。

采访时，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渴望，他认为财富才能给他带来安全感，连他的粉丝都叫做“暴发户”。不过他坦言对钱的渴望，最终还是对自由的追求，他觉得人的本质不是喜欢钱，而是喜欢钱赋予人的自由。所以，他也不想被歌手这个身份绑架了对唱歌和写歌的热爱。

他时不时还会回想起还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每天晚上回来就抱着吉他写歌，有大把的时间把自己的心情和情绪，状态，生活充分融入到歌里，“我觉得那才是生活”。

白色条纹衬衫 MingZ
白色T恤 LILBETTER
浅蓝色牛仔裤 Armani







灰色格纹休闲外套 HUGO
灰色格纹休闲长裤 HUGO
白色T恤 LILBETTER

城市画报：你身边有很多医护朋友，看到他们的努力你有什么感受吗？

毛不易：我觉得他们非常伟大，我有个学姐去一线抗击疫情，大家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奋不顾身地去了。我们毕竟是在后方，主要是不要给他们添麻烦。我写的那首歌（《一直到黎明》）主要还是自己当时的感受，创作的过程其实比较难，因为那首歌要承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不太好具体地描述。我觉得还没写到非常好，因为当时时间也比较紧张，心情也很复杂。

城市画报：《明日之子》结束时为什么会让你有毕业的感觉？

毛不易：因为它有盛大的仪式，选手就像一起毕业的同学一样走进社会，开始工作和生活。当时节目期间压力比较大，结束后大家得到更多的是一种解脱，现在回忆起来还挺美好的。那时所有选手一起生活，表演，人越多就越有意思，有集体的感觉。现在各自忙起来之后，还是会孤单一些。我现在没有和《明日之子》的朋友们一起住了，大家陆陆续续有新的规划或生活习惯，自然而然就变成大家各自独立生活。我们还是会常常见面，只是不住在一起了。

城市画报：写《水乡》时，你回忆最多的是什么？

毛不易：西湖周围有个宝石山，很小的一座山，我和朋友爬过一两次，爬上山能看到西湖还有整个城市的夜景。

城市画报：你有想过听众会在什么时候听43分钟的《小王日记》吗？

毛不易：可能入睡的时候，就像听相声一样。我一个人的时候不太会听自己的歌。

城市画报：你现在还喜欢逛超市吗？

毛不易：喜欢，我很久时间没去超市了，最近一直在出差。上一次逛超市是在年前的时候，买了一些零食，水果。我一般没有特别有目的地去逛超市，看到什么没见过的或者有意思的，买一点吃一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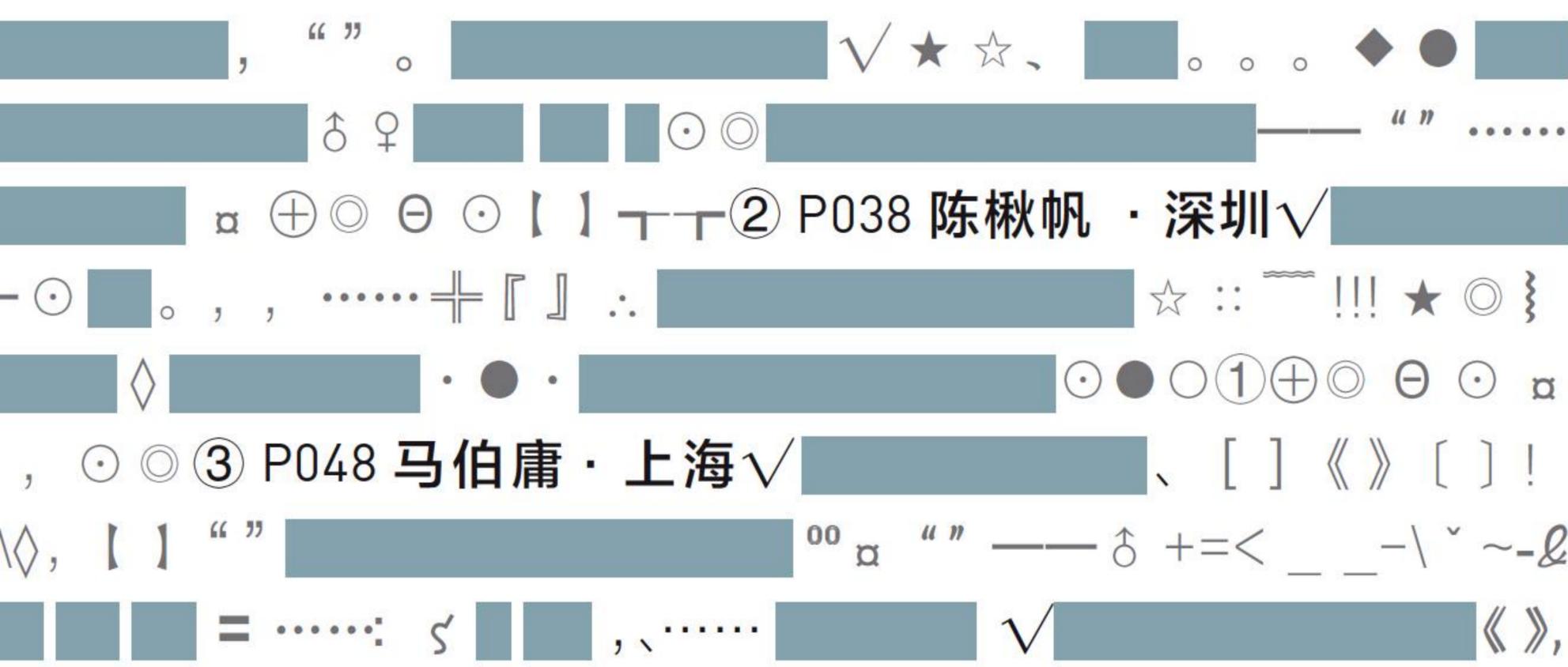


打开抖音，扫描二维码
观看毛不易拍摄花絮和快问“慢”答

拍摄统筹 桂梅 愈夏
摄像 丹三
妆发 李鹏 DDJ Studio
造型 九日
执行造型 sonia

拍摄助理 麦翠莹
场地鸣谢 深圳不知处民宿+摄影基地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梅花山庄韵梅园26栋
鸣谢 RICHARD TEA 瑞查得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谈到7万年前的人类通过“八卦”，获取信息，巩固部落，又在此基础上虚构故事，有了这之后复杂的人类发展。

这是故事的原始力量。

7万年后，人类依然乐此不疲地“听”故事。小到一张图、一个15秒的短视频，一条140字的微博，大到百万字的小说，2小时的电影，10季的电视剧，对了，还有游戏。

去年年底开始，我们跟踪采访了四位讲故事的人。生活在沈阳的班宇，深圳行程爆满的陈楸帆，在上海出席活动和带孩子玩转迪士尼的马伯庸，还有北漂多年后回到老家湖北黄冈的远子。

他们分别被媒体冠上一种故事类型创作者身份，东北作家、科幻作家、网络作家、北漂伤痕文学作家。这些“粗暴”的分类，可能也在映射当下文字故事的匮乏。

四位作家生活迥然不同，有些和笔下的故事靠得紧，孰真孰假，难以分清；有的离得老远，故事在空中喷涌而出，然后落在地里；还有的联系，只在那一灯如豆中。

夏天阳光猛烈，给人一种时刻过曝的幻觉。我们邀请你来到这些白色的边角处，重新谈论文字的故事，还有这群以写字为生的人。（夏偲婉）



沈阳劳动公园，夜色下，人们在跳广场舞。这些人大部分都经历过工人村最辉煌的时期。



班宇

游向东北之外

文 夏阿怪 图 王野



班宇，1986年生，小说作者，沈阳人。曾用笔名坦克手贝吉塔。已出版小说集《冬泳》《逍遥游》。

2020年1月初，我们向班宇发出了采访邀请。2018年下半年，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冬泳》出版，在被易烊千玺、贾樟柯、李健等人推荐后，班宇“破圈”了，成为被大众熟知的东北籍作家。

当时，他非常诚恳地拒绝了我们的采访邀约。原因很简单，“我这一年对于采访实在是很疲惫，事实上，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接受采访了，觉得没那么多可说的，很想安静休息一段时间”。

5月，班宇出版新的小说集《逍遥游》，我们再次向班宇发出采访邀约。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长达五个月的弱社交状态后，班宇爽快地答应了。

这次文字采访在线上进行，图片拍摄于辽宁沈阳。本预想内容会因为线上信息折损，但出乎我们意料，正是这样一种方式，我们能将现实、小说与想象理清。班宇表达了他自己，也主动剥落了一些东西。

正弦波

和大多数人一样，在疫情爆发初期，班宇每天都在刷手机，试图触碰这块未知。随即而来的就是沮丧和焦虑，以及因未知而感到的恐惧。他有一种不真实感，仿佛切断了与世界其他所有的连接，感知被钝化，整个人被手机屏幕吸了进去。

班宇试图调整自己，“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想往上游”“强迫自己回到正常生活”。他开始每天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偶尔去空无一人的工作单位修改新书，就像给自己排了一场叫做“正常生活”的戏，自己扮演自己，通过这场戏来维系一丝真实感，可这些许的真实感会在他走在大街上，看到空旷的城市时所破灭。

“见到动态的朋友会不会好点？”班宇想。他有一个群，里面是几个老朋友。有天晚上不知道谁说了句，“今晚一起喝点”，然后几个哥们就开了视频聊天，从晚上八点“云喝酒”到了十二点。

“其实云打了一圈后，就把自己给喝多了。”班宇还分析了云喝酒的弊端，“像小时候在网上的聊天室里抢麦的感觉。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要说话，很容易两个人同时讲。”

云喝酒时，宅家生活的话题，几句话也就闲聊完了。有时候不知道说什么了，便迎来一段沉默，几个人各自再次沉浸到手机屏幕里。过上几分钟，酒杯又举了起来。

那些拼命想要逃离的沮丧、焦虑和恐惧，对于真实感的渴望，对于朋友的挂念，对于远方亲人们的关心，都在对着手机的几句闲聊、一段沉默、然后再举起的酒杯里。

班宇用“古怪的假期”来形容这段隔离的状态。突然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而待办事项的进度条却更显卡顿。但他还是写了一篇新的短篇小说，名叫《游蜉》，发表在今年第二期的《长城》杂志。“疫情间所写的文字，不可能不与疫情相关，小说本身和疫情关系涉及不大，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只是放置在疫情背景之下。”

疫情之下，不少创作者都对自己的身份及工作价值产生了怀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像医护人员那样给他人带来最直接的帮助。班宇虽有焦虑，但没有怀疑，他引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的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段话，“如果科学家什么都不知道，作家什么都不知道，就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和死亡帮助他们。”他意识到自己要在这样的时刻经受住他人用生命换来的这些“教育”，未来的日子里，再进行创作和输出。这是一种记录，也是创作的价值所在。

2020年6月出版的《逍遥游》是班宇的第二本书，其中的7篇短篇小说成稿于2017年至2019年。相比于《冬泳》，《逍遥游》延续了前者的氛围，却剥落了所谓的“时代感”，讲述的是发生在当下的故事，而不是那个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

《冬泳》的出版一度让“东北的失落”再次成为话题。脱口秀演员呼兰在接受采访时也曾提到，班宇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就像是他小时候身边



01 班宇在工人村附近的一家烧烤店吃串喝酒。02/03/04 沈阳劳动公园。05 沈阳彩塔夜市。



的亲戚朋友的故事，而这一次拍摄班宇的沈阳摄影师，在拍摄前也对我们说，“我身边人很多都有班宇故事里的类似遭遇。”

《冬泳》唤起的并不仅仅是东北人的共情，还触动了更为广泛的人群。在分析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故事能打动东北人之外的、以及年轻一代读者时，班宇将人的精神比喻成了一个“正弦波”，“我们此刻和东北当时的精神位置上相同的，在一个正弦波上，所以会产生一些共振。即便今天经济情况不再一样，但精神困境也许一样，所以会有感同身受。读者和我不是寻找记忆，而是对照当下处境。”

《冬泳》的火爆就像一个隐喻。对于东北人来说，即便有时间差，对于更广泛的人群而言，即便有时空差，大家都在其中找到了相似的波动，打捞起回荡在故事里一种同频的挣扎。

2020年过半，在这样的时间节点阅读班宇新的小说集《逍遥游》，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冬泳》里那些还有一点遥远的故事，来到《逍遥游》里，不再遥远。《逍遥游》就像《冬泳》火爆的一个注解，你会想起武汉那片在窗外飘了一个月的窗帘，被风雪裹挟，被阳光晒干，无人关照；你还会想起网友以新裤子乐队《你要跳舞吗》为背景音乐、以“人生百态”的短视频为素材剪辑的视频，那种如鲠在喉的情绪和喷薄而出的生命力。然后明白，《冬泳》的

共振，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已然身在其中。而《逍遥游》就是一场印证。

可能每一代人都无法一生都处在正弦波中那根昂扬的曲线上。年轻的班宇有过这样的错觉，“在小城里听到《We are the world》的孩子，会真的相信we are the world。”班宇这种激励下的错觉在2000年达到顶峰，“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千禧一代，过了2000年后，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无论经济还是精神上，人们的困境会越来越少，但这20年证明，我们那一代人所有燃起来希望一点点被吹散。大家变得更加现实。”

“如果年轻一代真的即将迎来相似的破灭，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对自己诚实一点，清楚地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并且去做，因为自由的时光并不总是那么多。以及不要给自己套上更大的一些枷锁，很多事情并不是没得选，其实有选择。”



曾经是血管，如今是滑梯。——班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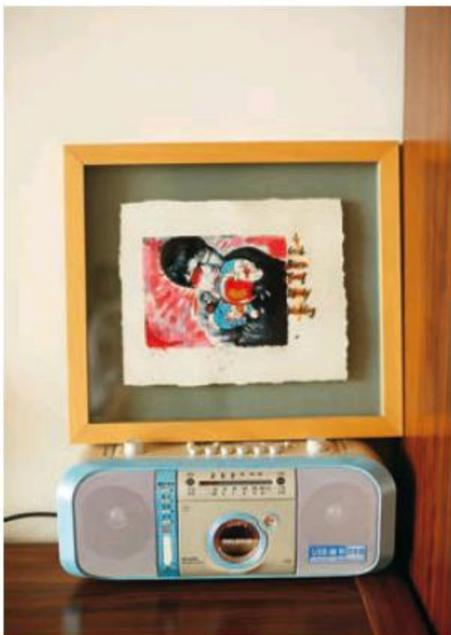


阳光使一切正在褪色。——班宇



沈阳劳动公园里的人工湖。





班宇家中局部。

剥落

过去一年，班宇被冠上“东北作家”的名头，媒体试图从他身上讨论更多东北议题，去到他所生活的沈阳探寻小说中的地点，听班宇介绍东北的故事，呈现东北过去的痕迹。

但在班宇的故事里，这些反复出现的地点——工人村、卫工明渠、劳动公园等，已经被他做过文学化处理。有时候，他也只是借用了一个名字。所以哪怕在班宇再次途经这些被反复书写的地点时，内心并不会和与自己小说“特别紧密的联系”。

如果现在去到沈阳，试图寻找班宇小说里的痕迹，可能只能从工人村那幢老建筑里嗅到年岁的味道。而至于其他，工厂变成了商场，劳动公园是网红直播和广场舞的场地，卫工明渠没有小说里那样浩大深邃，是窄窄小小的一条水渠。“来到沈阳的媒体和朋友，一般更多被当地中老年人蓬勃的生命状态所震撼，而不是所谓的景色。”

这次在沈阳的拍摄，我们也去到班宇小说里的那些地点。图片呈现出的感觉的确没有太多“东北属性”，就像一个春末夏初的普通城市的日常生活，但依然能感受到些许小说里传递出的那种氛围——普通人的情愫，平常又激烈。

班宇的小说里有原型，在《逍遥游》收录的其他两篇小说《双河》和《山脉》中，两个主人公的身份都是作家，甚至后者中的作家直接被命名为“班宇”。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元素，让读者忍不住将小说中的地点、人物命运和现实生活中的关联起来。但对于小说里的原型，班宇像选择一个地点的名字那样，只会摘取一些模糊的信息，并且拒绝更多关于原型的消息——“那样书写出来会有一种冒犯，我不喜欢，剩下的就交给虚构来处理。”

但在《收获》编辑吴越和班宇《他的小说只承担一部分东北的真实》的对话里，吴越提到在4月6日凌晨收到了班宇的微信，“老吴，我今天刚知道，《逍遥游》的女主角，就是那个原型，病逝了。没什么事，有点睡不着，跟你说一句”。原型和小说家的联系，让那个深夜的班宇失眠了。

因为新书宣传、媒体邀约，班宇站到了大众的面前。他不抗拒这些，包括直播卖书。但他并不喜欢当面和读者阐述自己的文学观，“一般是批评家或读者强烈逼迫的情况下，作者才去登场，人们渴望通过作者的个人经历来理解他作品的一种方式。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尤其是在被与东北作家、东北文艺复兴、东北魔幻现实主义这些词关联起来后，班宇的态度也是，不抗拒，但是拒绝背负上更大的使命。

对于重复谈论与东北相关词汇，他没有不耐烦。只是试图一个词一个词地推倒，“魔幻现实主义只属于拉美文学那一批作家，他们有自己的叙述和美学，从而有了这样一个表达方式。东北魔幻现实主义，在我看来是完全不贴切的一个词语。”

“伤痕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定时代关于特定主题产生的那批文学作品，放在今天的东北，也不太贴切。至于文艺复兴，当时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什么样？之后的启蒙运动又是什么概念？大家可能都觉得东北的经济不太好，文艺相对好一些，‘东北文艺复兴’不是针对过去的东北文艺作品，而是针对此刻的东北经济现状。”

班宇不太理解很多人一提到东北就“难受”。在去年的杂志采访里，他

班宇书架上的其中 6 本书

- 《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 瑞·蒙克
- 《苦练》/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 《余下只有噪音》/ 亚历克斯·罗斯
- 《巴黎，19 世纪的首都》/ 瓦尔特·本雅明
- 《七个疯子》/ 罗伯特·阿尔特
- 《何为美好生活》/ 陈嘉映

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想到东北就很难受，就好像在上帝面前，一个人说我有病，上帝就让他赶紧滚掉。”

班宇提到东北，没有失落，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会惋惜和难受。大家经常讨论的那几位东北籍作家中，只有他还居住生活在沈阳。班宇不是为了文学创作而待在这座城市，也不是拒绝离开这里，“如果说记忆中的沈阳还有一点自己的城市特征，那么今天我觉得那些已经消耗殆尽了，之所以留在这里，只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其他更好的机会。”

长久居住此地的他在去到其他二线城市，和当地人聊天，观察当地人的生活后，觉得东北好像没有公众号里说的那么糟糕。“大家太杞人忧天了，就像一个东北都在他们的想象中。难道真的会觉得东北不讲规则、不讲道理？无论哪里的年轻人，大家接受信息的渠道没有差别，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东北有这样的想象。或者是他们把东北想象得太不好，或者是他们把过去的东北想象得太美好。”

班宇一块块地将曾经赋予在他身上的词汇剥落，只留下“作家”，更准确地说，是“写小说”这个行为。“我之所以想写小说，就是因为写小说这事一个人就能把它干了，不用管别人。拉帮结伙写小说这事我觉得不太可行。”

节奏

写小说前，班宇写乐评。他乐评里的情绪非常私人和外放，有着和他的小说完全不一样的气质。形容Archie Shepp《Black Gypsy》，他写“所谓承前启后，狂飞乱飏的高音管，以及几位粗犷勇猛的破冰英雄，在混沌中婉转觉醒，在煽动暴乱时孤注一掷。某些时候也足够轻盈，口琴和鼓，如同插

上双翅，带着镣铐翱翔。”他还写了一篇《银河唱片漫游指南》，推荐了四张唱片，却在开头讲述了下班回家的一条小路上的见闻，“我看见路边KTV门外的沙发上坐着一些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她们手里夹着烟，慵懒地缩进沙发深处，目光迷离，笑声放肆，霓虹灯散射在她们白花花的腿上，旁边两只高功率雅马哈音箱正放着伍佰的《翅膀》：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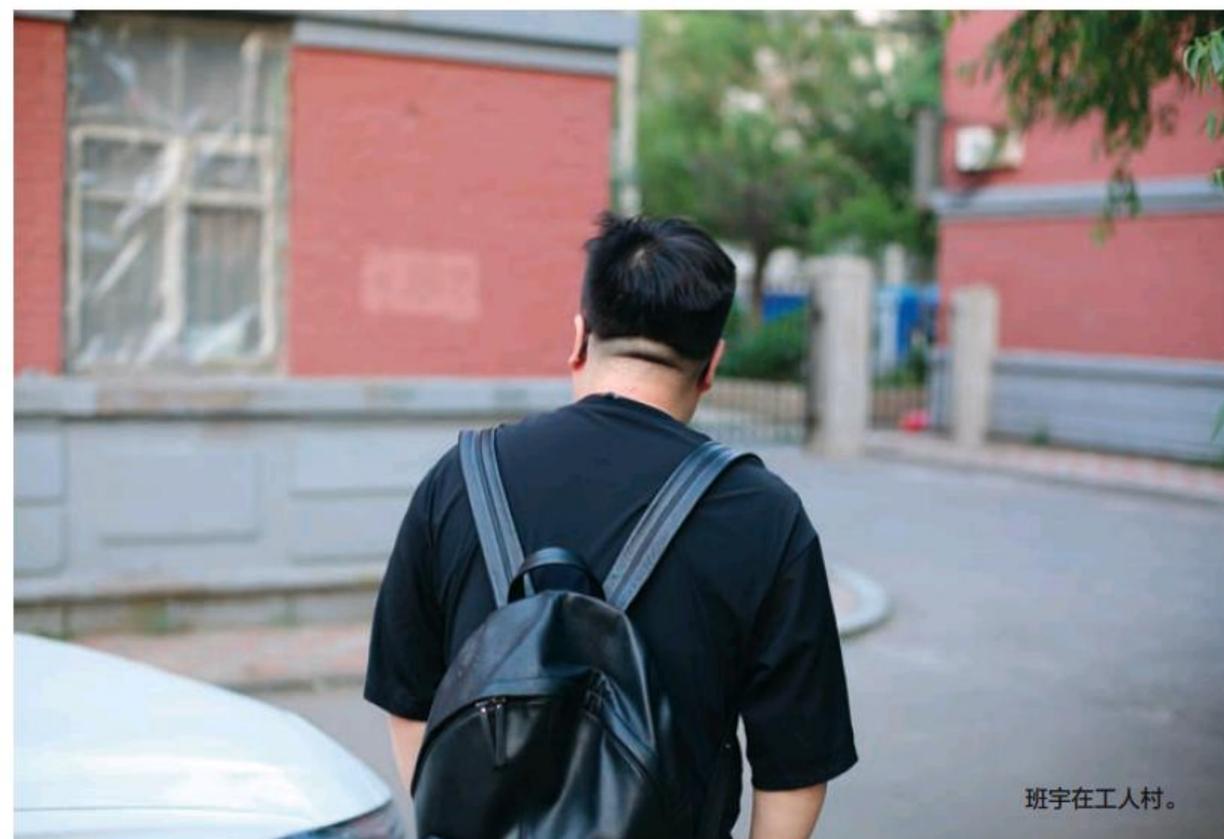
他曾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给陌生人放过铃木昭男的唱片。那间厂房是班宇的一个艺术家朋友租下后计划改造成一个工作室，装修过程中，班宇和朋友一起喝酒，一边放了《Odds and Ends》，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放给一些陌生人，包括喝普洱茶的、抽手卷烟的、信佛吃素的、即将精神崩溃的、崇尚懒汉哲学的……唱片里的回声在空旷里又顺带加了点自然混响，动静皆显得短促有力，又不着痕迹，几分钟后，所有人都决定闭嘴，部分听众甚至露出垂头丧气的无奈神态，我很得意。”

2018年，《通俗歌曲》停刊，这是他在十年前供稿过的杂志。他在豆瓣上发了一篇文章，愤怒又惆怅，未了说，“我很久不写音乐了，很多话也早就不那样去说了。主要是自己不配，讲不出口。现在偶尔写小说，只不过是跟自己说点话，在一个声音越来越少的世界里。”而最近一次谈及音乐，是纪念万能青年旅店十年前的同名唱片，“曼德尔施塔姆有首诗，借来送给这张唱片：谁能够/窥见你的瞳孔，谁能够，用自己的血去粘合/两个世纪的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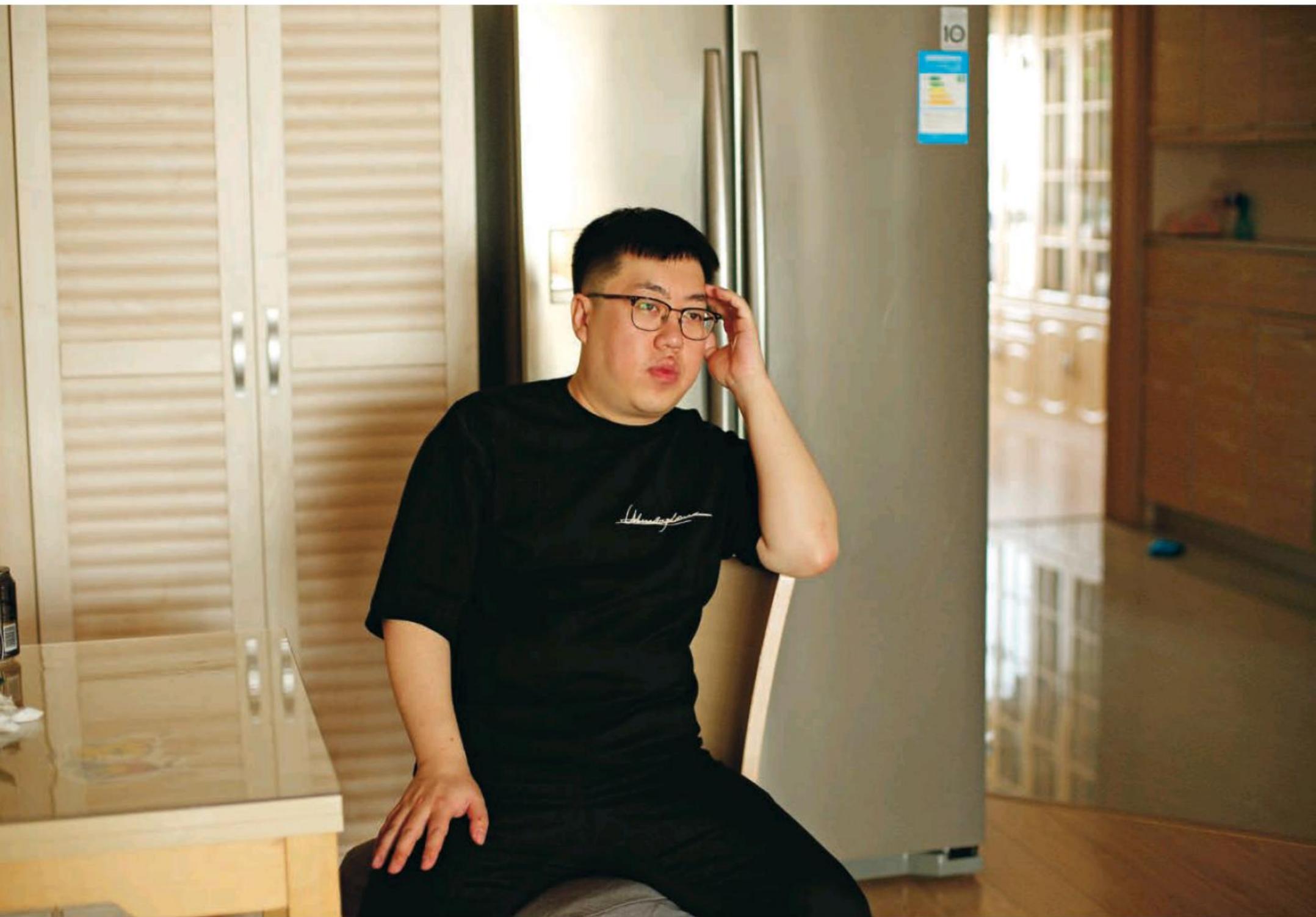
现在他已经不太写乐评了，聊起时，轻轻吐槽了一句，“我最近很少读乐评，好像大家不太需要这个东西，除非是作为一种软广存在。”

音乐算是他的文学启蒙。最早摇滚乐的论坛里，也有读书板块，班宇会点进去看看新读书推荐。“那些和我喜欢一样音乐的人，他们会读什么样的书？”当时还有一本叫做《我爱摇滚乐》的杂志，前半本聊音乐，后半本讲文学。在听摇滚乐的同时，班宇看了余华、乔治奥维尔、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作家的作品。

大学后，他念了当时热门的计算机专业，可他对写程序提不起兴趣，“我不觉得程序员美，我对机器听到我说话这个过程，一点也不感兴趣。”让他兴奋的是乐评，毕业后成为了出版社编辑，“编辑这个事我谈不上多喜欢，但至少和文字相关，做起来更舒服一点。”



班宇在工人村。



《冬泳》出版时，班宇将其设计成一本唱片，小说编排顺序里藏着声音。这一次，我们邀请班宇为他的新书中的小说推荐与之对应的音乐。你可以搭配阅读时听听看，也可以在读完故事后回味时，再沉浸一点。至于其中的联系，班宇说，“大家可以自己体会？”



洁净之旅。——班宇

- 《夜莺湖》：丢莱卡《苏丽珂》
- 《双河》：Manic Street Preachers《Caldey》
- 《蚁人》：Television《Call Mr. Lee》
- 《安妮》：Queens of the Stone Age《This Lullaby》
- 《山脉》：Bauhaus《In the Flat Field》



打开微信扫码收听
班宇推荐的歌

公园里的爵士时代，
北方的树上结出奇异的果实。
——班宇



班宇大学的时候还在豆瓣上发过影评，他写过在一篇关于电影《群氓》的影评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可能是由于我出身的原因，父母是千万个普通工人之中最普通的一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个月靠微薄的工资过日子，所以我平生最为厌恶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摆出悲天悯人的样子来关怀底层阶级，每当我幻想起那些人坐在星巴克里喝着咖啡听着音乐谈论穷人们的生活时，我愤怒的拳头就想砸向他们的脸。”

14年后，班宇还记得当时的情绪。当时那个看完《群氓》的大学生，内心充斥着不满，觉得人们在面对生活时并不够诚实。年轻的班宇需要给自己树立起一个敌人——“坐在星巴克里喝着咖啡听着音乐谈论穷人们的生活”的那些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敌人，你的拳头就全都打在了棉花上，所以这个敌人并不是真实存在。但我需要每天和敌人对视。”

2019年，班宇出席了一场时尚晚宴，那篇名为《人来人往，潮起潮落：2019名利场背后》的报道

发出后刷屏，班宇被作为素材写了进去。这一次，敌人没有了，而是变成了棉花，轻飘飘地放置在他的对面，他也不再挥舞拳头，只是睁开眼，打量着。

他已经不再需要去想象“那些人”。

“名利场是给外界看的，整个宴会典礼对我来说，特别像一个公司的年会，有人在上面表演节目，有人在下面吃吃喝喝。”班宇三言两语拆解掉“名利场”，“我本质上跟20岁的时候也没啥太大区别，没有长进。”

书写仿佛是对假想敌的一次宣战。过去是乐评，后来是小说。即便是打量一团棉花，班宇在宴会结束后，还是写了一篇新的小说《台风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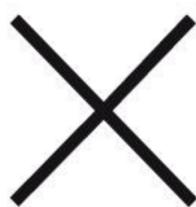
班宇有着很大的阅片量、读书量和听歌量，在很多采访中，他能自如地引用其他文学家的观点或者小说中的某一个句子。那些外国作者的名字和长句轻巧地从他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里带出来，这些时候，班宇的语气往往有一种郑重其事的感觉。

郑重其事地聊文学，唠嗑般地讲故事，和班宇的对话节奏时常让人想起他小说节奏。在被问到写作时会听什么音乐，班宇说打磨小说时会放一些氛围音乐，风格过于激烈的音乐则会分散掉他的注意力，他形容了一下那种音乐的感觉，“三五秒才出现一声，噤……”

这样的节奏让人感觉非常熟悉，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他的形容，就是他这次整个的采访节奏，也是他的故事节奏——

在日常之中一点点推进，就像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然后发现日复一日之中的暗涌，在某一时刻喷薄而出，水花飞溅，涟漪散开。

CITYZINE



班宇

我们从《山脉》中班宇设计的同名小说家班宇访谈录里摘取了一些问题，问了问真正的班宇。

城市画报：能讲讲你的写作习惯吗？

班宇：其实特别没想法，唯一需要的是安静一点的环境，周围最好没啥人，不会被打断。我每次开始写，都会将前一天写的先简单改一遍。一般上午工作两小时，下午工作三小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癖好。

城市画报：最近有在读什么书？

班宇：最近在读安德烈斯·巴尔瓦的《光明共和国》，讲一些在美洲被遗忘、被放弃了的小孩子的故事，有点偏寓言。还在读唐诺的《文字的故事》。

城市画报：电影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偏好？

班宇：有段时间喜欢看大闷片。疫情期间看了《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侯麦的四季故事系列。特别疲惫时，会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刘德华、周润发他们主演的经典港片。

城市画报：你觉得写作中最艰难的部分是什么？

班宇：都很艰难。从开始到结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已经分不出哪个更简单，但是就都不容易。

城市画报：在写作这条路上，你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班宇：我写一篇是一篇，争取对自己内心诚实一点，坚持自己的表述和探索，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实习生 邹露 斐仪）

2019年11月，陈楸帆的《人生算法》获得了当年深圳读书月的“年度十大好书”。得奖之后，这本书被陈列在深圳书城进门的玻璃展柜里，昭示着这位年轻的科幻作家和这座城市的联系。

然而陈楸帆与这座城市的渊源不止于此，他的户口至今还在深圳福田区。尽管之后他的职业生涯经历了谷歌、百度等公司，从北京再到上海，搬了数次家，但他与深圳的这点联系，还是能让他在调侃时说上一句：“我也是深圳人。”

跟访他的这天，日程密集但气氛轻松。在**深圳**这座他并不陌生的城市里，有他的故旧，也有他的新交。这样过于密集的行程并不是陈楸帆的常态，但非常巧合地折射了他人生不同阶段的人际关系和人生状态。

陈楸帆，科幻作家。曾在Google、百度工作。代表作《鼠年》《G代表女神》《人生算法》《荒潮》《造像者》等。



陈楸帆

科幻作家在现实中的一天



 Polaroid

320
LIFE

PROMENT OF MADRID

攒局者

地点 ● 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展览馆

事件 ● 作为“2019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
年展”的策展人在开幕前现场参观现场。

10:00 AM



在酒店接到陈楸帆时，他穿着黑色的印有宝丽莱LOGO的黑色卫衣，卡其色帆布裤子，背一个黑色双肩包，脸上依然戴着上次见面时的黑框眼镜，大概是因为这一年健身的原因，他的脸清减不少。

我们的第一站，是“2019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展览馆，陈楸帆的身份是策展人。这个分会场的主题是“城市升维”，在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教授的邀请下，陈楸帆承担科幻相关板块的策展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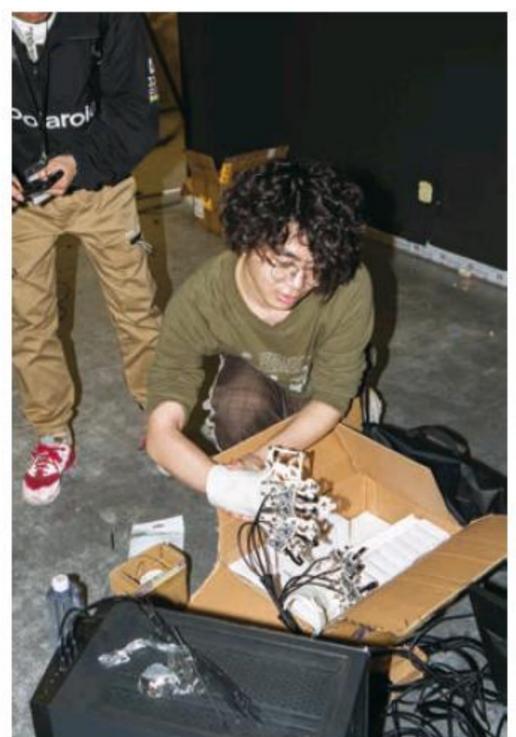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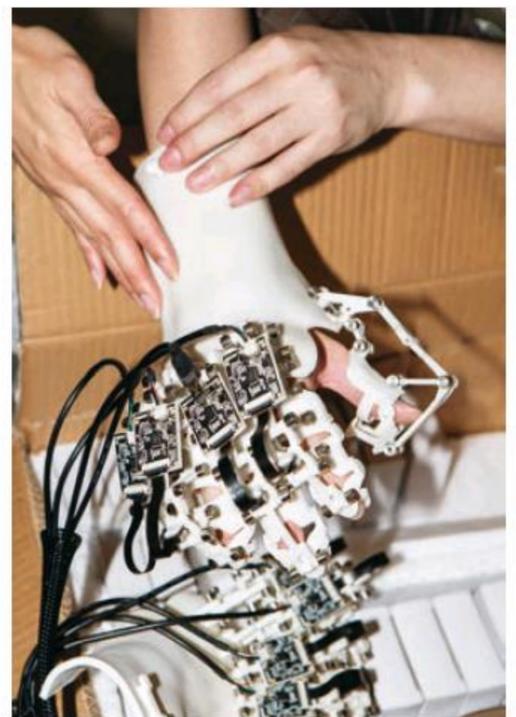
离开开幕式只有不到三天的时间，现场仍是忙乱的施工状态。一进场馆就能闻到刺鼻的装修气味，现场赶工的人们很少有戴口罩的，四处散落着等待装置的材料，周边的木头箱子里零乱地塞着泡沫、气泡纸。一路走进去，陈楸帆接连和认识的人一一打招呼，那些蹲在满是建筑材料的地上灰头土脸忙碌着的人们，有清华大学的博士、中央美院的博士、建筑师，还有来自国外和本土艺术家。当我们发出“来得及吗”的疑问时，有经验者镇定地回答：每一次都是这样，虽然看上去很混乱，但到时间一定会完成。

这种混乱的场景解释了陈楸帆被问及第一次当策展人的感受时，脸上一言难尽的表情——“这件事并不想象的那样酷炫，大部分都特别繁杂、琐碎。”装修、发票、付款、消防、电力、清洁……都需要他操心。“开始可能还和艺术有些关系，但到后面，其实更像一个包工头。你需要找资源、找人把这些事给解决了，最后保证顺利开幕”。在他所负责的板块中，来参展的艺术家都由陈楸帆出面联系，他是攒局者。在热情地握手和寒暄结束后，陈楸帆小声和我们说了句：“其实我现在有点怕见这些艺术家，因为政府的钱还没到账，艺术家的报酬还没付。”他的公司已垫钱做了不少事，陈楸帆背后的黑色双肩包里还放着公司的公章。在现场交谈和行走的空隙中，陈楸帆没有掩饰自己的焦虑。找到合适的时机，他把相关负责人拉到一边问付款合同什么时候能准备好，自己现在就背着公章，随时都能签。

陈楸帆提到的公司，于2017年他辞职后创立。在此之前，他在诺亦腾担任CMO。他辞职的念头在一次北京堵车的途中产生。那天他和CEO出门办事，堵在路上时，CEO突然问他：“楸帆，你以后应该不会再写作了吧？”听到这个问题时，陈楸帆愣了一下，他知道，CEO是希望自己全身心投入公司。

写作对自己意味着什么？究竟是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还是事业？陈楸帆在那时让自己作出了选择。2017年刚好是内容创业的风口，陈楸帆决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两年来，他正式成为一位文化产业创业者。创业以来，有一些事对他来说越来越清晰：“到最后，能够把握和控制的，只有自己的创作。这可能是自



01 陈楸帆在展馆现场。02 根据《荒原》中的剧情所创作的艺术装置《复眼》，作者梁文华、冯元凌、陈楸帆。03 艺术家梁文华正在展览现场试戴艺术装置。

己唯一能够独立去完成的一件事情。”而在创意这件事上，能让别人代劳的事非常少。这也是他创业两年来都没有休过假的原因。

如今，陈楸帆背着黑色双肩包行走在凌乱展馆中的背影，像是他目前状态的一个缩影。某种角度上，可以看成是一位科幻作家介入现实的尝试。

陈楸帆介入现实的意愿一直很强。就像《人生算法》序言中创新工场CTO王咏刚所说的：“楸帆在写作时会努力打穿未来与现实、科学逻辑与科幻文本之间的固有屏障。”于现实中，陈楸帆也是如此。早在他于谷歌公司工作的五年时间中，陈楸帆最欣赏的是谷歌的Project X，在这些计划中，有像无人驾驶、Google Glass、太空天梯、个人基因测序这种像科幻小说一样可以改变世界的项目。2017年，他曾加入一个国外计划，请全球范围内的科幻作家、编剧、电影人组成一个科幻顾问委员会，坐全日空的飞机从东京飞往旧金山，每个作家在飞机上有个座位，假设过程中遇见了时空的气流，穿越到20年后的2037年，以乘客的视角去描写2037年的一个世界。

这次深港双年展中的尝试或许不像Project X那样宏大，但对陈楸帆来说，是一次真正的从纸面到现实的具象化。他带我们参观的板块叫“九座城市，万种未来”。在这些对未来城市的想象中，陈楸帆和央美年轻的艺术家梁文华合作，将他获得华语科幻星云奖的小说《荒潮》中的剧情变为了一件可穿戴作品。

《荒潮》的女主角具备一种能力，能够侵入整个城市的监控系统。她通过所有的摄像头去看世界，就像具有了昆虫的复眼一样，每一个小的复眼，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世界，但是集合起来，又变成一个全息的城市。艺术家将十个微型的摄像头放在3D打印的机械手套上，戴上手套，这些摄像头拍摄的图象经过算法排列，最后汇聚到VR眼镜里面，形成一个类似昆虫观察身边世界的复眼视角。“让普通的人类，摆脱你现有的肉体的局限，去看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意义所在。”站在机械手套和复眼效果的玻璃装置前向我们讲述自己作品的陈楸帆，展现了进入展馆之后最轻松自如的一面。

见完所有艺术家和合作者，陈楸帆觉得在这次和自己想象相差甚远的体验后，自己以后不会想再做策展人了。但他似乎又振作起来，像是喃喃自语：“再出一张专辑，拍一部电影，还有上太空，我想做的事就差不多了。”虽然他很快就会在正式采访中反驳这个说法——他想做的事还太多太多。



陈楸帆陪同房地产老总在书店买下他的作品。

商业关系

地点 ● 深圳KK Mall

事件 ● 同一位房地产公司高管及前同事的饭局

12:00 AM



01 饭局上的陈楸帆（右）和某房地产高管。02 陈楸帆在高管刚买的《人生算法》上签名。

* 应受访者要求对图片进行特殊处理

这一天的午饭约在KK Mall，是陈楸帆一位前同事的邀约，这位同事现在的老板是一位房地产公司高管，想要写一本科幻小说，于是约陈楸帆见一面。

陈楸帆在谷歌和百度的经历为人熟知，但很少人知道，他从北大毕业之后去的第一家公司是一家房地产公司。这位同事回忆起当时对陈楸帆的印象，“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很能干，唱歌很好听，老板打网球时喜欢叫上他一起。”

陈楸帆和共事过的绝大部分人都还保持着联系，关系还都很好。他归结为“大家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吧。”和不同圈子的人社交时，陈楸帆再次展示刘宇昆观察到的那种特质——这位美国科幻星云奖和雨果奖双料作家曾这样描述陈楸帆：“和其他中国作家不一样”。他没有文人特有的高傲和拘谨，擅长控制谈话节奏，不介意自己去活跃气氛。

饭局因为间隔太久的上菜时间显得有些漫长，但这位房地产老总谈兴很浓。他讲述了自己呆过的企业的红酒文化：要求一人一天一瓶。喝完的酒标贴在墙上，这样喝一年之后，才能基本算对红酒入了门。而懂酒的人，才能进入公司的“权力圈”。陈楸帆对“一人一天一瓶”的标准表示有疑问，对方解释：开了之后，不管是喝一

口倒掉还是分给别人喝，都算数，但“每天要开一瓶酒，那是必须的”。

闲聊到热处，房地产老总拍拍陈楸帆的肩，“商业关系是最长久的关系——不是友情，也不是婚姻。你说是不是？”他询求陈楸帆的赞同。陈楸帆的那位前同事，突然想起看到的一条微博，当场念了出来，那位博主建议大家不要羞于谈钱，“别人让我付出劳动时，我都会先谈好价钱，对方问我：你缺钱吗？我会回答：我缺，我缺对我劳动理应所得的报酬。”他们热情地分享自己认可的商业准则，担心陈楸帆作为文人在谈钱的问题上脸皮还是太薄了。

饭局快结束时，谈到陈楸帆的新书时，他们提出想要几本签名书，让陈楸帆自己在网上买好签好名寄过去。刚好旁边有一家言几又书店，我们提出可以直接在书店买。走进书店，前同事讲不出书名，只打开手机通讯录给店员看，“陈楸帆”是哪三个字。最后店员找到五本，房地产老总买了单，店员问要不要袋子装，房地产老总选了一个二百多元的帆布袋装走了这些书。

找了家咖啡店坐下来签好名之后，他们和陈楸帆告别，这位老总一边握手一边说：“几百万几千万的投资，还是可以找我的，上亿的不行啦。”

“会觉得被冒犯吗？”事后我私下问陈楸帆。“不会，这很正常，只要他们买了就行。”他解释，“近几年科幻火起来后，大部分人才知道原来那个写科幻的陈楸帆就是我。况且在谷歌时我都用英文名，更没有人知道陈楸帆是谁了。”

这些在陈楸帆看来并不是一件大事。“我觉得是搞文艺创作的人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自我特别大，老觉得自己是特别不得了的天才。往往这样的人，容易出现一些认知的偏差。我觉得最好就是自我小一点，这样活得自在一点。”至于有人托他要刘慈欣的签名书也是常事。“当然我也不可能一直带着书到处跑着让大刘签名。如果正好手里有书，可能会帮忙”。

这一天的第三站是去一个想要和陈楸帆谈合作的导演家中。目前陈楸帆正在进行的影视化项目有好些：和英国公司谈的小说《荒潮》的影视化；根据他一个短篇改编优酷《动物观察者》项目；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项目。但他还是很积极地更多接触一些合作对象。

这是一位刚从北京搬来深圳的导演。寒暄后，这位导演给陈楸帆演示了他的几个短片，讲了在日本时北野武是他邻居的故事，介绍自己手上可以拉到的资源后，对陈楸帆说：“我甚至可以来让你来当导演。”

事后我问陈楸帆，听到这句话时什么感觉？陈楸帆的回答是：“内心毫无波动。”在此之前，有太多的人已经对他说过这句话。“我知道这个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自己有这个本事前我是不会轻易去做”。

谈话渐渐趋于闲谈。导演感叹着深圳的包容、在路上被车礼让时的感动：“北京路上那些车很坏的，会别你，因为我开的是那种大摩托，有些人就看不惯。”导演年轻的女朋友在一旁给我们倒茶，时不时地会突然插问一个问题，比如：“你爸妈为什么会给你取陈楸帆这个名字呀？”陈楸帆沉默了两秒之后说：“我不知道。”导演女朋友继续问：“楸是做船的桅杆的那种木头吗？”陈楸帆说：“是可以造船的木头。”“看！他知道！我就知道他查过！”导演女朋友拍着掌大笑起来。

话题进行到导演搬家用什么快递时，陈楸帆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他还有好多书放在北京没法搬走，继续交着房租放着，是他苦恼的一个难题。导演和他分享了两家性价比较高的快递。陈楸帆把快递名称记下来。“挺有用的。”之后陈楸帆说，因为这一点，这次也算是有所收获的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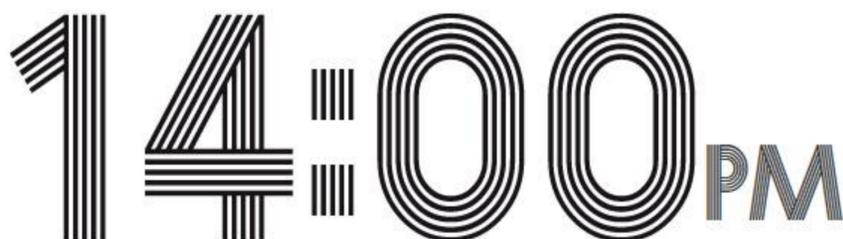
临走时，导演邀我们去他家楼顶的天台看看，说天台非常漂亮。我们走上去，大概是个两平方米左右的天台，地上积着一层土和铁锈，零乱地摆着几盆暗绿色的植物。但远处的山色却是盛景，在下午五点灿烂阳光下，天空呈现出一种水洗的蓝色。群楼后面的天际处露出的群山上空，蒸腾出一条橘粉色的霞光带。在这样的景色下，陈楸帆脸色明朗起来，有些许兴奋，轻松地爬到天台的围墙上，拿出手机拍下这一幕。

在这样的会面中，有效率的会面的比例大概占多少呢？陈楸帆觉得大概能有一半。他自己会

合作者

地点 ● 深圳一位导演的家中

事件 ● 接触潜在影视化项目的合作对象



陈楸帆在电影导演家楼顶的天台上拍摄霞光。

先过滤掉很多。“微信里没有什么不能说清楚的，但第一次可能见面是有必要的。你要感受一下对方的气场。”对于合作方是否靠谱，陈楸帆觉得自己“差不多三句话就能判断”，剩下的时间都是客套。在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会去寻找结束对话的时机。

陈楸帆目前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合作者是李开复。两人合作了一本书，内容是二十年后AI在现实世界中会如何落地，探讨AI会对人的生活、情感、社会结构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变化。在这本书中，李开复负责科技，陈楸帆负责幻想。这种分工合作的方式与之前百度凡尔纳计划的分工有异曲同工之处。李开复和王咏刚都是谷歌系出来的，在创新工厂的AI训练营，陈楸帆也去给学生们讲课。从这个角度来看，陈楸帆的职业生涯的连贯性显得非常强，而这些人也属于他一直保持联系的“前同事”。

“机缘就是在接触里。”这大概是陈楸帆是一个相对“好约”的作家的原因。“你创造足够多的接触，有可能里面会有一些转化”。

“会怀着那种——这些见面有可能也是写作素材的一部分的想法吗？”我问。

“会，但不会那么明显，不能让人知道。”作家回答得诚恳又狡黠。



陈楸帆和电影导演聊天。

* 应受访者要求对图片进行特殊处理

精英或扮演精英

地点 ● 深圳万象天地SHARK店

事件 ● 陈楸帆组织深圳朋友的一次聚会

17:30 PM

晚上的会面和想象有很大出入。如果光看聚会人的身份——陈楸帆北大的后辈、腾讯的朋友、金融和投资圈的朋友——可能会想象这会是一个精英的圆桌包房聚会。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一个酒吧氛围的西餐厅，开始了这一天最轻松的一次聚会。

虽然来的人互相不认识，但因为相同的学校背景和相同的工作领域，大家迅速打成一片。他们调侃着陈楸帆社交达人的形象。最显著的证据是共同的微信朋友圈，每次看到陈楸帆给别人点赞或是别人给他点赞，大家都会有一种“怎么这人也认识陈楸帆”的感慨。

陈楸帆有两个微信号，有一个已经加到满员，所以他随身会带着两个手机。有些人以为有着工作号和私人号的区别，但其实并没有，只是因为第一个号加满了。加陈楸帆微信并不是一件太难事，从去他讲座的读者到没有见过面的老乡，只要提出来，他都不会拒绝别人加微信的请求。他曾试过删掉一些不联系的人，“但太浪费时间了。”而对接触过陈楸帆的人来说，往往会留下他太好说话的印象，无论怎样好像都不会感到被冒犯的样子。

对于陈楸帆来说，不值得耗费时间的事有很多，比如删微信联系人，再比如负面情绪。“我没有太多能量留给负面情绪，这些不值得我烦。我要烦的是什么时候能把我想写的东西写完。其他都是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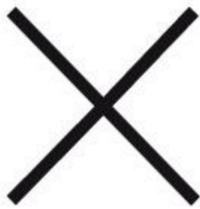
时间对陈楸帆来说是稀缺资源，不仅他知道，他的熟人也知道，所以在聚会时有人不避讳地问：“你这么忙到底是拿什么时间来写作？”而陈楸帆只是酷炫地回复：“人到了一定年纪，应该自己学会时间管理。”

但私下他会说，这其实挺难的。一天见了四五拨人后，回去已经累得半死了，还要写东西。这种难没法解释，所以他也不会去解释。

在这个他感到放松和愉快的聚会上，他们聊起最近的PUA事件，还有2018年中文系教授沈阳性骚扰事件，陈楸帆和他的师兄以及万律师一直在私下寻找受害者，希望他们能站出来，最后得到将之从长江学者除名的结果，陈楸帆觉得还算合理。

当然还有更轻松的话题，比如脱发和保险。他花了半小时的时间和北大光华学院毕业的博士聊脱发和植发，掀起头发露出额头，让大家看发际线算不算后移。语重心长地告诉年轻人要多买几份保险，不然太没有安全感。这个一向乐观、觉得不用遵守黑暗森林准则、期待与外星智慧交流的科幻作家，这个曾经说出“别人不相信能实现的才叫梦想”这样豪言的IT精英，终于在接近凌晨的夜色中露出一些对未来的不确定，一点不安全感。

“人们印象中对你那种精英的形象是不是已经很久之前了？”聚会散场后，我问他。“是的。”陈楸帆坦然承认，“但是需扮演的时候，还是可以扮演。”就像他手上的汽车和手机代言需要他的精英形象。此时的陈楸帆，又是自信的模样。似乎灯光璀璨的深圳凌晨，只见证了一瞬间他的迷惘。



城市画报：你会固定安排一天中的某个时间进行写作吗？

陈楸帆：我不会，因为我没有办法固定，很多时间需要跟着别人走。比如说开会，别人要上班，或别人在别的时区，你没有办法，只能去配合。所以要锻炼自己这种不管在哪儿、在什么时间都能写的这种习惯。这可能是比较难的一件事。

城市画报：现在已经锻炼出来了吗？

陈楸帆：我觉得现在比以前好很多，这也是一种肌肉记忆的训练。当训练强度足够大，你就能够做到。但是如果写出足够好的、到一定水准之上的作品，还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不受打扰。

城市画报：觉得一个好故事必须具备的特质是什么？请列举出三个写好一个故事的技巧。

陈楸帆：“好”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标准，彼之蜜糖汝

之砒霜，所以我也只能提出我的标准。我认为无论是什么风格、什么类型、什么形式的故事，都可以是好故事，而这个“好”的特质并不单纯地在文本中呈现，也未必完全掌握在作者手里，而是作者的企图心借由故事与读者达成了一种心灵上的共振。也就是说，如果作者想要传达一种哀而不伤的氛围，读者掩卷久久逡巡，心头氤氲不去。那这肯定是一个好故事。所以好故事也需要好读者，才能让这个“好”得以完整地实现。

至于技巧，每个作者都应该寻找自己的路数，我只提三个心法：一是初心，也就是激发你创作这个故事最强烈的某个意象、某种情绪、某则信息，写完之后，它还在吗？二是信念，要完全毫无保留地相信你所创造的世界、人物和故事，如果连你自己都不信，那就更谈不上让读者去相信了；三是抛弃，写作者往往容易陷入自我设限的圈套，因为市场、评论或奖项而自以为找到了写作的不二法门或金线，但文无第一，只有时间和自己才是最大的敌人，只有不断抛弃旧我，突破界限，才能让写作生命得到延长。

城市画报：如果在影视甚至游戏都具备了创造好故事的条件下，文字故事还有它的意义空间吗？

陈楸帆：文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人类思考与交流的基础，哪怕你不识字，也无法摆脱以语言定义的“概念”，它是一切创造的基石。所以归根结底，无论是影视、游戏或者是未来尚未被命名的故事形式，只要人类一天无法摆脱现有的思维方式，便需要通过文字作为最小意义单位来组装起任何庞大的故事宇宙。更奇妙的是，文字作为媒介所携带的信息往往超出图像，这反直觉的结论来自于接受美学的认知过程中，读者需要调动自身的经验与想象力来填补字里行间的意义空白。就好像无论最后《三体》电影拍成什么样，都会令人失望一样。脑补永远是最美的，因为它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心灵创造。

城市画报：你觉得有哪些被低估的作品和作家？

陈楸帆：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也有被低估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个作家作品在所有可能时空中的价值，或许在某个世界里，一首诗歌可以拯救整个文明，阻止宇宙的寂灭。

后记

经历了疫情后，和陈楸帆提起关于采访那一天的忙碌，他的感受是：也许很多忙碌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是人被外界推着走，并没有想清楚自己为何而忙碌。疫情之后，他的节奏变得很慢，心态也很放松。有些项目遇到暂时阻碍就放一边，静候转机。大部分出行和线下活动都取消或变成线上，所以属于自己读书、思考、写作的时间更多了，也更容易分清有效社交与无效应酬。整个人更从容自在了。这些心态的改变，让他从更长远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方向，分清短期目标与中长期规划，包括更坚定了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这半年来他的创作并没有耽误。这期间他写了十几万字，也算是笔耕不辍，完成了十八万字长篇小说《迷幻史》的连载。与李开复合著探讨20年后AI如何改变各行业的《2041》，完成了一半小说部分的创作。另外还零零散散写了不少随笔、专栏、论文。小说集《异化引擎》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在不能与人群密集接触的时间里，陈楸帆做了十几场线上直播和讲座，他感觉这样的形式更高效，也更具有传播力，认为以后会成为一个常规化的标准配置。“但由此也更珍惜在真实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希望浪费每一次这样的机会。”这大概是关于人生中一些必要或并不必要的见面，跳脱出意义之外的意义。



正在布展的艺术装置作品《浑天仪》，作者野城。

和马伯庸的两次见面，都在上海¹的咖啡馆。第一次是在静安香格里拉酒店大堂咖啡吧，马伯庸带着助理，聊完就要赶着去参加乐高的发布会。

第二次是差不多一个月以后——马伯庸的儿子马小烦早就把乐高发布会送的“悟空小侠”拼完了。马伯庸上午办完事，在方中信开的方老九香港牛腩专家餐厅吃完早午面，独自坐在星巴克的角落里划着手机，配燕麦抹茶拿铁。

见面前的几小时，马伯庸刚刚在微博上发布了历史社畜系列之《长安的荔枝》第一章，整个人容光焕发，心情大好。

写作让马伯庸快乐，酣畅淋漓地写作，让马伯庸无比快乐。



马伯庸

时间与史料的吟游者

文 项斯微 插图 小保伟



马伯庸，作家。代表作有《显微镜下的大明》《古董局中局》《风起陇西》《三国机密》《龙与地下城》《长安十二时辰》等。

马伯庸的肉身

或许是因为近几年经常在公开场合露脸的缘故，马伯庸在人群中的辨识度很高，哪怕戴着口罩也很好认。他的打扮很简单，多是T恤配牛仔裤，装备也很简单，最多就是个黑乎乎电脑包，包里是其赖以生存的写作工具：一台苹果AIR笔记本电脑。

这台笔记本电脑曾在马伯庸之友flypig的微博上亮相，flypig问马伯庸如何记得住《长安十二时辰》里那么多杂七杂八的地图，马伯庸用电脑里的Numbers软件为他展示自己那惊人的工作表格。

眼前的马伯庸，比体重巅峰期清瘦了不少，甚至还有粉丝夸他像黄磊……2018年5月，38岁的马伯庸回赤峰老家探亲，妹妹当时新交的男朋友是健身教练，热邀他操练起来，一时间，他难以拒绝热情的准妹夫。

他就是这样入了健身的坑，现在仍保持着每天去健身房跑步以及无氧锻炼

的习惯。因为健身效果卓越，网上还流传了一些马伯庸健身法，搞得他不得不出来辟谣：“运动比任何靠节食或选择性进食的减肥方式都有效。”

健身能让马伯庸在保持体形的同时痛快吃肉，并维持高速运转的生活。

纵观马伯庸的日程——做活动、旅行、吃当地美食和逛博物馆占了很大比重，说起吃食和博物馆，他都如数家珍。仿佛每到一地，他前脚看完老建筑、老文物，后脚就钻进小巷子里大快朵颐，和高热量食物亲密相拥。

定居北京的马伯庸，经常出没于上海，一年还要去好多次心爱的西安，顺带再去去广州、成都、南京等地。近年来还增加了去纽约看百老汇音乐剧的兴趣爱好，连最拔尖儿的《汉密尔顿》也看上了，“基本台词都能背下来”。



这样东奔西走的生活，许是童年时代就打下的基础。出生在赤峰的马伯庸，少年时代就经历过十几次转学，在上海读大学，留学新西兰，再落地北京，成家，育子。

回到北京，写作和带儿子就成了马伯庸的重头戏。他自嘲日常在北京的生活，“就跟上班族一样”，天天都得写。他原本酷爱在人潮汹涌的咖啡馆里边听邻桌八卦边写作，近几年因为送孩子上学起得太早好多咖啡店还没开门，就在家附近搞了个工作室。

工作室是他自己的房子，居民楼里的小单间，大约40平方米，“就像个大书房，有书架、电脑和玩具，没有厨房，但是有床。”早上七点半吃完饭送完孩子，马伯庸就去工作室写作，大概五点半左右回家。他自叹“上了年纪，精力大不如前”，所以具体的写作工作大多在上午完

成，平均日更三千，下午就查查资料看看书，或者趁着健身房人少去跑步。

六章近七万字、全部免费发在微博上的《长安的荔枝》却跳出了常规，这是马伯庸最近的一次激情创作，灵感来时挡也挡不住那种。他花了十天左右时间，埋首于工作室，与四十多篇荔枝农业论文资料为伍，一口气写活了唐朝荔枝使李善德为贵妃运荔枝的故事。“估计是年纪大了，我想事的时候老容易去想事情具体是怎么落地的，对宫斗权谋没有以前那么大兴趣了。”马伯庸又主动提一次年龄。

现在的他，比以前更加热爱小人物，热衷于研究具体而繁杂的事物运转之道，像是更喜欢用显微镜看世界。《长安的荔枝》主角李善德，历史上确有其人，“是武则天时代，在敦煌写经卷子的末尾名录里的一个名字，他确实是上林署的官员，就这么点联结……我就给揪过来用了”，荔枝使这个职位则是他根据唐朝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写得像是历史上真有其人真有其事，这正是马伯庸写作的厉害之处。

马伯庸说：“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我的原则很简单，就是符合当时的逻辑。”



我蜷缩在声架后头，透过隔板，透过一扇大玻璃窗，随时可以偷窥外界动静。我看到一个饭店小伙计疲惫地蹲在外头，叼着半个烟卷；看到一个长发艺术家瞪着眼睛左右张望，背着巨大的画板；一位老大爷蹬着三轮车呼啸而过，车上全是蜂窝煤；一对不明真相的游客捧着相机，手里拎着肯德基的口袋，在门口踟蹰厨。 ——《咖啡店里的游牧民族》

马伯庸的大脑

马伯庸从来不吝于和人分享他的灵感来源。简而言之，他愿意与人分享他那知识丰沛的大脑。很多人惊讶于他的知识储备，天文地理历史他随叫随答。遇上碰瓷的网友，他也能分分钟怼回去，并甩出一张实打实的史料截图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但其实，马伯庸的记性并不好，“我经常忘东西，钥匙、身份证丢了好几回了。我觉得这个不是记忆力的问题，是一个知识体系的问题，我读书很杂，会记住很多关键词……我脑子里不是一个知识库，是一个索引器。”

他举了个例子，如果此刻把他的双手绑起来，拷问他关于传染病学冷门知识，他只能答出一些关键词，并不能侃侃而谈。但只要给他一些搜索工具，他就能创造一个世界。而如果最近和他聊荔枝的保鲜知识，他能给你说得头头是道，“但可能过半年你再问我，就忘得差不多了……”

当然，这样说也有些谦虚。在聊天中明显可以感觉，马伯庸的脑容量比

一般人大许多，像各朝历史尤其是三国、唐朝时期、各类诗歌等，那都是常用常新、信手拈来。

知道得太多，对马伯庸的写作也造成了几分困扰，他称之为“知识的诅咒”。“我知道的太多了，我可以说不比绝大部分读者知道的都多。有时候我会默认他们知道我知道的东西。”像是《长安的荔枝》里，他埋下关于杜甫的彩蛋，在杜甫身边安排了一位叫做韩十四的好友，源自杜甫的诗歌《送韩十四江东觐省》，“如果是跟我一样对杜甫很了解就能知道，但不知道的也就这么看过去了。”所以写作时，他一般先自己痛快写一遍，“写完之后我会适当删一些东西，让这些变得更通俗一点。尤其是要出书，我就会稍微把知识难度给它调低一点”。但彩蛋还是要有的，这也是很多人阅读马伯庸的乐趣所在，像是一种知识的电流在空中交汇。

《传染病学》为了新书创作所看，新书是近代上海医院题材。

•《三国演义》贯穿马伯庸多年创作的核心阅读之书，小时候对打仗特别有兴趣，喜欢三国、水浒啊，隋唐啊。”

•《西游记》“我最喜欢的英雄就是孙悟空。”



•《青铜时代》

•《黑铁时代》

启发了马伯庸在创作里从历史夹缝中融入一些想象。

•《裸体的日本》

•工农兵版的《10万个为什么》：父亲书架上令马伯庸难忘的书。

•《说说秦俑那些事》

“我去参观秦宫挖掘遗址后，许老师（许卫红）送了一本给我。我一口气在北京的飞机上看完的。”

•《哈扎尔辞典》

•《射国佳英雄传》“黄蓉这个角色写得太好了，我觉得是直男写得最好的一个女性角色。”

•《雍正之仁》研究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的书，近期购于北京社科书店。

马伯庸知识的来源非常广泛，其中也蕴含着他的日常生活轨迹。

首先是实体书。马伯庸对待书，原则是“只进不出。我习惯是书都放在眼前最踏实，我就是个守书奴。我的书架都是定制的，怕压垮，要做特别厚。而且，我现在已经开始很认真地和搞装修的朋友探讨地板的承重能力了……虽然这显得有点杞人忧天”。

书店自然是常常要去的，“我觉得书店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可以让你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看到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网上书店是有一些推荐算法的，你买过什么书，它之后会不停地推荐同样的东西，这会让你的眼界越来越狭窄。在书店，我每次站在书架前上下一扫，很多书属于我从来没听过、也想不到去买，但实际上又很有兴趣的。所以去书店实际上是在撞概率。”他对书店不挑剔，钟书阁、西西弗书店、南京先锋书店等等，各有各的好。

但看得出来，深藏于中国社科院旁边的社科书店，是马伯庸的心头好。社科书店偏重于学术，马伯庸评价其“毫无装潢，但是里面有很多非常冷门的选题，一些人的博士论文出版的书，非常有意思”——马伯庸对学界的偏爱，在此已经初见端倪。他最近刚在社科书店买到了一本研究清代田赋税收的书，读得入迷。

偶尔，马伯庸也会去国家图书馆查资料，只可惜国图有点远，国图在西，马伯庸在东。

马伯庸很早就进入了电子阅读，拥有每一代Kindle。手机上装有十几个读书APP，常年追着十几篇网文，这段时间正在某APP上看全国高等院校规划教材《传染病学》，这是在为手头正在写的新书做准备。

知网也是马伯庸的重要工具，用于查各种专业论文。在出版《显微镜下的大明》之前，他先发表了一篇《显微镜下的大明——徽州丝绢案纷争》，被罗振宇花十万元买过去放在“得到”上。十万元到手，马伯庸为了表示对知识的尊重，仗义疏财：“我拿到这10万块钱觉得不太合适，这个不是小说，实际上算是我参考了几篇论文翻译过来的，后来我就找到这4位论文作者，准备把十万元给他们平分。”找作者的过程很难，马伯庸打电话过去说要给对方打钱，“所有人的反应都是你是骗子，滚！我就百般解释，他们就很惊讶，他们没有想过这样还有钱。像其中一个老师，有人告诉我这个钱差不多相当于他大半年



Q：你的儿子会因为你是一个作家，在学校里被同学刮目相看吗？

A：这个点目前还没有，他才小学一年级，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价值观是谁家的乐高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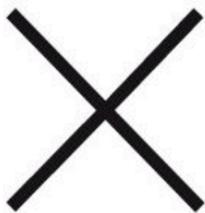
的工资。他们做得很辛苦，我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一下知识，让大家知道知识是有价值的”。

提及学界，马伯庸明显情绪高昂，那仿佛是他内心的一片净土，上面居住着可爱又淳朴的学者们。“像陕师大的于赓哲老师就是微博上认识的，后来发现意气相投，我去西安就会去找他。”北京的社科院则是他自己混进去的，“那个时候我人很胖，夏天晒得很黑，穿一个很脏的T恤，骑一个共享单车，他们可能觉得所有去社科院的人都长这样，也没拦着，就把我放进了……”那次马伯庸是想去办个图书馆的进入证，“最后发现是不对外的。我要出去的时候，负责办证的小姑娘把我认出来了，就问我是不是马伯庸，但是还是没给我办。”不过在办证姑娘的帮助下，马伯庸就此认识了社科院里的老师，和他们交上了朋友。

“我觉得能够跟他们任何人保持长时间深入的交流，一定不是因为你的身份，而是因为你对他的东西真正有兴趣。我认识这些专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专业确实很冷门，他们能感觉到你是客气地跟他们聊聊他们的专业，还是真的有兴趣拽着他们不停地问……”被邀请去看西安秦宫遗址挖掘现场，马伯庸正是向考古的工作人员提问最多的一个嘉宾，问题各个都在点子上，最终喜提了一圈工作人员的微信，回了北京还交流不停。

在互联网上遇到专业知识丰沛的人，马伯庸会主动去结识对方：“微博上有特别多很专业的人。他们有时候发微博，好东西我都直接截屏记下来。”赶上特别投缘的，马伯庸路过对方的城市，还会邀约一起吃饭，见面聊聊天。这种网友见面，对马伯庸来说，就是一次平等的交流：“我已经活了40年了，一个人在现实中能不能成为好朋友，能不能聊天，这个东西其实几句话就能看得出来，不需要花很长时间来摸索的。”

CITYZINE



马伯庸

城市画报：今年写了些什么？

马伯庸：一部讲明代大运河的小说，大概40万字，叫做《两京十五日》。可能是六七月份会出，正在写的是一个近代上海医院题材的，所以我会看传染病方面的书。

城市画报：看传染病学这类东西，你会觉得枯燥吗？

马伯庸：不枯燥，很好玩。创作时，这些东西都会变成素材。在看的时候，我会在想以后写小说里面哪些桥段可以用得上的，显得我更专业。比如写一个人得病了，如果是一个普通作者，可能一笔划过，他拉了肚子，拉了一天，脸色苍白，但是如果是我，就会多写一句，一个医生看了之后说你是志贺菌感染。这个质感就不一样了。

城市画报：经常社交会友，会占用你很多时间吗？

马伯庸：我朋友挺多的。但是这几年我一直在收缩社交。就是给自己设个原则：第一不参加七个人以上的饭局，当然婚礼那种就不算了；第二，不开超过五人的会。因为超过这两个数字我觉得没有效果。你想如果一个社交场合超过七个人，实际上很多人你是顾及不到的，你跟每个人聊天的时间也很有限，没有办法深入交流。开会的话，我觉得什么会五个人也都够了。再多的话效率就比较低了，纯属浪费时间。

当然，要做到这点，得看你做这些事，是不是为生计所迫。

城市画报：你在外企工作了十年，如果还留在外企会成为CEO拿到很高年薪那种吗？

马伯庸：我在外企就是一个普通小员工，我的原则是坚决不升职，你可以涨工资，但我不要管人，我只要管好自己。当时辞职的契机就是因为我想了一下，发现我写作收入已经是10倍于我外企的收入了。我在知乎有一个签名，叫“我希望能够

成为一个有趣和有钱的人，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光有钱也行。”我觉得利益没有什么不可以谈，我对目前的收入还挺满意的。

城市画报：你一直在强调你写的是历史小说。

马伯庸：是。历史小说里面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能体现出这个时代的风格。除了早期作品我基本没写过现代背景，《古董局中局》算是（但也不是当下）。不光是历史小说，任何一个小说它一定要写出时代的味道。张爱玲的小说一看就是民国上海，老舍一看就是民国时候的北京，这两个之间差异非常大，因为他们从所有的细节体现出不同。一般人会觉得写历史小说，所有的古代都一样，这是不对的。明代是明代的写法，唐代是唐代的写法。我觉得要把这种细节做好，就算读者未必能知道这个细节有来历，但它能营造一种氛围。

城市画报：你的写作涉及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有没有出错的时候？

马伯庸：当然会有。人家说对了，我没办法不接受，这东西是无法抵赖的。他们会在网上给我留言，今天还有一个人说《长安的荔枝》里，说天宝十几年的话应该不能叫年，叫载。我也知道，但我写的时候忘了，我就赶紧回去都改了。

城市画报：但这个其实对阅读影响不大吧。

马伯庸：我自己难受啊！

城市画报：会有那种你先写到了一个地方，然后等你实际去的时候发现很不一样的情况吗？

马伯庸：写三国题材的《风起陇西》，主要故事发生在汉中，汉中我写出来就跟陕北黄土高原一样，到处都是土，然后大家住窑洞。后来有一个汉中的朋友非常气愤，他说你知道汉中号称小江南吗？那边就和江南一样，到处都是水，植被也非常丰富，你给写得跟陕北农村一样。我后来自己去看了一圈，确实跟想象完全不一样，再版时给改了。包括之前写了很多小说里面，讲到三国的时候吃辣椒，像这些细节现在都给它都去掉了。

我觉得这是好事，当读者关注到细节，这就变成一个个讨论的过程。



城市画报：说说你最近一次去的博物馆吧？

马伯庸：（疫情前）我自己去了广州的南越王宫。里面出土了很多的水井，可以看到水井的结构，明白当时是怎么垒起来的。王宫里挖出了一条像小河一样的水沟，人们沿着水沟走，像游园一样，走到一半，出现一个特别平的斜坡。后来在井底下发现很多乌龟的骨头，才知道斜坡是给乌龟趴在岸上晒太阳用的，说明那个时候的广东人已经很会享受。

城市画报：你会在心里给博物馆排名吗？

马伯庸：每个博物馆的东西都不一样，它的侧重点和价值也都不同，没法排名。但我最喜欢去的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

城市画报：你的文学启蒙书是？

马伯庸：小时候我爸有一个书架，上面乱七八糟什么书都有，我也没别的事干，就趴在书架上看，看不懂了，就一直翻，翻着翻着，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当时就看文言文版的《三国演义》，完全看不懂，读到里面打仗的部分，后来慢慢才了解到更深的东西。还有一本书印象挺深的，是《话说长江》的配音演员（陈铎）写的日本游记，叫《裸体的日本》，黄色封面。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在网上想找都找不到，我爸那本也早就没了。

城市画报：有什么书是会反复看的？

马伯庸：挺多。像王小波的书我就一直在重新看。最喜欢他的《2010》，没法说的好。他写《青铜时代》，是把这种现代概念全都放到古代长安城，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在历史夹缝中融入一些想象。其他有《哈扎尔词典》、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马克吐温，毛姆也是没事时会拿出来翻一翻的。

城市画报：所以你的书你的儿子都可以看吗？

马伯庸：对，我从来不限制。无所谓，他看到什么都可以，我是觉得读书这个事不要设禁忌。

城市画报：那你感觉他遗传了你的阅读能力吗？

马伯庸：从下一代感觉到的是对阅读的漠视，因为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手机、电脑、电视、玩具、乐高。但近一些日子（指疫情之前），每天上下学的路上，我开始给他听三国评书，他听多了后就很感兴趣，然后回过头再看这些三国的连环画的，包括现在出了一些三国搞笑漫画的，他也看得很起劲。



城市画报：一会儿采访结束你去哪儿？

马伯庸：去接儿子。趁着现在人少，带他去迪士尼……其实很多事情对我的顺位来说，就是，第一，不能影响我的创作。第二，不能影响我陪儿子的计划。

城市画报：万茜真的是你爱豆吗？

马伯庸：真的。原来我看《柳如是》时，就觉得她很棒。后来她演了我的《三国机密》，把那个角色演得比我写得更好。我新写这个大运河的女主角，实际上是有一点点万茜的感觉在里面。我还一直在跟她聊，到时候看有没有机会她来演。

后记

采访结束后，马伯庸火速离开了星巴克，准备去接儿子马小烦，来个父子亲密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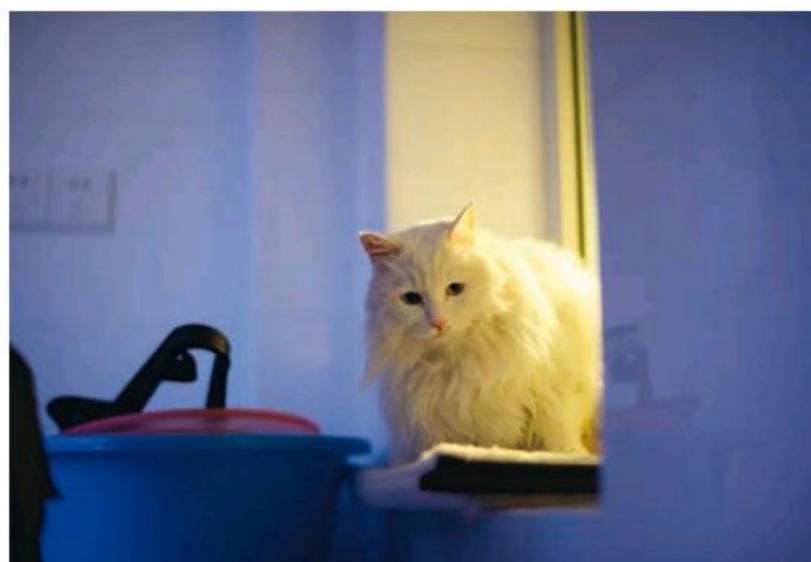
走在上海艳阳天下的大马路上，马伯庸的背影如此普通，又如此轻盈——这让刚才近两个小时的密集输出就像是一场梦。看背影，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记性不好的人，一个动手能力很差的人，一个喜欢在脑子里模拟事物运转之道的人，一个拥有很多书、很多朋友和很多智慧的人。恍惚间，我们甚至可以怀疑，马伯庸是不是生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那里时间流动很缓慢，那里有一片知识的海洋，而马伯庸踏浪而行、迎难而上，穿越于三国、唐朝、大明等朝代之间，古代圣贤皆寂寞，而他，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搬家，结婚，生小孩，好像都是人生大事。

但这些事情对远子来说，是他为“自救”所作出的努力。

我们前往远子的老家湖北黄冈，跟踪记录曾经北漂十年的青年作家离开北京后的故事。他和他笔下的故事里有“漂”在大城市里青年普遍的遭遇、困境和挣扎，但也多了一份“图穷匕见”的勇气。

我们很高兴远子完成了自己的这场“自救”。



原名王基胜。八十年代出生，湖北红安人。代表作《白日漫游》《夜晚属于恋人》《十七个远方》。

远子

一场漫长的自救

文夏阿怪 图杨小宇



远子在喝搬新家以来的第一杯咖啡。白色可伸缩的餐桌柜是他花了一天时间组装而成。

远子老家黄兴禄村子的一角。





01 | 02 01 远子坐在家门口的小板凳上。他的母亲正在准备午饭。02 远子一家人在吃午饭。从左至右为：瓶子，远子，远子的父亲。03 餐桌上有一份热气腾腾的莲藕汤。04 村子里的野猫。

搬家

2019年12月初，远子的搬家进入尾声。这一次，他从王兴禄村搬到距离红安市区西南方向五公里的一个小区。

入夜后，越发冷。远子穿着外套，在客厅整理他的书。窄小的空间里，书柜像是一个要溢出天花板的庞然大物，正对着房门。有邻居路过，还以为这个小伙子准备开书店。

书柜前摞着十几个纸箱，纸箱里也全是书，摆放得严丝合缝，没有多余的空间。地板上，堆砌着厚厚一层已被压瘪的空纸箱。

远子坐在纸箱上，将身旁纸箱里的书移到书柜里，有的书连塑料薄膜还没来得及拆。这个动作他重复太多次了，在北京书店的工作经历教会了他如何更高效地装箱拆箱。

他一边整理，偶尔拿一本书翻几下，然后对一旁的妻子瓶子说，“这书真放不下了，咋办？要不上多抓鱼卖几本？”

瓶子并没有回应他。她当时的注意力都在怀里的宝宝身上。瓶子和远子在北京的库布里克书店相识，这四十来箱书中，有三分之一是瓶子的。他们的喜好也很鲜明，像大部头的套装书里，鲁迅全集是远子买的，张爱玲全集则是瓶子的。2017年，两人结婚，2018年底，瓶子和远子一同从北京回到湖北红安。2019年9月，远子和瓶子迎来了他们的女儿，取名为一一。

五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还有一只白色的波斯猫。大部分时间，它都待在远子的书房里，偶尔伸出头瞧瞧外面的动静，任何新的东西进来，它都要碰一碰。

家具和生活用品大多已经归置整齐。客厅墙上贴着儿童拼音的学习卡片，书房里的电脑是开着的，桌上放着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呈现出一种“工作中”的状态。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也各



01 远子的书桌。02 书房里放着吉他和猫抓板。03 书柜一角。04 刚认识瓶子不久后，远子送给她一支写字时可以发光的笔。05 一位朋友送给远子的手工皂。06 远子正在整理书柜。07 夫妻俩在舟山旅行时带回来的小海星。08 远子收藏的《鲁迅全集》。

就其位，窗台上的手工磨豆机搁在角落，看起来它还没来得及被使用。

远子这样形容搬家，“像蜗牛一样背着一个重重的壳慢慢地往前爬。”北漂十年，搬家次数他已记不清，原因大同小异，房租涨价，房东不租了，工作变动。他的小说里，随手翻看，富贵园小区、五道口附近的单间、芳园里小区、六郎庄的平房……这些地点的出现，也是他生活过的轨迹。

但这一次的搬家和过去不太一样。房子是廉租房，年租金1800元。夫妻两人将毛坯房装修成现在的模样。刚搬进来的远子说，“这一次，想到这个房子我们会住久一点，家的归属感就更强烈”。

虽然小区距离县城中心只有五公里，但这五公里的距离，隔掉了县城气质的那种热闹——这也是文学和音乐作品中多次被展现的部分。位于县城郊区的小区外有一条宽敞的马路，四周没有其他建筑物，太阳毫无保留地照射在上面，地面非常安静。

小区里的人也寥寥，多是老年人。“年轻人不会住这么远”。远子需要这样一个安静和相对封闭的空间，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效率。早上，楼下幼儿园的歌声会传进屋子里，却像是远方的歌谣。

刚搬进县城的夫妻俩几乎没有社交，置身在一座真正的孤岛。回到老家，远子的孤独感愈发强烈。“我们结婚就是一件很孤独的事。”除了社交本身的减少，结婚带来的中年感也日益强烈。远子偶尔去镇子快递点的路上，看到零星路人时，会生出对大城市的那种乡愁。

“在大城市，你什么也不用做，走在人群里，就有一种融入人类整体的感觉。”

结婚的原因听起来有点无奈，除了父母催促外，远子还提到一句，“我想明白了，写作的人不应该拒绝任何人的经验。”谈及其他抉择，这句话也反复出现，它可以合理化远子几乎所有的决定，让人无可辩驳。

他说，“就得不断合理化，不然生活就会失衡”。

直到后来，他说出了“合理化”背后更大的原因——“也许有点自私，但有时候我做的很多决定，比如结婚、生孩子、回到红安，都是在自救”。

远子作品的自传性非常强，里面那个抑郁、痛苦、挣扎的“我”，也是远子真实的精神困境。“当时我想如果要在北京待下去，可能真的活不下去，总得想办法”。

离开北京成为了最后的解决办法。

当然，解决办法绝不是“离开北京”这么简单——“要辞掉工作，要结婚，还要坚定要走的路，这个路还能维持基本生活。对于那些生活在北京和我同样痛苦的人来说，我走的这条路恐怕很难模仿”。

“但具有一点参考价值的是，包括我小说想要表达，一个生活很痛苦的人，他也可以活下去，甚至可以活得更好。只要你活着，这个世界就不完全是他们的世界。活着就是这种反抗”。

在小说《夜晚属于恋人》的推荐语里，作家周嘉宁有这样一句，“但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远子小说里毫不迟疑地透露出来的年轻，在我看来，没有比这种毫不迟疑更好的了。”

远子本人就是这样的气质。和他的对话一旦建

远子书架上的其中 6 本书

- 《我的名字叫红》/ 奥尔罕·帕慕克
- 《契诃夫戏剧全集》/ 安东·契诃夫
- 《在期待之中》/ 西蒙娜·薇依
- 《希尼三十年文选》/ 谢默斯·希尼
- 《生活与命运》/ 瓦西里·格罗斯曼
- 《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 安吉拉·卡特

立，就能迅速感知到他思想传递出的那种炙热。他表达自己的焦虑和痛苦，但言辞之中没有丝毫温吞，像一把锃亮的剑。

远子在豆瓣上非常活跃，他积极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直接地表达观点，不犹豫，也没有模糊。有网友说他勇敢，他有点疑惑，“我一直觉得自己很懦弱，真的是勇敢吗？”大学时读书，看到鲁迅骂徐志摩，他心里头在为徐志摩喊冤，“人家写诗谈恋爱，你管那么多干嘛？”但去了北京，在豆瓣当了编辑后，接触到更多有着优秀履历的同龄人，“大家真的好懦弱，对于好多事，不敢说、不敢做，不会反抗，反倒是去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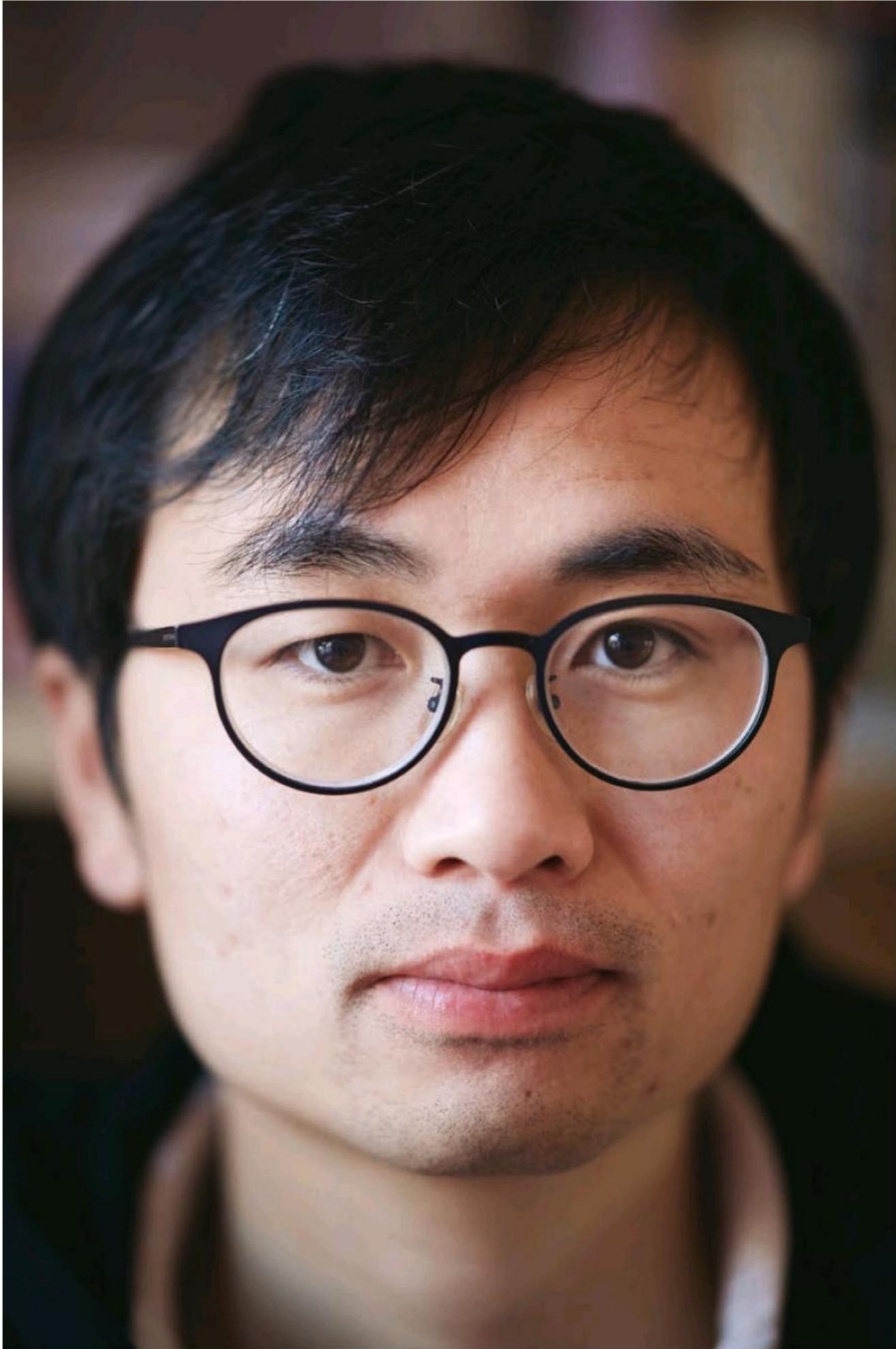
“可能我所谓的勇敢只是比一般人多做一点点。但对于普通人，勇敢就体现在那一点点上。”

那天晚上，远子将箱子里的书全部塞进了书柜，还翻出了很多过去的物品。几十张大学时期刻录或购买的影碟——那是他毕业后去北京的初衷，“想做与电影相关的工作”，结果去了北京，碰上的全是皮包公司，还被一个满嘴库布里克、伍迪艾伦的小哥骗了200元体检费；一块白色的海星标本，那是他和瓶子去舟山群岛带回来的，瓶子从小生活在内陆城市，对岛屿有着一种想象；还有一叠名片，是他在豆瓣做编辑时自己的名片，以及一些媒体记者的名片。除了书柜和书，房间里那个宜家可伸缩的餐桌、手冲咖啡的工具、书房里的吉他和猫抓板，都是十年北漂生活的印证。

等远子整理完这个书柜后，他们一家三口在红安县城郊区的这个小区里的新生活，就真的开始了。

远子抱着女儿一一。





回村

王兴禄村是远子的老家，距离县城的新家15公里。从北京回来后，夫妻俩和远子父母住在一起。父母住一楼，夫妻两人住在二楼。二楼的房门上，还贴着新婚时的对联，白色窗杆上，挂着“喜”字的剪纸。

邻近中午的村庄是一天中几个热闹时刻之一。房子和深秋的田野被照得金灿灿，气温上来了，人们都脱去外套，眯着眼睛坐在屋门口，和野猫、家狗、母鸡、红色辣椒以及已经掉色的器皿、石块、木枝一起，晒太阳。

从北京回来后，在村子里生活的这一年，远子和瓶子可能是全村里仅有的年轻人。

楼房建起来，家门口的地也承包出去，种上一片无花果树。但这些变化相比于村子里大片的山和田，显得微乎其微。

村子的生活让远子能更静下心来想一些事情。村里隔上一两个月，就会有老人去世，全村人都会去参加葬礼，热闹的气氛消解掉了死亡本身。远子知道，死亡就在身边，甚至成为日常。

村里还会发生一些事情。“去年冬天，村里着火了，那晚去了好多人灭火。那次是村里一个低保户故意放火，因为他觉得钱拿少了，为了泄愤，便燃了火。”

这类事情在村子里并不新鲜，“我小时候听别人讲，有一个人讨债讨不到，便自己做了一个土炸药，想要去炸欠债人。他跑到人家家里，将炸药绑在放柴的地方，结果不知道怎么就给点着了，把自己给炸死了。”

这些故事，远子作品里未曾涉及。他的写作内容主要集中在北漂生活，甚至被冠上“北漂伤痕文学”的概念。为什么不写农村？远子说，“可能我潜意识里，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农村人”。

初中，远子走出村子，去县城念书。县城里的同学在讨论周杰伦时，他完全不明白大家在说什么。有时候和同学发生争执，对方会说，“你看看你的破衣服。”远子开始意识到“农村人”这个身份，变得自卑，依靠写日记来倾倒内心情绪。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小农意识已经深入骨髓。我们这种人很容易把钱看得很重。”

高考的残酷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县城显得更为激烈。高强度的学习节奏也考验着学生。高中一节班会课，远子班上一位女生冲上讲台，“老师，我想分享一下学习经验”。她在黑板上写下“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她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从班级开始吧。”然后拿出一个袋子，“大家把钱都放到这里，以后中午吃饭的钱由我来分配”。

“她疯了，精神分裂。”远子说。这个画面他一直记得，他第一次意识到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所压制的感觉。

远子在高压之下考上了苏州大学。报考志愿时，他选择了广告学，“想着要挣钱，改变家族命运”。但最后却被调剂到哲学系，在读了尼采、叔本华后，远子过去的价值观全部被打破。

“可能是命运吧，我选择了文学，文学也选择了我。”

远子改变了命运，却不是父母所期许的那种。

2014年，远子在豆瓣发布的文章被出版社编辑看中，出版第一本书《十七个远方》，当时他“高兴得昏头了”。书出来后，他寄给了父母。当得知这本书的

稿费是三万，而远子写了一两年，父亲知道这不是一件挣钱的事情。

远子的父亲在上世纪70年代入伍当兵，因为贫困接受过扶持。他和远子的价值体系有着强烈的冲突，他们鲜少交流。远子的母亲寡言，平日忙着家务，甚至连午饭也不上桌，只有在看着孙女一一时，话才多了些，眼里有了能传递出的情绪。

村子里的生活，除了翻译、写作，远子还时常和瓶子一起出门散步，他们沿着田野间的柏油马路往前走。这条路通往镇子，也是小时候远子等待在县城工作的父亲回家的那条路。“如今，没有什么可以让你等待的了”。

偶尔遇上同村人，夫妻俩会感受到对方目光落在自己身上的那种重量。对方问，“年都过了这么久，你怎么还在家里？”远子回答，“我在家里写作。”过上几天再遇上，对方还会问同样的问题，远子还会做出同样的回答。

父亲也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很笃定，“儿子现在在写作。”他看过远子的三本书。拿到第一本时，父亲会想，未来儿子出的书一定会越来越好，挣的钱越来越多，可是，《十七个远方》印了15000册，《夜晚属于恋人》印了8000册，《白日漫游》只印了6000册。

父亲会将部分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他想，如果自己有本事，疏通疏通关系，儿子的写作早就走了出去。

这三个数字也给远子带来恐慌，这些年，自己感觉写得越好了，可也要面临越难出版的问题，只能自己去消化和承受。

2019年9月，远子成为一名父亲。他曾一度担心自己会生一个儿子。他半开玩笑地说，“我觉得弑父是男性的问题，女儿不需要弑父。”

看到孩子第一眼，令他感受到生命之间的联结，“我居然有了一个孩子”，他回忆孩子舞动双手的模样，“我当时想，我不会是一个好父亲，我可能会溺爱这个孩子”。

新生命的到来帮助远子克服掉了那种关于时间流逝的焦虑，他身体里冒出人类关于生命那种原始的理解——“我意识到，我死了，还有我的孩子。在人类的繁衍中，也许确实有某种接近于永恒的东西。”

他开始思考更远的以后，不是5年、10年，而是30年、50年，那时，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希望她能成为一个正常人，自在、开心、自由。她的气质能影响到身边人，这就够了。”

远子拥有了一种属于父亲的目光。他变得柔和，望向一个人，他会想，我对面的这个人，他跌倒过多少次、父母为他换过多少尿片、吃过多少奶、经历过多少。过去，他不理解网络上那些充满戾气的言论背后的人，如今，“我反而觉得，每一个人都值得被拯救，因为他们都是好不容易才长到那么大的”。

“这与我之前讲的精神上的弑父并不矛盾，我们仍然需要打破上一辈的压迫与偏见，我也希望未来我的孩子能继续打破我身上的桎梏。此外，我们所有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父亲，一个无处不在的父亲。”

上楼

2020年4月初，湖北解封后，远子在新家的楼上又租了一套房，半年租金1000元。

孩子太吵，他需要一个更安静、更封闭的空间。有时，他也会在上楼多呆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只是喘口气。

2020年1月以来，远子一家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尽管熬了过来，但远子对于未来，有了新的计划。

在红安长住的想法被动摇，“可能小县城，确

实不太适合住太久。发生这种大事件时，整个还是一个被隔绝的状态了。”

那种身处“大时代”的感觉越发强烈，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远子再次做好了那种“漂浮”的准备，“可能不会长时间住在同一个地方。”

他也做好了“上班”的准备，“如果书不能按时出版，如果这条路不能继续走下去，我还是得出去上班。”

半年前，我问他，“你觉得自己在逃避吗？”当时远子的回答是，“在北京晃荡的那些年，我没有存下钱，没有要去过存钱买房买车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讲，我确实在逃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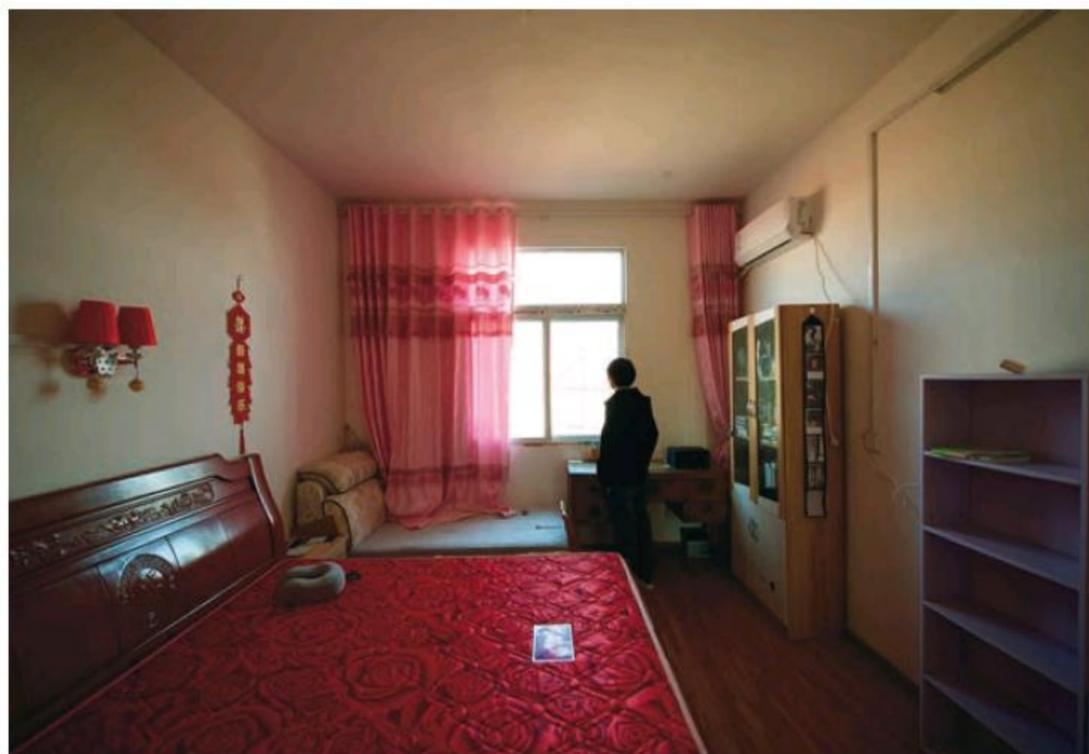
如今，他说自己那时候还是太脆弱，并决定去承担更多的责任。“我现在转变成一种类似于基督教里原罪的那种思考方式、我要将社会的错归结到自己身上，承担起属于我的那一份责任。而不是以一种受害者身份去面对。当我这样思考问题后，我发现不管去哪里生活，我都可以承受，这也是我必须去承受的。”

甚至，远子对于自己的写作也有了新的调整。最近，他发现自己微信公众号后台里的订阅者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15-25岁，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读者群是如此年轻。再加上疫情所带来的整体的不确定感，远子说，“我可能会更多地去表达一种希望，年轻人还是需要希望的。”

他想起自己20岁时的彷徨和绝望，那时候，他希望能读到些什么，被人指点迷津。可相反，他读到更多的是那种相似的痛苦。他意识到，写作过程中，为了追求某种文学效果，他在放大一些负面情绪。

他期待在未来的写作中能留下更多的光亮。他拿卡夫卡举例，“我记得他说过，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我当时看到这句话就挺受鼓舞。”

《大象席地而坐》的作者胡迁的自杀给他很大的触动。这也是他反复说服自己，“活下去就是一种抵抗”的原因之一。聊到年轻人的痛苦，远子再次提到了胡迁，“他写了很多在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的痛苦，每天在宿舍打牌、玩游



老家二楼的房间，去年远子在这里生活、写作。



戏，然后有一天突然停止，望向窗外，思考自己这一生到底要往哪个地方前行。这些人当时的痛苦和战壕里的士兵所感受到的那种痛苦，不能说哪个更重，哪个更轻，都有表达和书写的必要。”

远子的三本书正是这样一种书写。如今他的书写有了除去记录之外更为明确的指向，就是隧道那头光亮的呈现。

这段时间，远子和瓶子的孤岛上有了新客人。小区里出现了一对年轻夫妇，他们之前在武汉做旅游业，受疫情影响，公司倒闭，便回了红安县。夫妻俩在得知远子是作家后，说自己十几年都没读过书了，然后对远子的职业表示了一种抽象的肯定，“你们这种人好厉害”。

接触的人里，还有人将作家与网络小说作家等同起来。因为身体原因，瓶子约了通乳师上门，通乳师来了后，看到一墙的书，连连感叹，“我们县城有一个写网络小说的人，一年能挣几百万，你们真的好有钱。”远子说，“我这个挣不了那么多。”通乳师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写他那种？”

离开北京，回到村子，成为父亲，搬进县城，经历疫情。这两年，是远子的一场漫长的自救。过去，他用“小我、趋同、焦虑”来形容他话语里的“我们这一代”，毫不掩饰地传递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失望，如今他试图书写希望，并且有了“每一个人都值得被拯救”这样的表达。过去的对话里，他有着太多的“没办法”，用“有时候下不了决心去做某件事情，可能意味着那件事情并不适合你”这类话语来反复合理化自己的一些选择，逼迫自己接受当下的处境，如今，他说，“未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这场自救的成功，可能正是他身上的那种——
“比普通人多出的那么一点勇敢”——发挥了关键作用。📍





客厅墙上的中古置物架，是听听最喜欢的家具，上面放满了她收藏的磁带光盘。架子的隔板可以随意调整，平常新添了一些新摆件、新画，她都会腾一腾位置放上去。猫咪“大狗”也很喜欢这个架子，经常会趴在上面，或在上面走来走去，因为这样有时候听听会把这个架子称作“猫爬架”。

浙江
—
杭州

没有门 这个家敞开着

文卢绍聪 图听听

听听去年又搬家了，这是她成年后第五次换房子。每次搬家都很辛苦，东西比上一次多，但她享受搬家所带来的乐趣，「每次到了新环境我都会很兴奋，带给我很多新的灵感，快乐和痛苦并存」。

听听第五个家租了一间毛坯房，简单装修便入住了，没有重新刷墙，连门也没有装。可她的家并不简陋，风格各异的家具共处一室却不违和，开放式的置物架上都是她钟爱的磁带、CD和摆件，墙上地上都能看到色彩丰富的抽象画……在这住了一年多，她依旧常常折腾自己的家，重新调整空间布局，或更换家具的摆放位置。她说：「我喜欢有新鲜感的家。」

听听

职业 自由职业者
房屋面积 147平方米
装修花费 5万元
房屋来源 租赁

崭新的反而无所适从

由于对居住环境的追求，听听租房时会尽量选择毛坯房，自己多花心思装修布置。这是她以前一次经营自住民宿得到的经验，如果屋子不允许改动，就很难将空间改造成理想中的效果。

在租房装修这件事上，她有着自己控制成本的方法——硬装上尽可能地节约，买二手的油漆木地板，地漏是朋友装修没用上送她的，厨房洗手间的龙头只满足最基本用水使用就好……更多的预算被她用在那些能带走的软装、家具上，“这些不算租房的沉没成本，所以我都会按自己喜欢的买”。

听听很喜欢在宜家淘特价家具，运气好时还有惊喜，有次她遇到了一张喜欢已久且已经停产的藤编长凳，果断地以五折的价格买下。对于旧家具上的瑕疵，她并不在意，“如果家里的东西全是崭新的，我反而会觉得无所适从，缺少了些生活感”。



听听给地面涂上了地坪漆，唯独有客厅的角落铺了鱼骨拼的地板。这是她在家里做的一个“小实验”，尝试不同材质、风格的搭配。



玄关处挂了一个别致的风铃，是听听的好朋友送她的。她从来没和朋友提及过喜欢这类型的风铃，突然朋友就送了一个给她。这种默契感让她特别幸福，“我觉得这是朋友对我的爱”。现在听听出门回家都会摇一下它，也算是一种仪式感。

01 01 客厅与其他空间连贯着，仅有白纱作为隔断。客厅白墙上挂了许多抽象画，听听觉得这些画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不会让人看腻。02 她惋惜地拍下这张照片。“虞美人也是美得转瞬即逝，不小心就会错过一个宇宙，掉落的花瓣如同艺术品，也想好好对待它。”她说道。



有时听听会淘一些旧家具回来，她十分喜爱旧物件背后的故事、前主人使用痕迹所带来的岁月感。房间里有一个从收旧货的人手上买来的棕色抽屉柜，它十多年前还在上海某所大学里存放着文件资料。收回来时柜子很破旧，抽屉的滑动也不太灵活，在别人看来大概只是一件垃圾。但是听听却看到了柜子身上的好设计，“喜欢它的人自然能看出它的好，然后继续使用”。

家具摆放的问题，听听从入住至今都没认真思考过。等东西到了后，她自然而然地去寻找它们的位置。入住后，她常常会发现新组合的新美好，然后又调整了。“这里充满很多可能性。”她如此说道。

季节更替，卧室窗外的竹子长出了嫩叶，换上了新鲜的翠绿色，风吹过竹叶还时不时发出唰唰声，让听听十分着迷。于是，她把书桌搬了过来，午后在这泡茶看书，竹叶的光影刚好洒在桌上，并随着微风飘逸晃动。听听很享受这样惬意的感觉。

一个敞开的家

听听的家像美术馆的白盒子一样，转个角穿过墙就能到下一个“展区”，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门。“家里没有隔断，让我觉得很有层次感、纵深感，我可以做一些层层递进的布置，给了我很多灵感。”听听入住后的唯一改动就是砌了堵墙，划出了卧室的空间。房间与客厅仅有一块白纱布作隔断，有时候吹着风在客厅也能感受到，白纱随风飘逸，屋子的通透感依旧。这块布是全屋唯一的隔断，目的是阻止猫咪进入房间打扰睡觉，其它区域都敞开贯通，随它任意穿行。

身处屋内总会被周围的绿意所吸引，听听甚少拉上窗帘，甚至有的窗户直接不装窗帘，她不忍心将优美的风景挡在外头。尤其是玄关的窗外，那儿有一棵很高的树，夏天长满了叶子，有着让人舒服的绿色。“城市里有这样的绿色挺难得的，窗外有树有山的，我都没有装窗帘。”把玄关的桌子挪走，铺上瑜伽垫，这里就是听听的运动地。早上这里阳光正好，她最喜欢起床后在这面对着风景锻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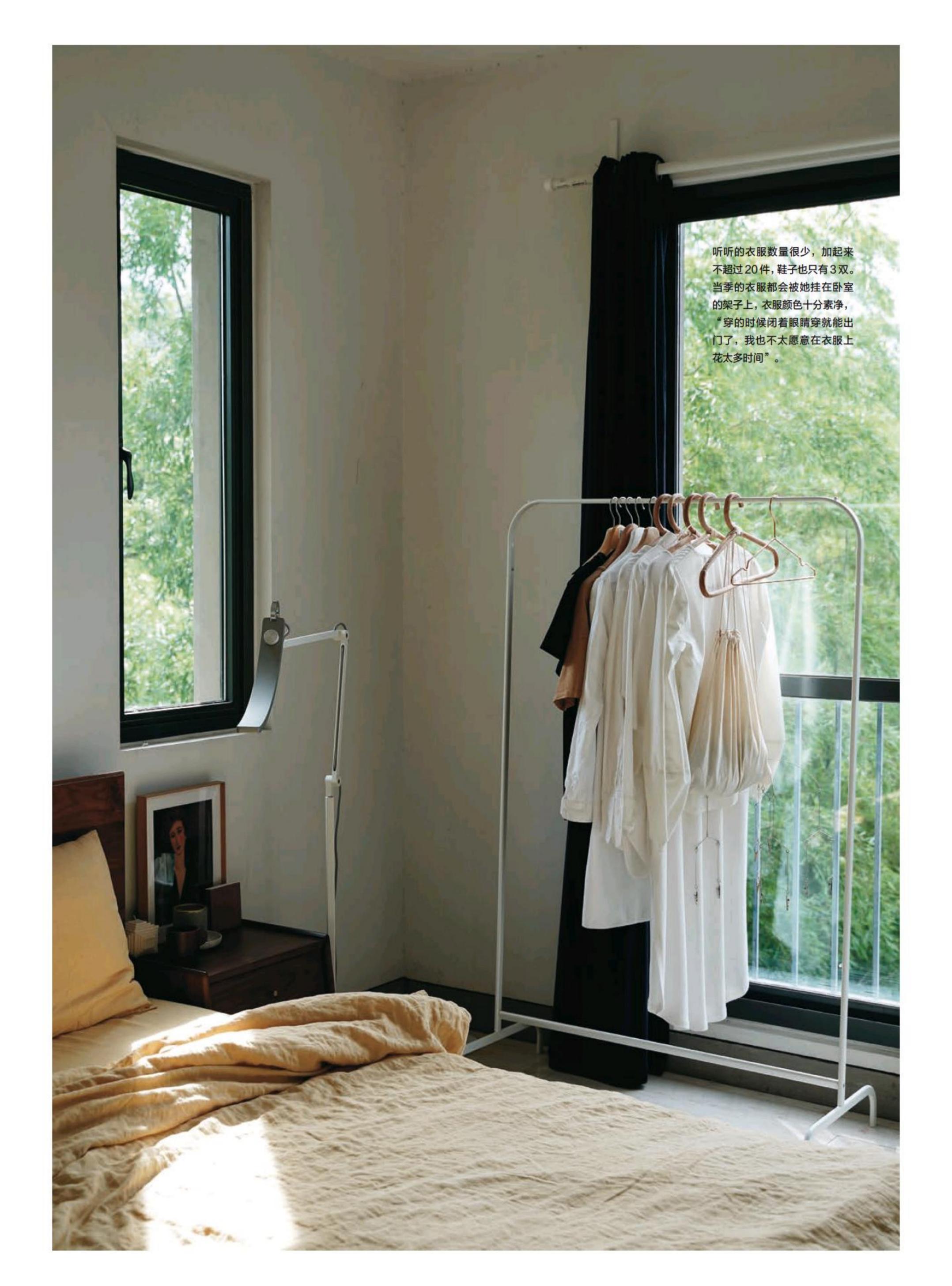
这个被绿意围绕的家经常会给人带来惊喜。厨房窗边的树枝子触手可及，听听做饭时常常能遇到小动物的光临，有时是在树上乱窜的小松鼠，或是成双的小鸟在那吱吱叫。面对这样迷人的一幕，她总会不自觉地停下手中的事，享受其中。



01
02 | 04
03

01 一只叫“大狗”的猫，他不是一只寻常的猫，猫薄荷、小鱼干根本不能诱惑他。他不像普通的猫那样高冷，唤他名字就会屁颠屁颠地过来蹭你，趴在地上的姿势宛如一只柯基。02/03 听听的三餐基本上都是在家里解决，但她不热衷于挑战各种料理，只会花少许的时间、简简单单地做一顿健康的菜。她早午饭吃得比较简单，水果、牛奶、麦片，或者吃个三明治。晚餐有时会煮个“一人食火锅”，直接把蔬菜、豆制品、鱼虾丢进去煮一煮就能吃，相当方便。04 前段时间，她买了面新的全身镜，多照镜子能鼓励自己多去运动健身。





听听的衣服数量很少，加起来不超过20件，鞋子也只有3双。当季的衣服都会被她挂在卧室的架子上，衣服颜色十分素净，“穿的时候闭着眼睛穿就能出门了，我也不太愿意在衣服上花太多时间”。

人在哪，音乐在哪

比起关上门千篇一律的柜子，听听更偏好开放式的置物架，甚至觉得这种收纳方式“很好玩”。在她看来，开放式收纳就像一张空白的画布，它最终的模样取决于我们怎么去布置它。同一个置物架，放在一万个人家里，也许会有一万种截然不同的样子。“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很有挑战性。敞开式的收纳要摆得实用又好看，其实很难。”

在众多家具当中，听听最喜欢客厅墙上的置物架，那是在一家中古家具店里淘回来的。她本来是去买椅子的，但看到了这个架子就感觉“走不动路”，满脑子都在想可以怎么布置它，最后忍痛高价买下。

置物架上放了许多光碟、磁带，那都是听听的宝贝。历经五次搬家，这些宝贝只多不少，无论是学生时代省吃俭用才买下来的磁带，还是这些年去不同地方旅行时淘回来的CD，每一件都被她保留了下来，“这里头有很多回忆，我绝对不会轻易丢弃的”。

听听的生活少不了音乐，无论做什么事，工作、看书还是下厨，她总会放点音乐听。有一段时间，她特别喜欢听那张收录了安东尼奥·维瓦尔第《四季》的古典音乐CD。工作或想事情的时候，她会听当中较为安静的曲目，“存在感弱一些，不会干扰我的思考，同时营造出一个舒服的氛围”。

热爱音乐的她有四个音箱，分别安放在她家的各个角落，卧室、客厅自然不在话下，甚至厨房、洗手间都各有一个专属音箱。“不用每次放歌都要把音箱拎来拎去，我还有个小小的GBL音箱，有时候哪个地方没电了，我会把它拿过来放在身边。”只要她在那，家里的那个地方就会放着音乐。

虽然已经有那么多音箱了，但听听这次搬家又买了一个雅马哈的音箱给自己当礼物。刚买回来的那几天，她正好要去新家量尺寸，于是就把它带过去播音乐。那时候地上还是沙尘滚滚的水泥地，家里只有一张特价买的旧桌子。音箱放在桌子上，放着世纪初的那些老歌，顿时让她感受到了家的雏形。“音乐里面有很多感情、记忆，听着熟悉的音乐，就感觉空间里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在了。”



- 01 02 卧室窗外是一片竹林，听听喜欢在这听着竹叶的簌簌声看书。03 阁楼有一张单人床，偶尔她会在躺在这里看星星。有次天气好，她在这看到了漫天的星星，多得很不真实，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花眼了。她又认真地看了一下，才确信这不是假的。



窗外傍晚的晚霞，还有灯映射在玻璃上的影子。



本栏目欢迎自荐家居 editors@cityzine.cn

在现实里，我们有真实的姓名、职业、亲人朋友，需要遵循各种规则，照顾周围人的感受，塑造那个叫张三的人。而有这样一些人，跳出了原本固有的坐标，借助化妆、造型技术帮助，变成另一种身份，模糊了面容、性别及其它真实信息，放出了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



另一个我

Another me

文 席郁兰 吴思雨 陈斐仪 图 受访者提供 插画 biangbiang

通常，人们所说的变装是指Cross dresser，变成另一个性别的装扮，今天我们讨论的变装与这种狭义的变装不同，是指从装扮出发，变成一个身份，不仅包含变成另外的性别，也包含变成自己喜欢的角色，变成人偶娃娃，或者变成一种动物。

通过变装，这些年轻人在现实的“我”之外，打造出“另一个我”——有的人将其视作一种解放，有的人将其视作一种态度表达、一种艺术，有的人只是出于欣赏、刚刚尝试，有的人则是十分确定内心更认同另一种审美。

他们的“另一个我”也许不合时宜，也许非常古怪，也许“丑”，也许反差巨大，但请允许，允许社会“张三”偶尔出逃。



图 JialingHu

益浩,男,20岁,造型师/变装皇后,
定居上海,微博@Yhaoy

我就是绝代风华的皇后

DRAG

益浩像是小众文艺电影的男主角，过着一种非主流式生活，穿梭在白昼与黑夜的缝隙里。日光普照时，他是造型师、是模特，走在时尚前沿，为设计师和杂志所青睐；暮色降临，他用最夸张的色彩在身体上作画，一双高跟鞋踏碎审美的边界。他高抬下颔：“我就是风华绝代又秀色可餐的皇后。”

变装表演（drag perform）起源于19世纪末的欧洲，是一种男扮女装的表演艺术。零零后的益浩初中辍学后，过了两年放浪形骸的日子便来到成都学习美妆。由于行业之便，他很早就接触到变装，2018年受邀旁观了知名变装表演艺术家的莲龙青的变装演出后，对这种表演艺术“一见倾心”。几个月后，韩国的一位变装皇后来成都演出，“我就特别想dress up一下！”他就地取材，在家里摸出一双渔网袜套在身上，穿上黑色的束腰和日本武士裤，搭配一双尖头细跟高跟鞋，化了一个黑白闪电妆容，妖艳生姿地出门了。“我永远记得那一次变装。”

现在，益浩不再只追求夸张的形式，还会在表演里加入一些行为艺术和即兴戏剧。在北京的一场演出中，他在脱掉大裙子，取下假发，卸掉妆容，换上常服变身医生和快递小哥，“想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变装，人之初生皆为赤裸，你的社会身份就是你的变装。”

虽然变装秀在性少数群体酒吧中较为常见，益浩身为“酷儿”也常去演出，但他却很难在那里找到归属感，他不喜欢那里标签化的氛围，“如果你是变装皇后就一定要很女性化，如果你是top就一定要很男性化，那种男权气息让我难以忍受。”他更关注平权，关注人与自我的和解，还曾经与一位女演员即兴创作了一场暗喻家庭暴力的秀。



木木，男，28岁，B站知名up主、
美妆博主，B站、微博@才不是木木。

两个我都是纯粹的我



“女装大佬”木木留着一头长发，有着立体的五官，笑起来有些腼腆，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视频，开箱评测、美甲、脱毛等等，但最火的还是他分享自己扮女装的视频，最高的一条播放超过1000万：液体丝袜、挤胸、手模……冲着性感点开网友们，都以连连佩服收尾。

Cross dressing，变装者会穿上异性的服装，有的会模仿异性的谈吐、举止等。在国内，人们通常称浮出水面的变装爱好者为“女装大佬”。木木开始变装发生得很自然，他第一次以Coser的身份参加漫展就是扮女装，“扮我非常喜欢的轻音少女的秋山澪，非常害羞，还戴上口罩，怕别人认出我来。”后来，因为所在的互联网公司做二次元美妆节目，经费不够请不起有名的模特，他就常“献身”被化妆师打扮成女装动漫角色，这也让他渐渐接受并喜欢上了自己的女装形象。

他喜欢女装，与性取向无关，更多的是从服饰妆发审美上，“市面上的男装太丑，女装造型比较丰富”，他说。他尝试过各种不一样的女性风格，欧美风、中式、日韩风……最喜欢日式风。但他不会故意做出很女性化、很柔美的动作，也不会模仿女性声音，而是接受和认同自己的男性身份。他说，女装、男装，“两个我都是纯粹的我”。

“在网络上他们会直接说我不像男人，会对我的性取向产生怀疑，看到我留长发就会觉得我是同性恋，看我穿女装就会觉得我是变态。我可以理解，大家环境不同。其实我只是在坚持自己的喜好而已。”木木说。

穿进娃娃，跨越次元



瓜瓜，男，24岁，研究生，英国读书上海定居，
微博账号@瓜·希尔芬

瓜瓜是一个腼腆内向的、学钢琴的男孩子，留着中规中矩的不过眉刘海，有一双纤细修长的手，说起话来柔声细语。

在另一个次元，他会戴上真人大小的bjd（球形关节人偶）娃娃头壳，穿上黑色的Lolita连衣裙，摇身一变成为有着一双宝石蓝大眼睛、留着栗色卷发的小萝莉。Kigurumi（来自日语，卡通人偶服装）便是这样一种穿着艺术，意为“把娃娃穿起来”，扮演者通过佩戴树脂头壳和穿着全身覆盖的紧身衣，最大程度还原出二次元动漫人物形象，是一种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殊cosplay形式。

瓜瓜最初接触Kigurumi是在高中，这种变装形式一下就打动了作为阿宅的瓜瓜的心。但直到2019年出国后才正式入圈。对于女装的愿望，瓜瓜自己也没有彻底弄清原因：“走过商店看到男装没什么感觉，但看到好看的女装就会心跳加速，或许和爸爸常年在外工作，从小被妈妈带大有关系。”

瓜瓜的妻子一开始在他的淘宝里发现这些东西，以为他要给其他女生买，很生气：“知道他是给自己买，这个事就没那么严重了。”她理解这种爱好，还包揽下全部后勤工作，社交平台上的照片、视频几乎都出自她手，她甚至还陪瓜瓜一起参加了英国的漫展。那是瓜瓜第一次变身娃娃走出家门，在那里他感受到了热情和认可，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cos漩涡鸣人（《火影忍者》男主

角）的男生，非常开心地过来与他合照。

现在瓜瓜已经轻车熟路，他学会了如何打理假发，也认真研究过身高183厘米的自己穿什么样的女装更合适，有了越来越多可爱的Lolita小裙子和JK制服，相继拥有了第二三个头壳。接下来他还想定制一个动漫画风的头壳，用来扮演自己十分喜欢的动漫人物希尔芬。“我和她很像，面对熟人都大大咧咧的，神经有些大条。”

池本，女，20岁，大学生兽装手作人，在广州上学，微博账号@池本本本



做一只无忧无虑的小动物

Furry

“既然做人这么辛苦，那就不做人了。”池本轻快地说道。她换上兽装，长出柔软的尾巴和毛茸茸的爪子，普通女大学生一瞬蜕变为潇洒帅气的海盗猫。这是一种叫做fursuit的变装形式，furry原意是毛皮的，爱好者通过穿戴特制的动物玩偶服，脱离人类框架变为自己心目中那只自由自在的动物。池本是他们中的一员。她第一次接触到furry是2017年，在QQ空间看到一组兽装的照片，直到高考结束才付诸行动作出自己的第一只小猫。

她迫不及待地穿上它，参加了中国最大的furry集会——极兽聚。在那里，池本第一次见到这么多furry同好汇聚一堂，当时初次参加活动的她还很羞涩，一只来自日本的大金毛热情地向她招手。“我本身有点社恐，他冲我招手我才敢冲上去抱抱，抱了很久都不舍得分开。”这一切都让池本感受到了日常生活中鲜有的不加掩饰的温暖，“那只毛毛，让我坚定地在这个圈子待下来，真的实在太热情了”。

渐渐地，池本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同好。平日里，大家会一起外出游玩拍片、吃冰淇淋，每次出行都会引来无数目光，有人会误认为他们是发传单的，但总体来说，都非常友好，“他们觉得我们很可爱，遇到小孩子，我们也会和他们互动”。

池本说，furry同其他变装相比，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更多地是在展示另一个自己，而不是成为另一个角色。“我会放下自己那些负面情绪，将心中最乐观向上的一面表达出来。”每当穿上兽装，她都会从那个内向的自我中解放，变得开朗活泼乐于与人互动，“你可以短暂地从人类的框架中逃脱出来，做一只无忧无虑的小动物”。

这种快乐是真实有力的，“我问过很多人，大家挥手拥抱时，在面罩下嘴角都会不由自主地上扬，这从来都不是一种伪装”。

“变装文化”小入门

变装文化最初来自舞台。在西方，17世纪，莎士比亚戏剧上演时，只有男人能参与演出，如果要演女性角色，就由男扮女来替代。在东方，最初京剧舞台上也只有男性演员，于是有了「男旦」艺术。后来性少数群体也通过变装表达自己，且影响力逐渐扩大，才有了如今变装文化和多元性别文化通常融合在一起的情形。但变装本身可以与性别取向、与性别文化无关，也并非只有男性可以变装女性，女性也可以变装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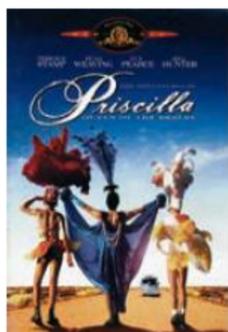
在当代，《鲁保罗变装皇后秀》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变装明星，让变装从地下走到地上，且开始影响到时尚圈，带来「无性别时尚」「中性服装」等等。深入了解变装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这些文艺作品或许对你有帮助。



纪录片《巴黎在燃烧》

(1990)

1989年，电影人珍妮·利文斯顿对准当时生活在纽约的一群黑人和拉丁变装皇后，记录了地下舞场的奢靡场景和当时盛极一时的地下舞会文化。



电影《沙漠妖姬》

(1994)

装癖表演者班丽娜、米芝因一位好友去世而再度聚首，与同行费莉茜一起展开风风火火的沙漠旅程。



纪录片《假发嘉年华》

(1995)

1992、1993年，美国纽约盛大的“Drag Show”：Wigstock，专供喜欢以女装出现的男性戴上他们用尽心思做成的假发尽情狂欢。



电影、舞台剧《长靴皇后》

(2005)

接手深陷经营不振的老靴厂的厂长儿子查理与变装皇后萝拉相遇，丢掉歧视和偏见，为了变装皇后将工厂打造成“长靴皇后”专卖工厂。2005年有电影《长靴》，2013年改编为舞台剧《长靴皇后》，至今仍在演出。



真人秀《鲁保罗变装皇后秀》

(2009至今已有12季)

2009年开始的真人秀，变装皇后通过一系列造型设计，戏剧表演和舞蹈以及依靠独特真实、令人心碎的真实故事，犀利风趣的智慧，和令人惊叹的艺术性来挑战舞台。



电影《丹麦女孩》

(2015)

因为模特失约，格尔达为顺利完成画作说服了丈夫艾纳穿上女装救场。这次意外令艾纳发现了自己身上另一个女性人格“莉莉”……



时尚影集《Why Drag?》

(2016)

英国摄影师马格努斯·哈斯汀斯 (Magnus Hastings) 花了近10年时间跟踪拍摄了那些最耀眼的变装皇后，问他们“你为什么变装？”(Why Drag)。



美剧《姿态》

(2018至今已有2季)

以多元性别族群为主角的美剧，在金属亮片、流苏衣饰的包装下，他们走秀，他们舞蹈，他们飞扬的姿态，将跨性别的完整性和复杂性完全暴露在观众面前，尽管性别是隐秘的，但他们的美丽是真实可触知的。

生于山野的王生鲜对大海有种执念。潜水、航海、冲浪、海钓，与大海有关的一切在他眼中都充满魅力。



航海70小时，和狗牙金枪鱼抢猎物

今年5月，王生鲜又飞去南海中沙群岛附近海域钓鱼了。

他钓获了一条小臂粗的飞鱼，刚出海的飞鱼闪烁着海蓝色的光芒。“飞鱼为了躲避天敌金枪鱼的追捕，进化出了翅膀一样的鱼鳍，它们一般都很小，有时还会莽撞地扎到甲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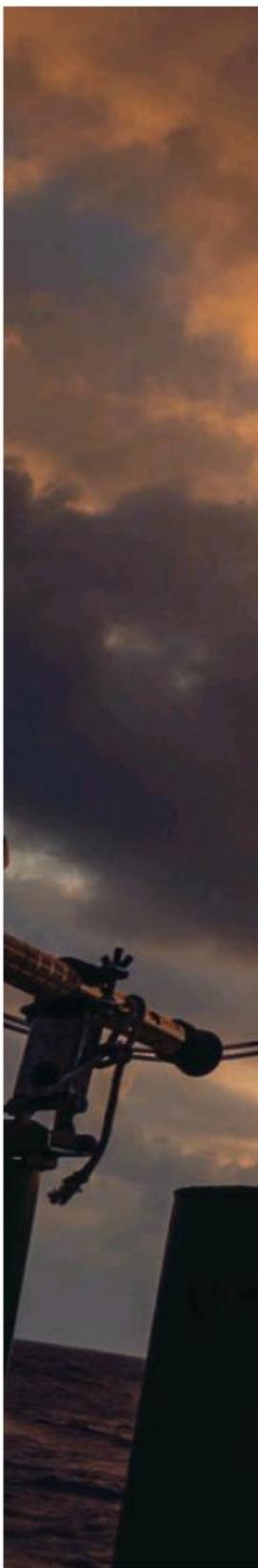
这已经不是王生鲜第一次出海游钓（不定点钓鱼），他记录自己钓鱼的视频被几百万人观看，他拍的100多张天空和大海的照片被多次转发。去年9月，他就从青岛飞新加坡，到泰国上船，辗转70小时，抵达泰缅海山，开始钓鱼。这听上去有些疯狂的行动，在他疯狂的2019年来说不算什么。

王生鲜此前在一家博物馆设计公司工作，是公司里最年轻的90后领导。去年，他辞掉了在北京的工作，启动了“逃跑2019”计划：滑雪、徒步、潜水、出海远航，还在丽江开了客栈……



王生鲜

前博物馆新媒体导演
现客栈掌柜、北鸣有娱俱乐部创始人
抖音@王生鲜，目前305万粉丝



90后『生猛』新梦想：

海钓

数据显示，近两年95后消费者垂钓用品的消费增速是70后的4倍左右。合理怀疑，钓鱼这一项古老的休闲运动，成为了年轻人时下最热的爱好之一。当90后带着钓具离开格子间，是否意味着他们步入了低欲的「初老」生活？抑或是，添了一份属于山川河海的「生猛」？

文滢心 图受访者提供

其中最令他兴奋又流连忘返的是帆船远航。“整个世界就只剩下大海、晚上的星星、白天的太阳，和自己”。“尤其（夜里开船）有独占整个宇宙的感觉。没有路，除了船上的电子导航仪器发出的微光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会在天空中找一颗星，冲着星星的方向开就好。”

而海上游钓则像一场随时开始随时结束的搏斗。上一秒风平浪静，下一秒就可能是一场激烈对抗。王生鲜喜欢这种拉锯战，“一条四五十斤的鱼，在水里完全够一个成年人对抗半个小时。”此时，钓手基本能根据鱼的力量和挣扎的特点判断其种类，不出所料和出乎意料的不确定性，是海钓的最大魅力。

随着经验越来越多，王生鲜的搏斗胜算越来越大。他学着像老手那样，利用海洋的规矩捕获更多的鱼，比如用刚上钓的飞鱼诱捕天敌金枪鱼。“金枪鱼一生都不能停止游动，需要让水流穿过退化了的腮部进行呼吸。它们属于攻击性鱼类，只有活饵或者会发光的假饵才能吸引它们的注意。”但如果幸运遇上了金枪

鱼群，鱼会一条接一条上，整个甲板都是蹦跶着的金枪鱼，“想不钓都难。”

当然，败给大海也是寻常事。常常拉了半天最后只拉了根线上来。“有时会被‘截胡’，把鱼拉上来的过程中，要防着它被别的鱼咬掉了。有时候鱼拉上来，身上还有狗牙金枪（另一种金枪鱼）的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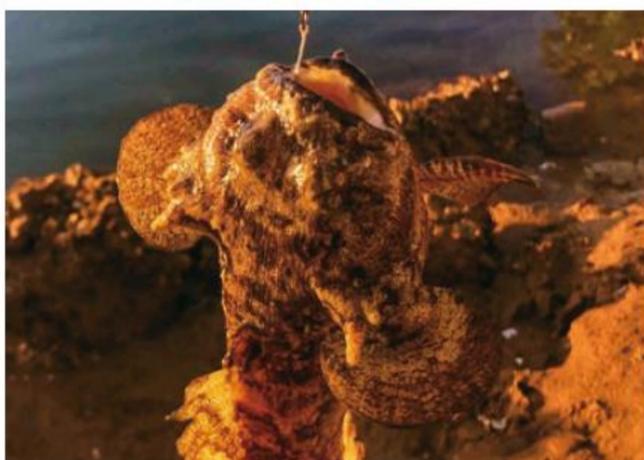
钓鱼、吃鱼的双重快感使人迅速上瘾。王生鲜的生活也彻底冲出格子间，与大海、鱼、美食有了关联。现在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去海钓，最新的目标是：在中国的海域，钓一条比他更重（60kg）的鱼。

一根钓竿解决一顿晚餐



颜子欣

95年学生，gap year中
常驻澳洲Point Samson小镇
公众号“地图小王子”



在澳洲小镇Point Samson上，人们只吃超市里卖的冰冻鳕鱼和三文鱼。海滩里的黄鲷和石斑常年养尊处优，无人问津。从小跟爸妈出海钓鱼的颜子欣在小镇呆了一年，终于忍不住打起鱼儿的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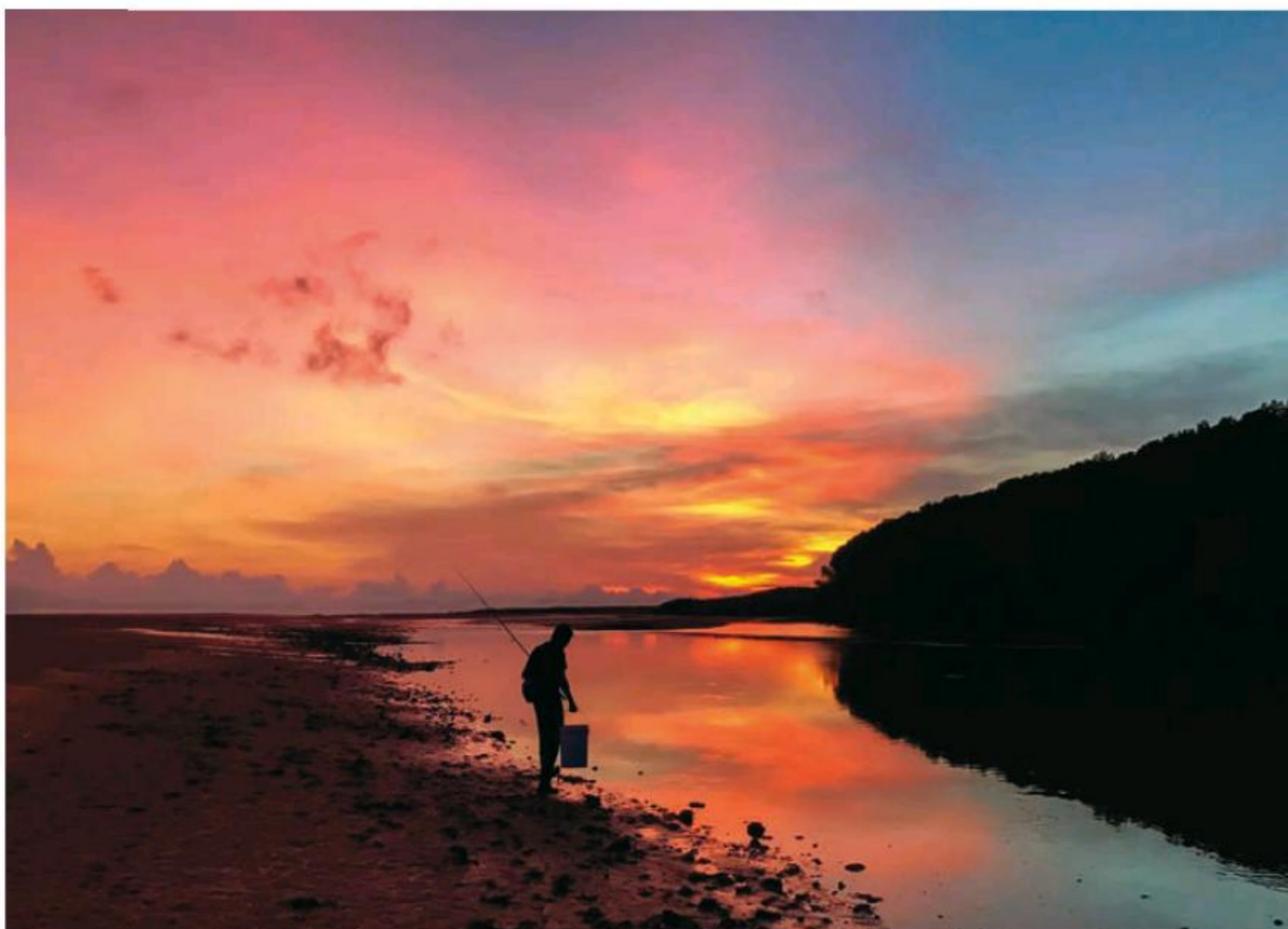
每逢休息日，他带上最便宜的钓竿、从打工的餐厅借来的桶，还有冰箱的过期鸡肉去到离家几分钟的钓点，“对黄鲷实施‘诈骗’，鸡肉换鱼肉，鱼肉换天堂”。

“水太清澈，直接用竿会把鱼吓跑。一定要在远处下钩，把鸡肉不经意飘到大黄鲷面前，然后看着大小黄鲷轮流狂啄，就是不咬钩。我一次次把白嫖的小黄鲷丢回去，运气好的时候，就能骗起大黄鲷。后来，黄鲷似乎能认出水面上的我了。接下来几天，估计是情报在海底传开，这个钓点变得一片死寂。”

小颜开始想办法站在鲷看不到的地方甩竿，还研究起潮汐、水位、钓点结构对渔获的影响。在澳洲，没有船的钓友属于“幼儿园”级别，不过小颜偶尔也能钓到“体育老师”——一条三十多厘米的玛拉巴石斑。而为了一口黄鲷的蒜瓣肉，他甘愿忍受四个小时暴晒和红树林不明生物的叮咬。“毕竟蒸鱼后鲜甜的豉油，我能配一锅饭。”

最开始，钓鱼是为了吃鱼。可后来即使钓不到，他仍然习惯性起早贪黑往海边走。和大鱼小鱼的周旋，不经意磨平了他的棱角。“当一天的心情好坏完全取决于鱼儿和大海，我就知道钓鱼教会了我尽力做到最好，但不用太在意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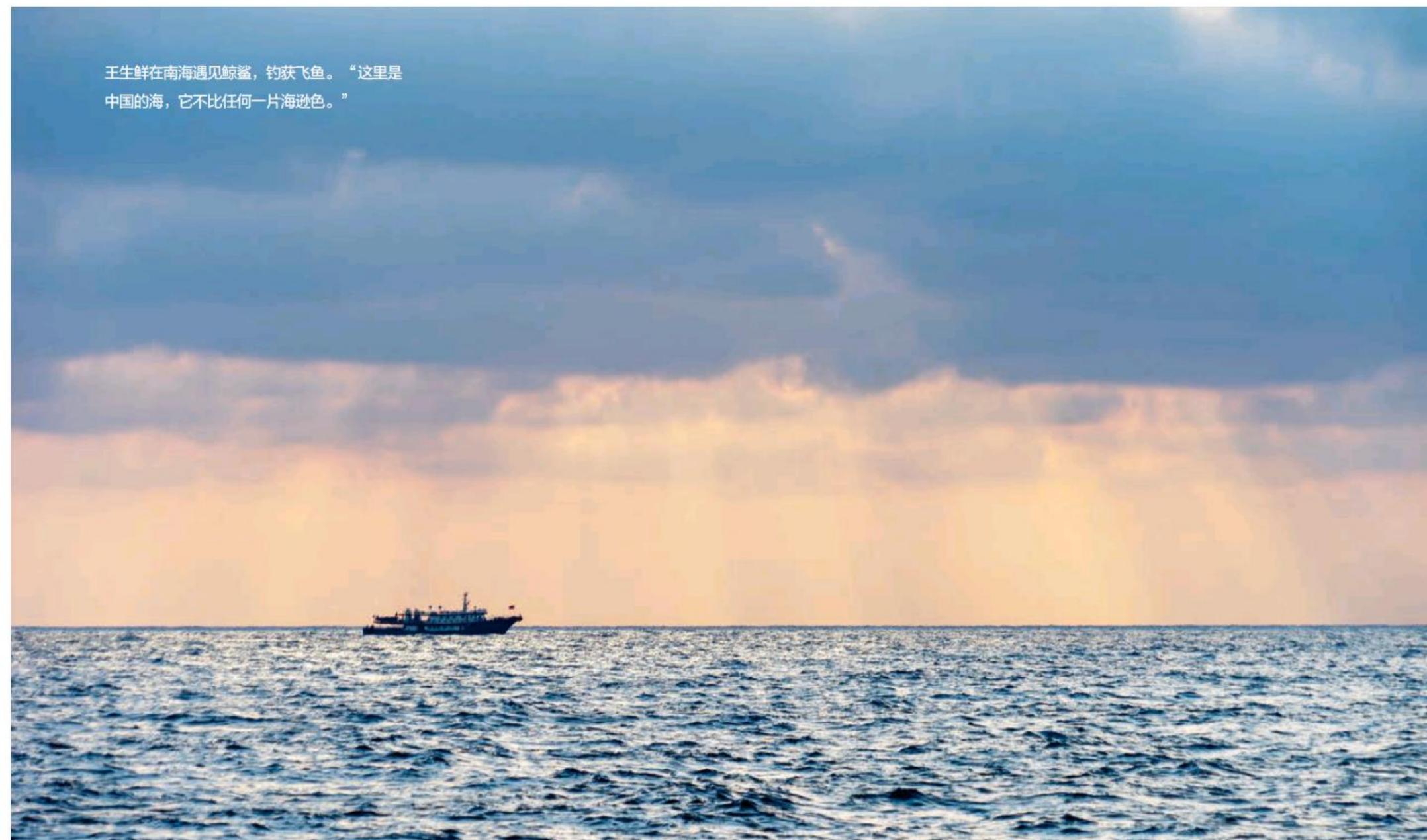
在一个没钓到鱼的早上，他发了条微博：“生活就是接受一个一无所获的上午。”



01 | 02 | 03

1.这是一条夕阳下眼神清亮的Striped Scat，“厚厚的嘴唇微微地笑。”颜子欣拿回去一尝，肉质跟抹布似的。2.西澳拟蟾鱼，头部长得像蟾蜍，头下面还有两只犄角。当地人把它错认成剧毒的stonefish，全村人一直在担心颜子欣：“你怎么没死？”3.澳大利亚达尔文市的Buffalo creek，颜子欣在近出海口处等待退潮。

王生鲜在南海遇见鲸鲨，钓获飞鱼。“这里是中国的海，它不比任何一片海逊色。”



钓来的鱼儿怎么吃？



豆酱水沙尖鱼

耗时 15分钟

食材 沙尖鱼、普宁豆酱、葱段、蒜片。

烹饪方法

- 1.热油炒香蒜片；
- 2.锅中加入适量水煮开，加入豆酱（也可使用酱油）；
- 3.沙尖鱼入锅，将熟时加入葱段。



菜脯炆淡甲

耗时 20分钟

食材 淡甲、菜脯、姜、蒜、小芹菜。

烹饪方法

- 1.爆香姜蒜，加入菜脯块炒香；
- 2.鱼块入锅翻炒（小石斑则整尾下锅）；
- 3.加入开水、少量盐，中小火闷煮；
- 4.加入葱段芹菜，收汁后即完成。



清蒸黄鲷

耗时 15分钟

食材 黄鲷、蒸鱼豉油、姜、葱、辣椒。

烹饪方法

- 1.姜葱辣椒切丝备用。没有蒸鱼豉油的，可用生抽、蚝油、白糖加热混合；
- 2.黄鲷根据大小可适当划几刀，鱼肚内放姜片，用葱段将鱼垫高，蒸熟（6~8分钟）；
- 3.倒掉鱼汤，三丝均匀铺鱼身上，再将豉油淋在鱼的两侧；
- 4.淋上热油，嘶~



- 1.寻找安全、合格的钓点，最好与有经验的钓友一起出发；
- 2.出发前查看钓点是否处于休渔期，查看当地相关的钓鱼法规；
- 3.注意防晒、防蚊虫叮咬，带齐钓具之余也不要忘记备好简单药品。
- 4.尊重海洋环境。比如遇到保护动物、小鱼需要放生；深海鱼在放生前，往往要先平衡气压。🚫

戳过上万次羊毛后， 她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文 吴思雨 卢绍聪 图 受访者提供

殷越是国内最早一批接触羊毛毡艺术的创作者，一团团羊毛在她的指尖下变为忧郁的灰象，撕裂的无毛猫，又或是平和的白鹿。她认为手作给人一个面对自我的机会，在创作中大家可以找到真正的自己。

她的作品流淌着暖融融的生命力量，在国内千篇一律的羊毛毡手作中脱颖而出，广受大众好评。她曾网售作品，结果上架一秒就售罄，她也曾将作品放在个展售卖，结果竟出现了提前两天两夜排队的状况。

被理解的喜悦与幸福

殷越最近一次的个人展览是2019年的“White·白”，她给大家带来三只纯白的动物，凝聚着情绪的神形有别于与过往轻松愉快的风格。当年，殷越的家人生了一场大病，她突然要面对随时失去至亲的可能，一切仿佛都被阴霾笼罩。“我是很幸运的人，人生中没有那么多不愉快，所以之前的作品都很乐观。但当你进入30岁的阶段，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承担这个年纪该有的压力。”万幸的是，事情最后都得到了解决，但对她来说，这一次的经历让她发生了心态上的转变。

她将最初阴郁沉沦的自己比作一只怯懦的小象，踌躇彷徨；进而又化作一只双头的无毛猫，在平和的同时，分裂出锐利的一部分帮助自己直面难关；最终她变为一只平静安详的白鹿，踏实、沉稳，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这三只饱含情感的小动物也打开了每一个观展人的心扉，一个女孩子在象和猫中看到了自己，她将殷越拉到一边，告诉她自己也在这个状态里走不出来；还有一个殷越以为什么都看不懂的小朋友，指着小象说：“它在哭”。

殷越说自己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她将自己的情绪想法融入作品，而作品又连接着她与观众，“大家能读懂这些东西让我特别感动，以前我从来不觉得能以此作途径传递情感，现在好像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她毫不掩饰地表示被观众理解的喜悦：“简直太幸福了，没有比这个更幸福的了。”

作品《鹿的平和》



殷越抱着作品《想心事》的灰色小象，
她的作品总能让人治愈。

「现在年轻人面对最多
的问题是迷失。」

殷越

纤维手作作者，潜心纤维艺术创作
10余年。2016年，在日本代官山举
行个展“指尖造物”，系首位在日举办
个展的中国毛毡艺术家；2019年底
在北京举办展览“White·白”。



殷越望着自己的作品《鹿的平和》，她认为鹿象征着美好、灵性和优雅，作品会带给她力量。

无人带领的开始

殷越当下创作与生计平衡的状态看似让人羡慕，但在此之前，她一直都在蛰伏，有时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甚至连最初学习羊毛毡也是困难重重。

如今想学习制作羊毛毡不是难事，制作材料、相关资讯都唾手可得，但在2009年却并非如此。那时殷越刚从北京电影学院的动画制作专业毕业，她认为自己的电脑三维技术并不突出，也不太喜欢建模这样缺乏创造性的工作。所以她没有立即进入社会，而是待业家中摸索自己喜爱的新方向。

就在那时，她偶然看到了日本羊毛毡艺术家铃木千晶的作品。“我觉得太神奇了，它跟别的材料都不一样，给人感觉特别温暖，又富有很强的生命力。”殷越自认是个生性柔软的人，这一点与羊毛十分契合，用它创作可以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在十一年前，羊毛毡在国内还是一种极为小众的手作艺术，专用



《蘑菇的诗》灵感来源于殷越去莫斯科旅行时在当地森林看到的小蘑菇。



01 | 02 | 03
04 | 05

01 作品《周一了》的小狗十分沮丧。02 作品《去旅行》。目前殷越作品的主要题材仍是小动物，她认为毛绒绒的羊毛能将它们表现得很好。03 在作品《蘑菇的诗（白）》中，她给蘑菇们加上手脚，让它们变得更加灵动可爱。04 殷越总是在睡前嘴馋，想像《入睡前时光》的松鼠一样啃瓜子。但现在的她已经不敢像年轻时那样随心所欲地吃夜宵了。05 作品《象的怯懦》，殷越把自己敦实、淳朴的一部分融入其中。



材料及课程都无处可寻。殷越只能买到杂质较多的羊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查阅资料自己研究。

殷越的处女作是一只打着领结的灰色小兔子，一团无序的羊毛在她手中逐渐成形，最终变成一只可爱的小动物，这让她充满了成就感。接着她又迫不及待地给它做了小房子，拍了照片传到网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这件事给了她很大信心，让她满怀热情继续接下来的创作。

使她坚定度过迷惘的人

最初投身创作的三年里，殷越每天宅在家里戳羊毛几乎毫无收入，完全看不到可以将其作为职业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她觉得自己缺乏社交，“一个人在家待着会很难受，会羡慕别人可以上班，渴望与人互动。”这让她对在家创作这件

事产生了动摇。

恰逢那时，殷越的朋友想开美甲店，并开出了不错的待遇想聘请她做店长。她一下就心动了，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并说服了父母。殷越当时的男友（现在的先生）却不同意，甚至要打电话给那位朋友，让两人绝交。她先生同样从事文艺行业，他认为殷越很有天分，并且有时间积累自己，生计之事固然重要，但不应为此消耗才华。最终在感动和坚决反对的软硬皆施下，殷越又回去戳羊毛了。如今，她早已度过迷惘的阶段，并且不再与世隔绝。有时她会开课教大家如何戳羊毛，大大缓解了独自在家的焦虑。

在课堂上，殷越觉得大家都变得更纯粹了，手作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展现出更真实的自我。相同的主题，不同的人会做出完全不同的作品。穿着前卫浮夸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很大胆，心思细腻的小姑娘设计娃娃衣服都十分讲究。“它体现着每一个人的气质和内心，甚至可以看出他们的喜好。”最让殷越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一直在活跃气氛、性格大大咧咧的女生，“她一直喊她好辛苦！结束后一看，她做的作品比别人大五倍，我笑她：‘那你可不是累嘛！’”

脱离外界，以手作寻回自我

在日本做策展人的朋友的邀请下，殷越2016年在日本代官山举行了人生中的第一场个展“指尖造物”。展览现场能看到一个个羊毛毡蘑菇，这是她很喜欢的生物，它们在角落默默生长，看似脆弱实则坚强的性格与她十分相似。在现场殷越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作品带给观众的喜悦与感动，让她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肯定。她坦言自己从小到大都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喜欢像蘑菇一样躲在角落，默默做点自己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也不知道我有什么用，但是创作让我慢慢觉得我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随着年岁增长，殷越的作品开始蕴含一些更复杂的生活体会。在一段办暂住证的奔波经历里，她坐在出租车上听到一段忧伤的旋律，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只抱膝沉思的小鹿。但几经绘稿，她发现小鹿过于单薄，“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纤细美丽的女孩子，我觉得自己骨子里是勤劳、勇敢和淳朴。”在反复研究骨骼形态绘制草稿后，一只厚重敦实的小象诞生了，它耷拉着耳朵，低垂双目，抱膝坐在那里，殷越将它取名为《想心事》。

《想心事》的创作意义有别于过去温馨童趣的作品，并且作品的体量也格外不同。这是她第一个如此大规格的作品，凝聚着成千上万针的重复动作，耗时数月才得以完成。在这期间，她经历了无数次的崩溃。“你必须不停地拿针戳它，戳紧以后才能塑形，不像做泥塑，搓一搓就是一个球了。做羊毛毡，光是戳紧羊毛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量。”

比机械性劳作更令人苦恼的，是大型作品常常会让殷越陷入无止境的“抠细节”状态。“作品是需要松紧适度的，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做到100%的极致。但做的时间久了，自己会无意识地陷进去。”不仅如此，殷越认为每个作品最初都存在一种气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气质会逐渐消解，变得微妙难以把控。比起技巧方面的难题，气质的拿捏是殷越认为在羊毛毡创作中最困难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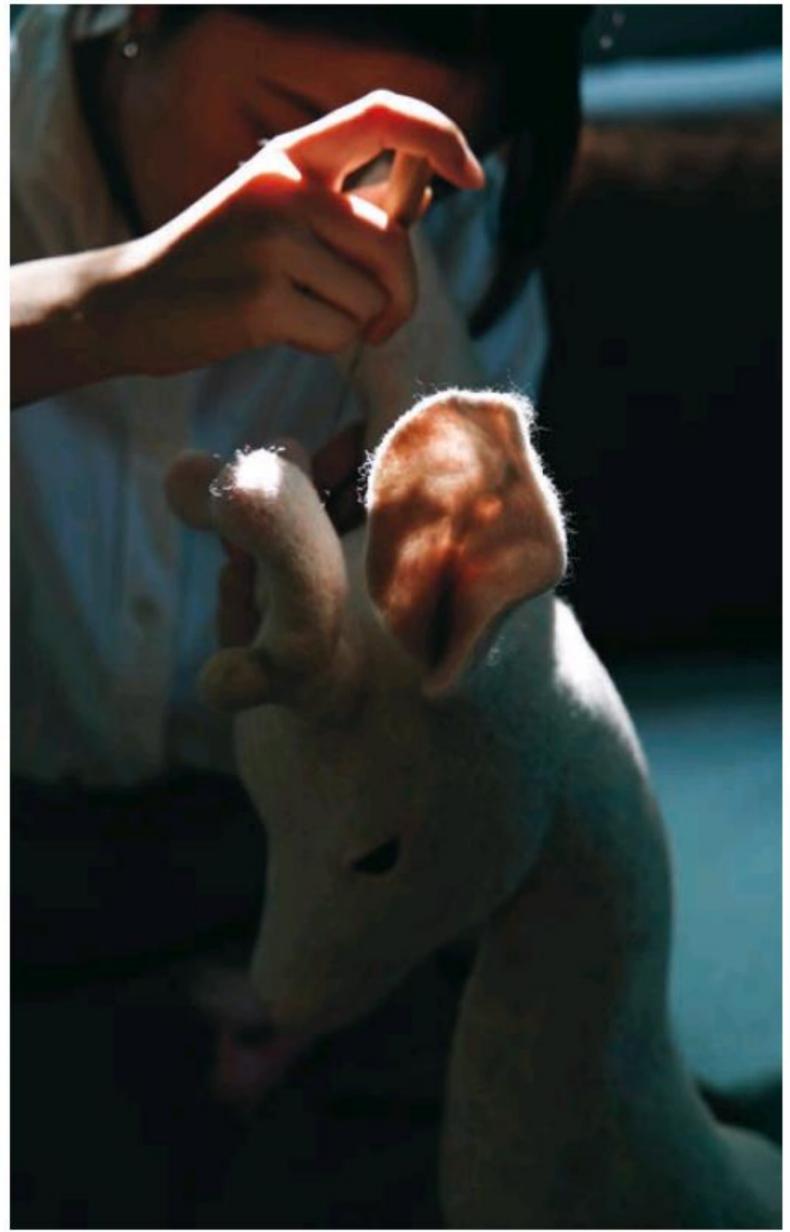
对于自己所做的事被如何定义，殷越并不在意。“你说我是做艺术也可以，说我是做小手工的也无所谓。我只是在用一种自己喜欢的媒介表达我的情绪，我的感受。”殷越认为当代人的生活总是被他人的碎片充满，创作时寻回自我的状态让她很享受。“我们看别人写的东西，听别人说的话，我们的生活满满当当，你却找不见你自己。”她鼓励年轻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慢下来的机会，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去创造，去发现自我。📌

羊毛毡TIPS

- 1.只要有耐心，大家都可以戳羊毛毡戳得很好。
- 2.很多人失败在于没有戳到紧实，很多地方都松松散散的，就急于进行下一步。要踏实点，一针一针都戳到位。
- 3.如果实在是戳累了，那就先停下来歇歇吧。



01 殷越正在制作猫咪的头部与嘴巴，制作大型作品时，她会将它拆分为一个个小目标完成。02 半成品的猫咪头部，气质是作品创作中最难把控的部分。03 完成制作的猫爪部件，还原了指缝之间的细节，殷越很擅长做出这种堆叠的质感。



01 殷越的动物骨骼参考书，她希望自己的作品既符合动物形态，同时又包含人的神态和情感。02 《鹿的平和》的草图。在动手操作前，她会反复绘制草稿，不只是整体的外形，还会细致到耳朵、鹿角等地方。03 乍看鹿儿已出现雏形，但这远远不够，殷越仍需成千上万针的重复劳作才得以完成。04 无毛猫“皱了吧唧”的形象很符合她当时并不顺畅的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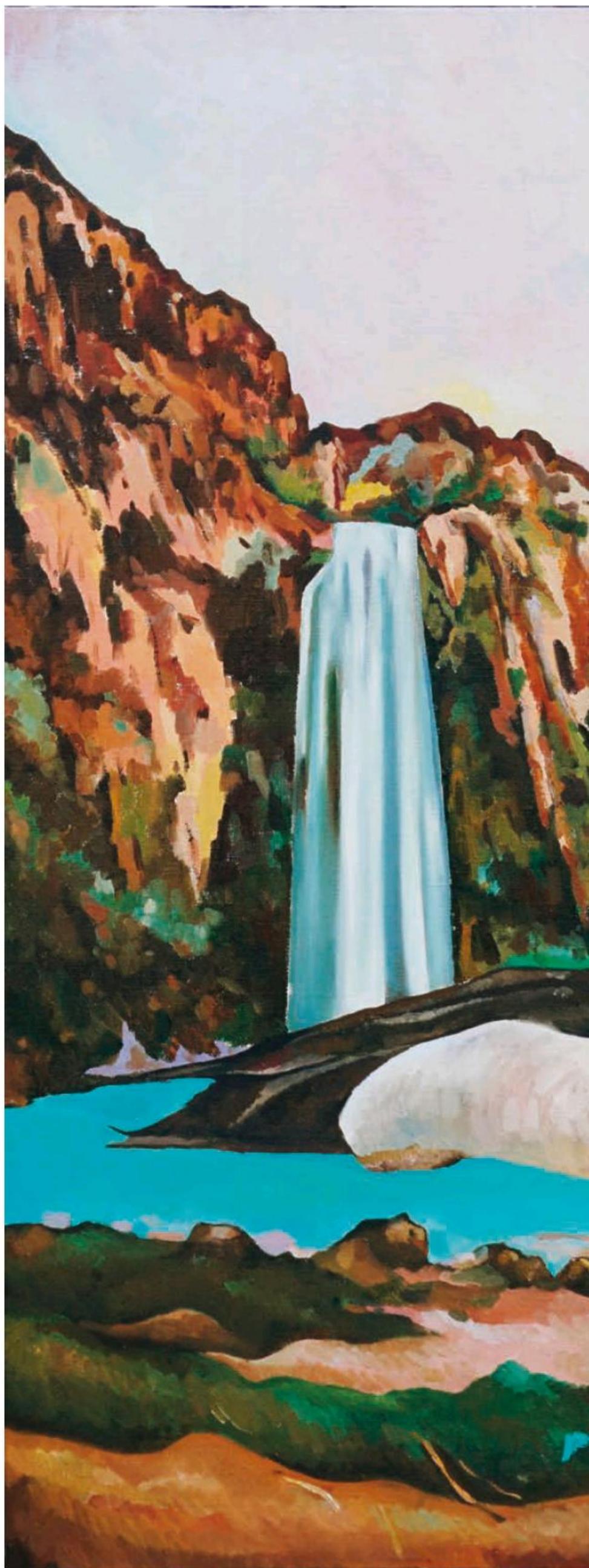
东北粗粝， 但让人保持向往

——沈阳艺术生态侧写

文 暖大人 图 BANK画廊 耿旖旎

当北京、上海成为年轻艺术家发展事业的首选地时，耿旖旎们留在家乡沈阳。他们在此地接受了艺术训练，但艺术趣味和想象力并不拘泥于此地；他们在此劳作、生活，保持着浪漫、天真的天性，也继承了东北人的豪壮与义气。

耿旖旎，《完美鸭潭》，2017





完美

展览介绍

耿旖旎：虚拟力量

展览时间 5月9日-7月12日

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安福路298弄2号楼底楼

BANK实体画廊空间

Geng Jishi 2017



可能是全国最小的艺术区

见到耿旖旎前，她的画作曾以海报的形式反复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只鸭子，一轮红日，一挂瀑布。鸭子巨大，却眼神平静，像只温柔的怪兽。海报写着“完美鸭潭”。

在沈阳的朝族烧烤店，艺术家王勃介绍对面戴着黑框圆眼镜的年轻人，“这是耿旖旎”。这三个字唤起了我脑中的鸭子。第二天，在她的工作室，又看到这只鸭子，还有熊、袋獾等，它们置身于满屋葱郁的植物中，恍入侏罗纪。

喜欢动物的人大多温柔，并不难打交道。耿旖旎话不多，客气谦逊，大部分时候都在聆听，每句话像是用Word文档编辑过，字数、节奏、标点恰当好处。聚会时也会言简意赅地说些冷笑话，“神通”，她指着手臂上的两字，“大家总以为是申通（快递），就在我们工作室门口。”

拜访耿旖旎的第二天，我去了辽宁博物馆，又看到了“鸭子”。一个是西周的鸭形尊，一个是北燕的鸭形玻璃注，都是稀罕的文物，全国仅一件。还有一些动物：从渤海湾附近出土的海洋生物造型的小玩意，契丹人手上停留的八哥……我思忖着这些几千年前的匠人与这位当代艺术家的关联：地缘性、动物、鸭子。

水是需要提及的。西周那件鸭形文物出土于辽宁凌源，地名源于凌河，凌河注入渤海，辽河（亦称巨流河，辽宁母亲河）。辽河流经沈阳，而辽河的支流浑河，将成为叙述沈阳当代艺术的重点名词。浑河在沈阳南部穿行而过，以浑河为界，以北是老城区，以南是新城区。北面有鲁迅美术学院、鲁美附中，沈阳



1.2.3.露营是小羊安艺术区伙伴们的定期项目，被戏称为“团建”。

K11购物艺术中心；南面则有辽宁博物馆，大量稀世珍宝，比如宋徽宗的《瑞鹤图》，浑南也是年轻艺术家们的栖息地。

耿旖旎在沈阳三好街长大，二十六岁之前未跨过浑河以南生活。16岁奔赴城市的东北角读鲁美附中，而后回到三好街，在鲁迅美术学院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后来浑南开始职业艺术家生涯。在浑南待过两个艺术区，一个在工业园区，一个在住宅区。2017年，耿旖旎和几个朋友到来小羊安村，把一处老厂房改造成六间工作室，自此，这里成了小羊安艺术区，一个在地图上拥有名字的地方。

这里可能是全国最小的艺术区，除了耿旖旎，还有王勃、付经岩、毕建业，共四位常驻艺术家。他们自建锅炉房、打井、改造屋顶，在房屋与房屋之间逼仄无光的甬道种上鲜花，养狗和兔子，衰败的厂房渐渐有了乌托邦的味道。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在甬道聚餐，撑起洁白的篷帆，晚上挂起一串小灯泡。

2018年冬天，我第一次来到小羊安。耿旖旎带我逐一参观其他几位的工作室，这是此地的待客之道。谁的朋友到了沈阳，他们都会带着去看看其他艺术家。BANK画廊的老板，纽约人马修也接受过这样的礼遇，他说，沈阳这拨艺术家身上有种“天真”在。“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大家都没有什么机会，对人是敞开的，只要谁对作品有兴趣，就聊，就分享。他们更像是一群小朋友在玩，没那么有竞争性，愿意互相帮助，是一种互相成长的关系”。马修每次来沈阳都倍感亲切，一来这里让他想起曾经的北京，二来他觉得自己也是东北人，美国的东北人。

耿旖旎带我去了对门的付经岩处。这是个身材结实的男人，蓄着胡子，工作室中央搁着几样健身器材。又领我上楼看王勃。王勃瘦些，带着眼镜，他向耿旖旎展示了刚完成的御寒工程：贴在墙面的半透明塑料纸——这样能将暖气聚拢得更久些。小毕那天没在。

参观完，我们一道去了浑河北边的K11购物艺术中心，参加一个驻地项目的开幕。耿旖旎开车接上宋元元。宋元元也是沈阳人，蒙古人相貌，细长眼睛，饱满的阔脸，小麦肤色，脑袋后蓄了两撮细细的麻花辫，几乎和历史书上的忽必烈一模一样。耿旖旎、宋元元、付经岩住在一个小区，宋元元和付经岩缩在后排交流

着育儿经验。他俩在前几个月，都得了一个孩子。宋元元骄傲自己的育儿技术，孩子每晚由他哄睡，旁人不信，“兴许是我胖，胸膛软和又暖，孩子喜欢。”

齐邦媛在《巨流河》里讲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在这群人身上，“岁月静好”遮蔽之下，也能看到这种豪壮与义气。义气体现在“集体行动”。谁的展览开幕，都会去捧场，开幕晚宴似婚宴。小羊安村离沈阳南站仅十多分钟步行距离，“如果通了北京（高铁）线，只要两个半小时”，耿旖旎一直盼着这一天。一年后的夏天，我在北京798艺术区遇到了耿旖旎，她来参加王兴伟个展的开幕，王兴伟也是从沈阳出来的艺术家，60后，老前辈。高铁没通，但她还是打算当夜回沈阳，九小时的火车。九小时不算远，一夜的功夫，睡一觉就到。这似乎成了这批艺术家安心留在沈阳的理由。

这些年，北京、上海的一些艺术区被资本扫射到越来越远的地方，七零八落，生活动荡。能守在家乡，还不耽误事业发展，是福气。耿旖旎他们几个合作的画廊在北京、上海，耿的作品在世界展出，藏家也遍布各地。沈阳在东北大萧条的背景中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清代旧都的身份偶尔出现在以“盛京”命名的建筑中，奔驰在夜幕中，它的道路和命名让人恍惚以为在北京。就如同每年定期以和缓的方式向世人展现稀世珍宝的辽博（辽宁省博物馆）一样，这些年轻艺术



1.2.小羊安艺术区，艺术家改造房屋间甬道，小聚。



小羊安艺术区的伙伴们：王勃、毕建业、付经岩、吴边、耿旖旎（从左到右）。王勃，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个展《风过徐林》，群展《游弋》（宝龙美术馆）等。毕建业，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个展《归来》等，群展《站台中国十五周年特展》《GOOOOOOOOOOOOOOOAL!》（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等。付经岩，个展《飞矢无动》等，群展《迁禧》（站台中国，北京）；《身体诗集》（Bank，上海）等。耿旖旎，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参展于多家艺术机构及大型展览，如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北京今日美术馆等，其作品被乌里·希克与香港K11美术馆收藏。

家也静谧地待在此地，收敛着他们的光芒。

“艺术家在这里没有身份，你无论怎么说别人都不知道你是干嘛的。我们这一代没有参与过东北由兴转衰的过程，直接进入现实的满目荒废。”

粗粝。耿旖旎这样形容这个城市。冬天，她穿着肥大的军棉裤，上面沾着劳作的痕迹，不好看也谈不上整洁。她一面在严冬咀嚼着这种粗粝，“在粗鄙的巷间穿梭，吃粗鄙的食物，狼吞虎咽、灌着冷风”，也幻想过在工作室能有“北欧式的窗”，白色静谧的窗帘，隐约透着诗意远方；但另一面，她并不抵触这种粗粝，“如果去一个特别舒服、特别美的地方，我就不知道向往什么了”。

连接外部的世界

纽约人马修像是耿旖旎的外部连通器。2010年，他策划一个关于中国著名院校应届毕业生的展览时，注意到耿旖旎的作品。“那些胖胖的、满脸胡须的、常常光着屁股的男人，还有鸵鸟、随机漂浮的飞镖靶，用晦涩的线条组合在一起；黏糊糊的画面质感，以及上面书写的英文文字……所有这些视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在上世纪90年代到达北京，亲历过中国当代艺术崛起的外国人，他敏锐地发现耿旖旎与那一代中国艺术家的差异，“擅长形式和材料的探索，而非空洞的宏大叙事”，他着迷于耿作品中的趣味，调皮的、荒诞的。

一直没有离开沈阳，作品却看不到东北味。鲁美油画系的训练给予了耿旖旎扎实的绘画功底，但现实主义却消弭在幻想和荒诞中。我好奇耿旖旎对现实吸收的路径。动物与异域场景是怎样跳过现实，成为她笔下的故事，或者说，这些原本就是构成她现实的一部分。

耿旖旎说，她画动物是想表达一种气质、情绪，比如荒诞、暴力、阴谋，用动物表达比人直接。当我们习惯了迪士尼动画的动物拟人化后，耿旖旎的反向操作让人惊奇，她似乎掌握了一项特殊本领：能看出人身上的动物性，又在动物身上看到人的姿态。她管付经岩的女儿叫长颈鹿公主，马修像只黑山羊，好友吴边在长途奔波后昏昏欲睡的样子，与泡在温泉里的水豚简直一模一样。

或许这一本领来自本能。耿旖旎喜欢大自然，至少一月要去一次。宽阔的辽河边、本溪的山间，凉爽的夏夜，初晴的雪后，她和小羊安的伙伴们支起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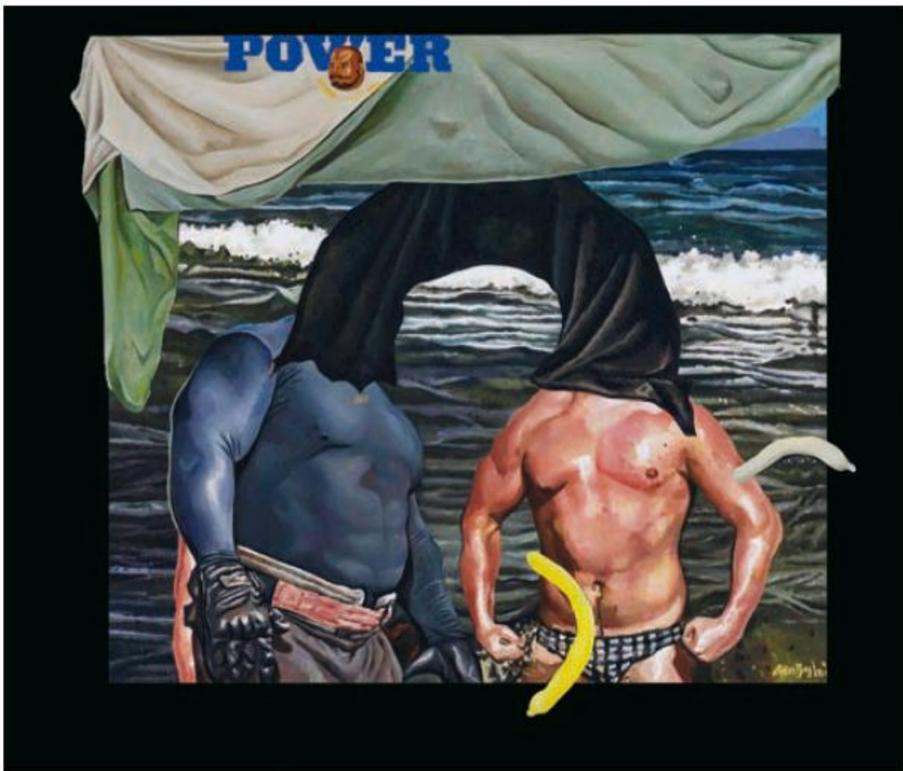
篷，堆起柴火，肉在火上滋滋地烤。那个在辽博升起的对于“关联性”的思考似乎有了答案。这位有着满族血统的北方人，继承了遥远祖先对世界的感知方式，那些动物对于耿旖旎，就像是萨满的图腾，她用动物的符号编写世界。

观看，是耿旖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始于幼年。

“四五岁时，我站在电视机前看京剧，站很久，父母都惊了。其实不是看京剧，是看人物的装扮，默默看着，记住了，画出来。”这是耿旖旎最初的绘画之路，“与其说绘画，不如说是一种游戏，用画画的方式编故事玩，村里住着多少人，有什么门派”。

耿旖旎出生在南市，一个热闹的地方。小学时，到了中午就往南市百货跑，看零食、文具、礼品、贺年片，这些热闹的小玩意驻扎在脑海里，持续更新。

我在耿旖旎的工作室看到了她的童年，那些淘来的八十年代的老家具，以及她儿时用过的小椅子；也在她的作品中看到了童年趣味的延续：叙事性、海量的外部视觉信息下载，后者则从南市场的小商品转移到互联网素材，这都是她在用触角在触碰这个世界。画布上看似编撰的世界，也并非与其身处的时空毫无关联。工作室老式五斗柜的把手，被她刷上颜色，两个红圈点，三个黄圆点；这些圆点也跳跃于画布，或大或小，成为反复出现的元素。柜门上贴着美国女郎的剪报，80后的儿时游戏，这些表情夸张的海报人物也出现在耿旖旎的画作里……甚至是工作室里养的蕨类，它出现在2020年的最新一组作品中，成为古老地球的代言。



耿旖旎，《力浪》，2019



耿旖旎，《白雪公鸭》，2019



耿旖旎，《奔跑的野兔追逐黄鹌》，2019



耿旖旎，《动物塔雕》，2018

虚构的力量

耿旖旎的童年是和爷爷奶奶度过的。“好处是，过得特别规律；坏处是，我丧失了与大人沟通的能力，如果和父母过，我还可以和他们聊聊天。”这解释了耿旖旎的少言。害怕和大人聊天，“也想聊，但不知道聊什么”，和同龄人交流没问题，这个习惯也保留到成人，相熟的艺术家的都是差不多大的。大了一些，父母把她接回去住，但忙于生意，总留她一人在家，过早地尝到了孤独。中学后的住校时光缓解了这种孤独，耿旖旎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类群居生活。毕业后一直和朋友待在一个艺术区，像蜜蜂一样，即群居又有独立的工房。生活与工作的朋友并没有分开，朋友的家人也是家人。露营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男人们的妻子、幼年的孩子，为了照顾他们，露营也弄得越来越舒适。爷爷奶奶留下的宝贵财富“规律生活”

被完美保留了，耿旖旎每天上午开始劳作，工作室和家两点一线，心无旁骛，近似闭关，这样过一阵，就要去热闹地方，要去看看人，往最热闹的地方扎，彩塔夜市什么的，那些新鲜生动的面庞大量涌入眼睛，像一只只穿梭于森林的动物。

儿时对父亲的认知，让耿旖旎渴望力量，她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大力士的图腾，平时也好打个拳什么的，专门拜了师傅。艺术区的伙伴们也都以“力量”的形象出现在劳作和欢聚的场景中，扛建材、锯木头、爬树、射箭，个个勇武。

“我迷恋力量，想获得力量，因为我没有。我喜欢粗糙、彪悍、简单粗暴的东西，以前我画熊、长胸毛的男人、大力士、摔跤；后来也画鸭子、麋鹿，它们看起来特别呆、滑稽、迟钝，但这种钝感力也是一种力量。而一些力量最怕的是机智、狡猾、陷阱、阴谋，它们更强大，所以我画了追逐兔子的狐狸、网和黄鹌互相追捕循环。”

这些年，对“大人”的社交障碍好了些。对父亲的认识也有了改观。“我爸喜欢唱陈升的歌，想必也是个内心柔软的人。然而，当时我小，感受不到、只想学他的无畏和勇武。他说过以后可以搬去很远的浑南，还可以把我奶奶接来，但是他没见到过我喜欢的浑南”。📍



1WOR x HINITOMY在广东时装周上演首场时尚口罩秀。

时尚『云』浪潮

2020第六届城市画报新势力大奖

文麦尔 图受访者提供

每年春季，《城市画报》都以“新势力大奖”为大家揭开新一年的时尚趋势，推介最值得关注的时尚品牌/设计师，不知不觉，今年已经是第6届。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新势力大奖”以线上的形式进行，关注今年最不容忽视的时尚趋势——云。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万物皆“云”、全民线上狂欢的时代。时尚品牌纷纷试水直播+、短视频，开始了数字化转型；同时，受千禧一代消费观转变升级的影响，跨界与轻定制亦成为品牌获取关注度的一大趋势。

今年“新势力大奖”邀请行业协会、业界大咖共同探讨，提出“直播+、短视频、技术跨界、轻定制”4个主题趋势，并甄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牌，颁出了新一年的大奖，鼓励在“云”浪潮中抓住机会优势成长的时尚品牌与个人。

直播+

本届重量级大奖“年度新势力风尚品牌”由BABYGHOST、Ms MIN、the hanah获得。三个品牌在“直播+”领域表现优秀。BABYGHOST、Ms MIN在今年3月下旬上海时装周与天猫合作的“云上秀”中，以更贴合直播业态的手法为大家带来了趣味不失格调的新系列直播，收获了一致好评。

“直播+”不仅是简单的主播试衣，而是融合主播带货、主理人互动、大咖嘉宾论坛、行业集群亮相等属性，以场景设计、新品互动秀、创意视频等手法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从而展现品牌调性，其资源协调复杂程度与呈现效果不逊于任何一场传统线下发布会。

这种新形态正在全球被广泛应用。据麦肯锡全球时尚指数(MGFI)预测，2020年，全球时尚业的增长将降至3%到4%。时尚行业在今年迎来了巨大挑战，诸多品牌都开始了自己的数字化转型探索。今年4月，广东时装周也推出“2020广东时装周特别版”，在为期9天的时间里共计带来20场主题活动，其中，广东时装周组委会联合快手产业带开展的“时装周百万爆单直播带货节”中，单场最高销售达到136万，支付转化率23.8%。

短视频

除直播外，短视频亦是今年不容忽视的内容新形态。

茵曼、李宁就因为短视频上的优秀表现获得了今年的“年度新势力国民创意品牌”。在抖音

上，茵曼品牌以穿搭干货短视频收获560W+点赞，而李宁体育则以强故事性的短视频收获了640W+点赞，展现着国民品牌面对新兴媒介的灵活转型。(点赞数据统计于2020年6月10日)

时尚品牌的短视频大多以种草视频、精美的品牌短片来打造“人设”，并根据不同平台进行传播策略组合，令多年积累的品牌势能迅速在线上引发讨论。对大众来说，短视频也是轻松的。不烧脑的情节、短平快的设定，手指滑动间，疲惫压力被消解。

今年，“新势力大奖”新开设“年度新锐短视频力量”以表彰短视频领域的创作者，获奖者井越，他驾驭时尚、长于思考，这使他成为最受欢迎的博主之一。

技术跨界

跨界依然是数字时代下新锐设计师打造品牌的拿手好戏。今年的“年度新锐品牌”由Xu Zhi、Pronounce、SHUSHU/TONG获得，它们在跨界上的表现可圈可点。设计师品牌XUZHI与先锋创意团队IC-U合作，利用CG技术还原包括街景、地铁站、以及室内公寓等经典纽约场景，通过模特绿幕拍摄以及后期画面合成，搭建出一个虚实结合的秀场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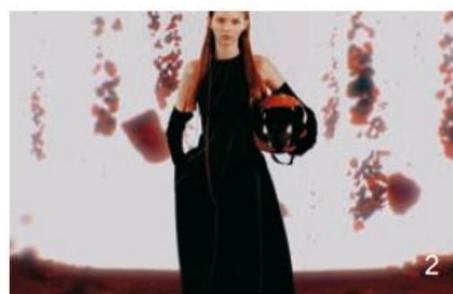
以往传统的线下秀以宏大精美的布景来塑造品牌形象，获取大众的关注与喜爱。在数字时代下，将技术、跨界与直播结合，是一条新的品牌路径。

轻定制

本届“年度新势力设计师”由Grace Chen获得，Grace Chen在各种趋势中敏锐地注意到千禧一代对“轻定制”的兴趣，于是开始了“轻定制”的探索。

“轻定制”以相对较快的制作周期、更多元的使用场景、区别于大众款的巧妙设计与合理的售价，满足了千禧一代的口味。

正如高德纳L2咨询公司亚洲研究编辑Liz Flora说的：“客制化不再只是针对高级定制的奢侈品消费者。”Grace Chen认为，轻定制可以作为成衣的补充，但出于效率不及成衣高，而使得其产品、服务必须具有强烈特殊性，才能获



1.为期一周的上海时装周特别呈现：天猫云上时装周。2.3. ANGEL CHEN 2020秋冬系列男女装以1988年电影《阿基拉》(AKIRA)为灵感来源，将处于饱和状态的未来都市感搬上秀场荧幕。此次系列首次以虚拟时装秀的形式将时装与科技结合，透过五个充满创意的虚拟场景传达系列概念。



面对疫情，拥抱数字化

——新势力大奖“云”论坛精彩集锦



Bedi 叶琪崢 | 观潮网主编

当年由于二战出现了纽约时装周的雏形，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时装周开始走向云端。品牌要积极拥抱数字化，面向未来考虑消费者的需求会如何变化，如何选购服装，不能再拘泥于原来的思维，也不要被原来时装业运行的规律所束缚。庆幸的是中国疫情得到了缓解，也拥有广大市场，要抓住当下。



Grace Chen | 高级时装品牌创始人&总设计师

在目前情况下，品牌只能去尽量减少损失，将能做的做到最好。先适应当下的情况，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今年我们品牌的整体计划，也因疫情产生很大变化，但是不会影响我们的产品推出。

我是很容易接受、追求新鲜事物的人，我认为“云”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即便将来我们延续线下的秀场，但“云”模式会一直存在。数字化是一种便利，既提升了沟通效率，品牌覆盖大众的范围量级也迅速扩大。但数字化重点是要符合品牌的定位，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式。



陈韶通 | 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副秘书长

我们应该辩证地去看疫情给时尚行业带来的影响。由于疫情的原因，行业切切实实在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等方面受到了很多不利的影响，但在纾困解难、共克时艰的过程中也为企业创造了拥抱变化、另辟赛道的可能。

至于设计品牌/主理人如何拥抱数字化趋势，简单的建议是，顺势而行和众争勿往。数字化，这是趋势所在，我们要跟随潮流而动，但要很清醒地认清自己企业定位、品牌风格、客群属性和可持续发展规划，筑造品牌自己的护城河和价值高地。



韩银月 Hanah
the hanah品牌创始人

疫情对时尚行业的影响，会更多促使线上时尚需求的量增长，促涨了时尚线上转型的趋势。虽然时尚行业接轨线上业务是不可逆的趋势，但线下业务并非被完全取代，只是线上市场正在被更多的商家认可和接受，当前我们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将传统的线下业务和线上市场完美接轨这一问题，并不断优化沉淀出一套行业标准。



Pooky Lee | 时尚策展人

疫情对于时尚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策展人的角度来说，今年很多线下活动，如时尚展览、时装秀、品牌营销活动等，均可能面临取消和延迟的困难。在其它方面，如生产供应链、消费者心理、社会价值等，时尚业同样陷入了危机。

时尚行业并非是对数字化，或者是技术革新十分敏感的行业。尽管时尚的驱动力是变化，但行业的行事风格还是比较守旧。品牌主理人应该意识到，特别是在当下疫情面前，任何新的渠道和机遇都远胜过守旧。数字化转型不应该再被视为某种低成本的代替方案，而是有成为主流渠道的潜力。

2020城市画报
·新势力大奖
获奖名单

年度新势力风尚品牌

BABYGHOST

Ms MIN

the hanah

年度新势力新锐品牌

Xu Zhi

Pronounce

SHUSHU/TONG

年度新势力创意品牌

HEFANG Jewelry

Midnight Opera House

Ciga Long

年度新势力设计师

Grace Chen

高雪(SNOW XUE GAO)

年度新势力艺术品牌

SONGTA

年度新势力国民创意品牌

李宁

茵曼

年度新势力短视频力量

井越

HANG

XENAZHANG品牌在
广东时装周以线上直播
形式发布。

小心黑暗人格



庄小哥专栏

小庄，果壳联合创始人，“科学艺术中心”主编，著有《爱与性的实验报告》等科普著作。

求偶市场上，黑暗人格绝对是防不胜防。2013年，达勒姆大学格雷戈里·卡特（Gregory Carter）等在女大学生中做的调查就显示，女性普遍会认为具有黑暗三联征（指亚临床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倾向和亚临床精神变态）的异性更有吸引力，可能与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冷静和冒险有关，并且这些人也更能推销自己。

依我看，许多恋爱当中表现得人神共愤的渣男渣女，都值得用黑暗三联征特质来好好剖析一下。

2002年，两位加拿大学者德尔罗伊·保罗修斯（Delroy Paulhus）和凯文·威廉姆斯（Kevin M. Williams）合作发表了一篇分析黑暗人格的文章，后来成为这一领域中的高引用论文。这是首度有人将三种具有攻击性的非病态人格放在一起讨论，并最终形成了一个专用名词：黑暗三联征（Dark triad）。三联征指亚临床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倾向和亚临床精神变态这三种特征。其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来自于15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家，就是那位主张为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而自恋和精神变态这两个特征，使用了“亚临床”作为前缀，则是为了强调并没有形成临床诊断上的人格障碍，也就是未达到需要治疗的地步。

尽管三种特征在心理学上的起源不同，但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同表现，比如自抬身价、情感冷漠、两面派和攻击性等倾向。而保罗修斯和威廉姆斯这项工作的重点，是使用大五人格分析界定了每种黑暗特征各自的独特表现。换言之，作者们认为，一个人可以同时具有三大特征中的一种、两种和三种，考察时需要进行单独的测量。

这个概念出现之后，就被广泛地用到了一些与社交和职场操纵有关的研究当中。集齐三联征的人，具有一种剥削性的人际关系风格，热衷于欺骗、利用，能够对身边的人产生极大有害影响，并且有可能获得短期的成功。有没有觉得挺眼熟，那些PUA高手——通过进修泡学理论来骗炮和控制异性的Pick-up Artist（搭讪艺术家）——似乎就挺像这么回事的不是吗？他们从各个意义上符合黑暗三联征特质，哪怕是装出来的。依我看，许多恋爱当中表现得人神共愤的渣男渣女，都值得用黑暗三联征特质来好好剖析一下。

但心理学家真正开始这么做，却已经是好几年之后了。2009年2月的《欧洲人格期刊》上，来自新墨西哥

大学的彼得·乔纳森（Peter K. Jonason）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诺曼·李（Norman P. Li）等人，分析了黑暗三联征在促进短期交配策略上的作用，发现这些反社会人格特质果然与拥有更多性伴侣、不受限性行为有着正相关。得分越高的人，越偏好于选择短期伴侣，而且这一点在男性身上比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一年之后，转到西佛罗里达大学的乔纳森更是和中央昆士兰大学的菲利普·卡瓦纳（Phillip Kavanagh）联手，在《人格与个体差异》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分析黑暗人格与爱情风格之间关联性的文章。

此处的爱情风格界定，使用了约翰·艾伦·李（John Alan Lee）提出的色轮理论。李于1973年在《爱的颜色：对爱情方式的探索》一书中，将恋人之间的情感划分为三种主要形式，即浪漫爱（Eros）、游戏爱（Ludus）和同伴爱（Storge），以及三种次要形式，即狂燥爱（Mania）、无私爱（Agape）和务实爱（Pragma）。通过一项在线调查，乔纳森和卡瓦纳将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倾向和精神变态三个维度分别与这六种爱进行回归分析和零阶关联，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实，而且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情感的复杂性。总的来说，黑暗人格的个体拥有自己的生存策略，那就是非常清楚“我能得到什么”，因此务实爱这种形式和三个维度的关联都非常高，而另一种与黑暗人格关联性较高的爱情形式则是游戏爱，但它一般只与精神变态特质联系紧密，因为能为这种个体提供足够的兴奋。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倾向的个体身上则有可能出现任何爱情形式，只除了浪漫爱——善于表演的他们会尽可能地迎合，去做出符合社会期望的反应，但唯独浪漫这玩意儿装起来难度实在太大……

无论如何，求偶市场上，黑暗人格绝对是防不胜防。2013年，达勒姆大学格雷戈里·卡特（Gregory Carter）等在女大学生中做的调查就显示，女性普遍会认为具有三联征的异性更有吸引力，可能与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冷静和冒险有关，并且这些人也更能推销自己。第二年，同一团队在另一篇文章中称，黑暗三联征特质并未见得更多出现在男性身上，事实上，它也驱动女性投机于短期交配策略，这一趋势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明显。

阿祖萨太平洋大学的心理学者布莱恩·科里森（Brian Collisson）等人2019年发表于《社会心理学和人格科学》期刊上的论文，描述了一种叫做“美食来电”（Foodie Calls）的现象，指的是一些女性尽管对追求者没有浪漫方面的兴趣，却愿意去赴约并享用一顿让对方买单的美食，研究者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她们这么做，所以设计了两个调查来做分析。结果，他们发现，这些免费餐的享用者，很可能就是在黑暗三联征特质测试中得分更高的那些。看到这里，我不知道那些请过很多漂亮小姐姐吃饭的冤大头是不是明白了一些什么……



“世界路虎日”开启直播季

路虎借由第三个“世界路虎日”庆祝时刻，打造路虎揽胜 50 周年钜制——《揽胜人生》网络直播英剧，献礼品牌诞生 72 周年，并开启五场主题直播，以五大维度演绎揽胜家族 50 年传奇进化史，将揽胜家族的尊贵与实力、美学与个性完美展现。



GENTLE MONSTER X JENNIE 合作

近日，GENTLE MONSTER 与韩国组合 BLACKPINK 成员金智妮 Jennie 推出充满梦幻感的 JENTLE HOME 跨界合作系列，以 Jennie 想象中的童话世界为灵感，将其特有的个人风格注入创作之中。该系列采用“O”圈和渐变镜片的设计亮点，使人倍感清新。



辉柏嘉携手青基会开启公益新篇章

近日，“创意点亮希望——辉柏嘉中国公益计划发布会”在言几又广州 K11 店举行。辉柏嘉携手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粤东、西、北地区 20 间缺乏美术教具的乡村学校，捐赠价值 20 万元的 5000 份开学文具礼包，助力孩子们复学复课。



Grappa's 森洞意式餐厅新系列推介

洞穴式无国界音乐餐吧 Grappa's 森洞把洞穴之城马泰拉的精髓建筑搬进广州天环广场，以绝佳的氛围与味蕾体验带领大众开启远古穿越之旅。近日，其推出的新系列在保留意式、地中海风味菜品基础上，创新制作出不同风味的无国界融合料理。



增城荔枝联手各大电商打造“大 IP”

近日，广州增城区农业农村局主办了 2020 广州（增城）网络荔枝节，主题为“阅荔万千独爱增城”，将持续进行至 7 月 15 日。期间，主办方将联手本来生活网、顺丰优选、京东等电商“大佬”，共同策划线上增城荔枝推介活动，助力增城荔枝线上线下品牌推广。



一汽丰田奕泽 IZOA 家族驭电告白

近日，以“520，进击来电”为主题的一汽丰田奕泽 IZOA 家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全新上市的奕泽 IZOA 2020 款燃油版车型，市场指导价区间为 14.58 万 -17.68 万元，丰田在华首款量产纯电动车型——奕泽 E 进击也领潮上市，补贴后市场指导价区间为 22.58 万 -25.38 万元。



智云稳定器打造稳定拍摄生态

近日，手持稳定器先行者智云品牌在广州举行产品分享会，旨在通过各品类三轴稳定器体验切实为用户拍摄提供强有力的设备支持，助力高效、专业、智能的视频创作。活动现场推介的手机类、微单类、专业单反类稳定器，均由智云公司独立自主研发生产。



宜家中国携手新裤子发布合作单曲

近日，宜家中国携手新裤子乐队推出音乐作品《别再问我为什么长大》，单曲及 MV，在 IKEA.cn、宜家家居公众号等平台同步上线。此曲诙谐演绎了通过灵活实用的家居解决方案，父母从容应对孩子成长中来自家居生活的挑战，鼓励人们做出改变，开启新生活。



gorenje 广州演绎欧洲时尚家居美学

近日，欧洲高端艺术家电 gorenje 以精致设计和可靠实用为广州的时尚新贵带来全方位的生活提案。经典设计师作品 gorenje by Starck 系列、gorenje by Oraitto 系列与彩色冰箱 Retro 系列，实现了设计美学与卓越功能完美融合的状态。